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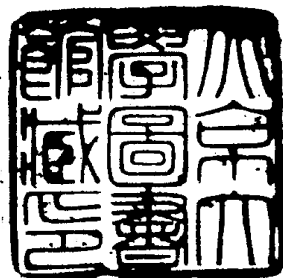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0/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考信編七卷

〔明〕杜思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刻本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一)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考信編七卷

〔明〕杜思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信編七

卷》提要

考信編序
學士守空寂為
究其源委謂大
之語以為工非不珠駢貝集
扣之七十二君罔聞也蓋曰五帝之事若
存若亡即孔氏車跡徧天下思以罔羅放
失舊聞無能稍出勲華之上第嚶嚶好古
何言洪荒也嗟夫周官有外史氏掌三皇
五帝之書九丘八索一筆銘籀漢之楚有
人能識之胡謂若存若亡榮耀遠邇蓋不
中國而在四夷此為可歎耳書肇唐虞則
錄其文辭爾雅可信為萬世法者其他傳
聞謬悠之說在所不取是則
曰學者考信於六經矣則周官所掌左
史所記又何以稱焉第其書多散軼又雜
於荏州石墨諸家文片斷駁讀於率也

言之又多先秦語與舊_王通後人遂弗深
考_王今武川杜君少以經術為東越大師
歷守青州南寧二郡俱以高第聞而蜀
思大古銳然以見整遺放銓述_{天末}
上自攝提迄於皇帝作考信一編於是結
繩跡鳥之改穴居棟宇之俗燦然星布而
一切外紀路史百家恢詭之說悉棄不用
蓋非徒以誇多識資漁獵而已顧名山雖
藏假閱難周於是

考信編

序

二

中丞杜侗耿公見其書歎曰是可以止人
心矣而

侍御南溟教公曰良工心獨苦如此可
弗傳咸亟命布之梓屬同寅_許
襄厥事刻既成公命不肖序諸首節余觀
龍門生上下數千載離合諸作者成一家
言斯亦勤矣顧皇帝以二闕焉迨小司馬

以皇甫謐徐整所記三_王以來事補之或
族傾雖完而延弁尚虧其他訇呬曾何足
云是書雖體倣編年而文辭質淡有馳驟
九龍合洛之間至所謂傳信_王
於孔氏家法即以之刊於百三十篇何不
可哉先是公已觀察屬部江黃會中人言
又遽_王簿書未_王益者垂十年公不色沮
則無日不討於圖牒娓娓忘倦嘉隆間海
內稱博洽者無如南陽_王公雅興之遊
故考略最精而篇中亦多載其論次不肖
侍公閱一年所日得聞所未聞至談說古
河圖不肖又_王然自失嗟乎博哉誠莫
能窺其厓畧矣考信云乎哉

考信編

序

三

萬曆己卯仲秋之吉豫童_王祭文範_王書

原始考

南禺豐氏曰太極一氣函三爲一莫知其然也
周旋不舍網緼鬱勃澄而爲天滓而地精光爲
宿曜融結爲山川於足下生人馬人之始生也是
惟氣化神發其知物感其情乃有飲食男女之欲
而以形相禪人之有欲也必假物以爲用假物者
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令焉其
智而明者所伏必衆由是治教之道興焉故曰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君臣之道尚矣包義而上經闕靡不備惟燧人
包義天皇之考也餘則茫昧弗可詳己春秋之法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傳有之母敢戚也

盤古

外紀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玉峯胡氏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
道送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沌開矣
光集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盤古盤

古身形罔可思測頭極東足極西左手極南右手
極北開目爲曙閉目爲夜呼爲暑吸爲寒吹氣爲
風雲吐聲爲雷霆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盤古乃
和氣之常名非真有是人也五峯之言其然歟
者與

天皇氏

外紀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澹泊無爲
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

路史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首
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陳樞

考信編

卷一

以立易威儀錄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
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玉券
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祀
運四粵被迹無外無熱之陵三輔九星爲世億齡

地皇氏

外紀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晏定三
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路史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主
治荒極靈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贊太始之元
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垂五乎中

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鬼出雷入龍興鸞集鈞旋
穀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
殷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人皇氏

外紀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天下山川
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
物群生淳風沕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
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路史地皇氏逸于有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相
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

考信編

卷三

三

形

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
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守一
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爲天下谷
廸出谷口還乘青冥後六幕罔不承命道懷高
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界與人天參離以是九有注
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
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
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訖終爲世之日兩皇並
隆

按廬陵羅氏曰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
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
謂初三皇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據是矣
紀年之號至漢武始有之洪荒之世惡有紀年
始太平之號乎要之外紀路史采異記雜家巨怪
誕不經非儒者所道准鄭玄潔之說得之

夾際鄭氏曰三皇之說當以伏羲爲天皇神農爲
人皇黃帝爲地皇其說出三皇太古書太昊明
事神農明民事黃帝明地事此理甚明伏羲始稱
氏神農始稱帝堯舜始稱國自上古至夏商皆稱

考信編

卷四

四

形

名至周始稱謚而稱氏者三皇以來未嘗廢也年
代則稱紀

四明陳氏曰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閉闢至春秋
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
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
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
第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一方
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亞巢
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
天下而居焉四曰合維紀三姓繼攝提氏以

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
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
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九頭
紀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不世
可紀禪通則終三炎帝疏仡則始於炎帝以迄于
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
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衆所宗此君道
之始也蜂蟻尚然況于人哉以盤古之先為無言
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為有君邪吾不得
而泯也慎其世而著其號舍其姓而存其常可也

考信編

卷一

五

鉅靈氏

廬陵羅氏曰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
乘太極而蹠瀨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凡變化
而與物相弊鍛出於汾睢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
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疑惟無恒處或云蜀蓋以
其迹躔焉

句疆氏

句疆氏

譙明氏

山海經曰居譙明之山譙水出焉

光氏

山海經曰居涿光之山蠶水出焉

鉤陳氏

未詳

黃神氏

廬陵羅氏曰或曰黃袿黃頭大覆出天參以無
天生無散大璞拱圖正端是致天極一百四十歲
鉅神次之號曰黃神

鉅神氏

廬陵羅氏曰出於長淮駕六飛辛治三百歲五葉
千五歲

犁靈氏

考信編

卷一

六

山海經曰役于東荒靖人之國其尸不壞

大騭氏

騭莫咸切

廬陵羅氏曰大騭氏見于南密蓋設于無垓垓之
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騭氏大騭氏

奔茲氏

奔於檢切

泰逢氏

山海經曰居荊山之陽

冉相氏

廬陵羅氏曰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
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益盈氏益音葛

廬陵羅氏曰若水之間禹中之地有益盈之丘即益盈氏之所都也

大牧氏未詳

靈陽氏

廬陵羅氏曰是為陽節無處於沙亦著甘泉

平常氏未詳

泰壹氏

廬陵羅氏曰是為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

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

考信編

卷一

七

視操法攬而長有者

空桑氏

廬陵羅氏曰以地紀充鹵也其地廣絕亦曰廣素

之野

神民氏

廬陵羅氏曰神民氏亦曰神皇蓋使以神具業精

氣通行者郁于神民之丘駕飛鹿治三百歲

倚帝氏

廬陵羅氏曰都南陽有倚帝之山

冰民氏

廬陵羅氏曰是為次民氏穴處之世終矣

自鉅靈至次民凡二十一氏六十餘世為循飛紀

按路史稱合維氏乘飛鹿以理連通氏乘飛麟理敘命氏駕六龍而治鉅神氏駕六飛羊以治大所謂飛鹿飛麟飛龍飛十之類蓋皆馬名耳

辰放氏

廬陵羅氏曰初古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

氏作世多陰風乃教民櫟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

聞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治二

考信編

卷一

八

百有五十載傳四世

東戶氏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

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

長道上鴈行而不拾遺材者餘餽宿之隴首其歌

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蓋至德之世也專十七

世

皇覃氏

廬山劉氏曰皇覃氏一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

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

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載傳

七世

啓統氏

四明陳氏曰啓統氏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諸光
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傳三世

吉夷氏

道原劉氏曰傳四世廬陵羅氏曰後有吉氏

几遽氏

亢倉子曰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耳目
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鶉居穀飲而不求不

考信編

卷一

九

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棠昇風化而已
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穉韋氏

四明陳氏曰穉韋氏得道以馭群品提挈兩儀者
也傳四世

庸成氏

廬陵羅氏曰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群王之山平
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用
府所在庸成是立故曰庸城云容成者非也方是
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憧蒙莫知西東摩庵蓀食

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
蛇可踰而人無有相媚之心傳八世

焱氏焱表尤切

莊子曰黃帝謂北門成曰有焱氏之頌曰德之六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萬物孔子
窮於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也

成雄氏

鶡冠子曰成雄得一故兵強而世不奪治萬八百
歲

考信編

卷一

十

素皇氏

內帛氏嵩音端

鶡冠子曰近者慕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
厭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爲一家夷貊萬國
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帛之法也

有巢氏

廬陵羅氏曰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棲生而具
與物相友人無矜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
乎八氓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
禽獸有聖者作構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

大巢氏其爲民也登巢椽蠶傭令爲獸之肉若不能餘者飲其血覬其牖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柶穀采以爲食艸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先是時民棊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以蒞之則就其無欲者而爲之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未有衣服纂其羽革紩衣攀領著兜冒以責體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顛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亦謂之始君言君臣之道於是乎始也在位三百餘載其後有

考信編

一卷

十一

世

天下者百餘代

燧人氏

廬陵羅氏曰不周之方有冥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爲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三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呻血食果蠃蠃臙腐創漫日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煇以熟以腥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病人民益夥以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以燠以而煇之使人得

遂其性號曰遂塗或曰燧人氏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秋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斧事作以燧以鬲以甗以成以化以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下多以火以漁以雉出四佐以代天理功以大臣職命明繇政乎陞級畢毓辨以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以錄乎延禧四臣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龜文效靈於是占以是而正方握幾矩表計冥指天以布曜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貴人滋反淳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治律高之石室以著記二百有三十載而沒

考信編

一卷

十三

世

自史皇而降爲禪通紀

自黃帝而降爲疏仡紀

石門梁氏曰天地既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衆而後有帝王然書契未興之先雖有帝王何從而考

其曰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皆傳聞其名而已矣三皇曰伏羲神農黃帝五帝曰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當是之時文籍雖興而雜書所載亦難盡信其曰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神農制耒耨教稼穡黃帝造舟楫作什貨以風后爲相力牧爲將堯之在位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舜之側微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及既爲帝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此皆信者也若女媧鍊石補天共工頭觸不周山崩黃帝騎龍仙去堯時十日竝出焦禾殺稼皆妄誕之說也安可

考信錄

一卷

三

信哉

東吳朱氏曰按三皇之號有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者見於秦博士之妄議有以爲伏羲神農燧人出於梁武王之謬談有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發於司馬貞之陋說紛紛不一皆非也

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或問於朱子曰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朱

子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峰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無顓頊高辛之數嬰之也不可便如此說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六帝矣而孔子則云包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羲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

考信錄

一卷

四

世

斷乎其無疑矣

觀朱子及董氏之言則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

考信編二

四明後學杜思綱

讀墳考

包羲氏

粵天皇立極以天下相禪凡十有八君曰
汝皇曰赫皇曰史皇曰潛皇曰朱皇曰栢皇曰中
皇曰栗皇曰驪皇曰啓皇曰益皇曰祝皇曰宗皇
曰陰皇曰巢皇曰懷皇曰太皇皆襲包羲之號

天皇

風姓諱方牙

一名蒼牙

字昊義

伏義自育句而應世有句氏棘幣有昊義文即

考信編

二卷

天皇之字也

遂皇子

即姬人氏

母曰華胥生于仇夷長于成

紀都二陳在位百十六歲

元歲皇即位

歲陽在辛曰重光歲陰在巳曰大芒落天皇立極
在重光大芒落之歲

按春秋之法以時繫年以日繫月天皇示一甲歷
之先春月但稱草生月秋月但稱木枯月示有月
日可紀也惟布令傳教必於歲首自遂皇而已然
矣予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皇首出庶物啓萬世文明

之治故於即位之歲因追考而慎紀之

河出圖



包羲之世龍馬出於榮河背黑白文八十一之象
具陰陽之理天皇則之以作易是為河圖

簡菴豐氏曰馬高八尺為龍黑白相間曰駟龍駟
出於榮河背黑上白旋毛有理數相合自然之妙

伏羲觀陰陽之象察奇偶之理以作書契神農即
其方而列之名為八卦其後帝王繼世以為傳國

考信編

二卷

之寶書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大球並陳是也晉永
平五年武庫火駟革燼焉河圖自此無傳矣口經
古文猶存宋秘府靖康中穆脩玄孫存道為秘書
郎得而摹之以藏于家金人入汴存道棄官入蜀
其圖見六書本義以為傳於蜀之隱者即穆存道

也

洛出書



元龜出洛甲上黑白文點具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皇則之以作易謂之洛書即今之河圖

按河圖洛書同出於包羲之世天皇則之以作易人皇則之以制筮黃帝因之以命卜夫子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一之文言洛書也其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一為肩六八為足者乃漢平之末洛人得巨龜以獻王莽劉歆作符命以附莽筮遂偽駕孔安國言以為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出洛有數至九禹遂窮之以成九類故言洪範其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而移古之洛書為河圖倡為

考信編

二卷

三

四

經緯表裏之說其論始紛紛矣宋劉斯立知天一至地十者為古洛書而未見古之河圖復擬於天命以補之雖大儒朱子亦信其是而表章以傳世矣不有王忠文公之辨孰從而和其非哉

王忠文公曰箕子告武王初不言洪範為洛書孔子繫易亦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公羊氏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始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

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

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皆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可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為陰為偶此其有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

考信編

二卷

一

四

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位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陰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以黑文極稽疑福極焉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焉在其為陰與偶乎又通為四十有五則其與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足矣何必黑白而綴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決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以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緯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必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洛書竝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

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既踈上遂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禍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一有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而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則不可六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假白文二十五黑文一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筆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堙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以爲叙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代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旋此彝倫之所

爲敘也。彛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若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成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壽皆天所賦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錫之神龜以爲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

考信編

卷之三

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咸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目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肯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

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清純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用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以是知孔文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

考信編

卷之三

作易書易者八卦也書者書契也

天皇曰見於河圖洛書具天地自然之數仰則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命子襄由頤演爲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衆小。鄭氏曰天皇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之文地應以河圖洛書始命朱襄倉頡造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假借六轉注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由六書

命官

天皇心不自聖庸委師於苑於律華結神明躬肺

臆命五官為龍師而龍名舉六佐以自策命金提

綏俗指苦蓋謹審藏視人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

靖敷民命鳥明建方附音窾北音絕北音道北音濟不

通與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視地之壙與壙物之

夥其爭日大勢不可徧制而徧任於是經國謀賢

以極治寄而閔音法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命視

默為音志災惡察虛實居百音賄音貨也音以平平音

伺中職定于中邦仲起司陸陽侯司馬天也位陰

考信編 卷

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懷蹇脩為士

以之御敗而下情至命栗睦為水龍氏繁滋立

疏導泉源毋怠於時命渾胡論沌徒切為降龍氏

驅除民害民安則安民危則危音毋怠於民命大

庭主屋廬為民居處命陰音主水土為民田里因

水居方而置城邑命巨芒庖犧音以致群祠音升薦

之作網罟音以田一作以獻一作服牛乘馬任豆

致遠以利天下治金成器以贍民用

宛華天皇師金提鳥明視默紀伺仲起陽侯蹇

脩栗睦渾沌大庭陰康巨芒俱天皇臣

壬午二歲

制禮儀

是時百令具舉天皇乃命飛龍氏職圖文固尊事

以為禮儀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麕皮薦之音其

其禮法天地以正君臣父子夫音婦之儀

南島豐氏曰麗與儷同麗音鹿者二鹿之皮後世皮

幣始於此矣

作棘幣

初為棘幣以盡輕重以通有無

夾滌鄭氏曰天皇聚天下之銅仰觀俯視以為棘

考信編 卷

幣好圓法天肉方象地謂之九棘音好去聲音之外

錢內分孔

三歲

作數

天皇造六峯音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甲甲四歲

乙酉五歲

作放蓋

天皇本五材之用而制五行建五氣消息禍福以

為之元命潛龍氏于英迎日推策相剛柔造甲子

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綱維
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歲月日時無
易于是作旋蓋

南禹豐氏曰蓋天渾天之法璇璣玉衡之制始於
此昔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禹敷土則請問
古者包羲立周天曆凌天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
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定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
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
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
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
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
數為典以方出圓筮以為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
之為立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
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矩
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為耳

丙戌六歲

丁未七歲

戊子八歲

己丑九歲

庚寅十歲

辛卯十一歲

壬辰十二歲

癸巳十三歲

甲午十四歲

乙未十五歲

丙申十六歲

丁酉十七歲

戊戌十八歲

己亥十九歲

庚子二十歲

辛丑二十一歲

壬寅二十二歲

癸卯二十三歲

甲辰二十四歲

乙巳二十五歲

丙午二十六歲

丁未二十七歲

丙申二十八歲

丁酉二十九歲

戊戌三十歲

辛亥三十一歲

壬子三十二歲

癸丑三十三歲

甲寅三十四歲

春正月作甲曆

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洛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我皇

考信編

主卷

三

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耒英氏進曆於君曰曆

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木王於卯乃相聚於傳教

臺吾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於臺皇曰咨

予上相共工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

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忘記皇曰下相皇威咨告

於民俾知甲曆

南禹豐氏曰二十二易草木耒者二十二年也

皇即位之二十二歲即命昊英造甲曆至是始成

而英進於皇乃命上相共工下相皇威布告天下

冬十有二月作律法

甲曆既行乃命潛龍氏於日長至之辰紀陽氣之

始以爲律法而驗其符黃鍾宮太簇商姑洗角林

鍾徵南宮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

廬陵羅氏曰班志云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十象八

卦伏羲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五基律呂爲矣

南禹豐氏曰日長至者十一月之中氣即冬至也

其聲爲黃鍾之宮律呂始創於大皇至地皇時冷

倫制六律六呂益加精密爲萬世法六

乙卯三十五歲

春正月立九部

考信編

主卷

當是時共工爲上相相威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

左右聚睦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蓋莧居東陰

康居下分九州之牧而天下化洽焉

廬陵羅氏曰此九州之始也實續記云伏羲審地

勢之山川立九牧而民勿理是矣

丙辰三十六歲

春正月作立基之樂

長離來翔爰作羌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

人心之曰立基制琴瑟瑱璫徽天音操駕辨以通

神明之況合天人之和脩身理性反其天真

廬陵羅氏曰長離者鳳也三墳云因鳳來而作樂
扶律即鳳來之頌教民吹漁有網罟之歌斷桐為
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為絃絃七者為大琴絃二
十有五者為中琴吳都賦云超延露而駕辭劉涓
林云伏羲作琴制此曲經桑為琴三十六絃墳灼
土為之箎竅竹為之

丁巳	三十七歲
戊午	三十八歲
已未	三十九歲
庚申	四十歲
辛酉	四十一歲
壬戌	四十二歲
癸亥	四十三歲
甲子	四十四歲
乙丑	四十五歲
丙寅	四十六歲
丁卯	四十七歲
戊辰	四十八歲
已巳	四十九歲
庚午	五十歲

考信編

卷二

五

辛未	五十一歲
壬申	五十二歲
癸酉	五十三歲
甲戌	五十四歲
乙亥	五十五歲
丙子	五十六歲
丁丑	五十七歲
戊寅	五十八歲
已卯	五十九歲
庚辰	六十歲
辛巳	六十一歲
壬午	六十二歲
癸未	六十三歲
甲申	六十四歲
乙酉	六十五歲
丙戌	六十六歲
丁亥	六十七歲
戊子	六十八歲
已丑	六十九歲
庚寅	七十歲

考信編

卷二

六

辛卯	七十一歲
壬辰	七十二歲
癸巳	七十三歲
甲午	七十四歲
乙未	七十五歲
丙申	七十六歲
丁酉	七十七歲
戊戌	七十八歲
己亥	七十九歲
庚子	八十歲
考信編	卷二
辛丑	八十一歲
壬寅	八十二歲
癸卯	八十三歲
甲辰	八十四歲
乙巳	八十五歲
丙午	八十六歲
丁未	八十七歲
戊申	八十八歲
己酉	八十九歲
庚戌	九十歲

辛亥	九十一歲
壬子	九十二歲
癸丑	九十三歲
甲寅	九十四歲
乙卯	九十五歲
丙辰	九十六歲
丁巳	九十七歲
戊午	九十八歲
己未	九十九歲
庚申	百歲
考信編	卷二
春正月祀天于岱宗	
二月皇至自東嶽	
天皇百歲春至泰山祭天用犢諸侯異朝乃稽甲	
歷同律法正姓氏考六書奏之至之樂竣還處于	
天宮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太昊封泰山禪云云乃取雜	
書邪妄之說以理斷之蓋在位歲久慮政教未浹	
於天下故因祭天而朝諸侯以稽考之不及二	
者至治之世聖化所洽不約而同也至中皇乃定	
為五載一巡守之制夏商猶然	

辛酉	百有一歲
壬戌	百有二歲
癸亥	百有三歲
甲子	百有四歲
乙丑	百有五歲
丙寅	百有六歲
丁卯	百有七歲
戊辰	百有八歲
巳巳	百有九歲
庚午	百有十歲
辛未	百有十一歲
壬申	百有十二歲
癸酉	百有十三歲
甲戌	百有十四歲
乙亥	百有十五歲
丙子	百有十六歲
冬十月癸丑皇崩于大宮	
是歲冬皇不豫命弟瑇爲天子癸丑皇崩	
之天宮壽百七十有四	
天皇負方州抱園天體泰一統乾元紹天體寂明	

一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	
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不肖不沽巧而尚行去羨	
去慕惟以道化上無求欲于下下無干進	
以百姓足而宇宙洪穹官無共備之民而死不用	
郭鳥獸蟲蛇懷于八毒陰陽之	
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積者絕止之是以事	
簡民醇無言而化天下之人	
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溫潤而鬼神受職	
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	
女皇	女音汝古通用
風姓諱瑇	音和俗
天皇之弟也初佐天皇爲神祿	
正后嫺	音去聲
以重萬民之判受禪于天皇而天下	
歸之郡中皇之山在位四十有七歲	
石澗余氏曰按陸賈世本天皇弟瑇初封于汝水	
之陽後爲天子因稱汝皇固男子也蕭何媚乎呂	
雉使審食其叔孫通妄謂古有女媧爲天子唐武	
則篡位新女媧廟楊炯撰碑稱述蕭何之	
不復知汝皇之爲男子遂使上古聖君	
淫婦之謗豈不惜哉	

春正月朔皇即位

汝王嗣興一循天皇之制清虛醇一而不嚶加察

樂加於昔事上際九天下契重壚合元復引

陰布網而下服度

戊寅二歲

春正月制冠服

上古之民被髮蓬首衣羽毛及革草木之葉汝皇

命儀氏教民總角而笄冠帶而處褻綈給以禦

寒暑

巳卯三歲

考信編

主

秀

春正月作充樂

汝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以財民用命娥陵

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頌管以

合日月星辰以陽兆之晨作充樂用五絃之瑟於

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

之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二均

聲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

庚辰四歲

辛巳五歲

壬午六歲

癸未七歲

甲申八歲

乙酉九歲

丙戌十歲

丁亥十一歲

戊子十二歲

巳丑十三歲

庚寅十四歲

辛卯十五歲

壬辰十六歲

考信編

合卷

主

秀

癸巳十七歲

甲午十八歲

乙未十九歲

丙申二十歲

丁酉二十一歲

戊戌二十二歲

巳亥二十三歲

庚子二十四歲

辛丑二十五歲

壬寅二十六歲

癸卯二十七歲

甲辰二十八歲

乙巳二十九歲

丙午三十歲

丁未三十一歲

戊申三十二歲

秋九月皇征共工

天皇時鳥明爲上相侯之共工明薨康回嗣立

倭亂天常竊保冀方捨攘爲傑四十有五載左概

介丘右轡終隆振滔洪水以溥空桑介丘終隆空桑俱地名

考信編 二卷

廬陵羅氏曰空桑華陝之國近汝皇之都故康回

決水灌之

冬十月康回伏誅

康回教很任智以浮游康回臣名爲卿自謂水德以水

紀官廢易天皇之制移以財利貿易有無其取之

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義以隘制六而

用不匱迨其跋扈更復虐取任用以逞人不堪命

於是立兵仗聚無義以奸天憲專任浮游以爲

可以者故官曠而國日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尚

虞湛樂淫失其身猶欲馮怒素其悍塞雍防百川

墮高闔卑率萬與而潮陷之行達皇乾諸福弗卑

疾爲作而苗屢臻汝皇親征戰于空桑之野共工

之民倒戈而潰康回殞于海上尸于不周三山

廬陵羅氏曰子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于

媧補天之事蓋言共工之亂倭天紀地維絕

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一怒滅

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黃氏更生此所謂補天

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赧勢北高南

下之說何其謬耶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蛇軀

神農牛首此事易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

考信編 二卷

變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

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譏已也

石澗俞氏曰上相鳥明薨於天皇九十九歲而康

回立距其自殺適四十五年帝咸啓茲云共工人

面虺身朱髮歲時記云共工有不才子以冬至日

死而爲厲威赤豆故作赤豆粥以饗之皆邪子不

足信據史克之稱蓋即康回耳康回死當在十月

晦正遇冬至節也路史贊有斷鰲立極之言

淮南之誕未盡削耳

南島豐氏曰天皇之世禮樂漸興至汝皇而兵刑

肇矣

巳酉 二十三歲

庚戌 三十四歲

辛亥 三十五歲

壬子 三十六歲

癸丑 三十七歲

甲寅 三十八歲

乙卯 三十九歲

丙辰 四十歲

丁巳 四十一歲

考信編

二卷

主五

戊午 四十二歲

己未 四十三歲

庚申 四十四歲

辛酉 四十五歲

壬戌 四十六歲

癸亥 四十七歲

秋九月丙子皇崩于澤宮

汝皇明道標物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

效無微緯應理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川平狹

蟲死精民生是秋命赫侯爵嗣天子位九月丙子

崩于風陵之澤宮壽百有三十葬涕原之皇山

石淵俞氏曰天皇初封弟瑠為汝侯佐天皇定婚

媼之禮別人類於禽獸乃萬世之大功也

子人因稱為汝皇蕭何謠汝為女賊墜遂以藉口

路史以為伏羲女弟豈有妹可立兄定婚媼

全妄云伏羲婦是時共上方張乘北晨之靈康回

有詞於伐矣皆由媚雉之說為萬世禍蕭何之罪

上通於天矣當以陸氏世本為正世本汝皇字希

故曰女希其後有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鳩女方

晉女實皆其裔也

女俱音汝

考信編

二卷

主五

赫皇

風姓諱胥天皇之少弟也初佐天皇立制度作網

罟服牛乘馬為南方之牧封赫侯受天皇之禪而

有天下在位三十有九歲

甲子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丑 二歲

丙寅 三歲

丁卯 四歲

戊辰 五歲

己巳 六歲

庚午	七歲	考信編	八卷
辛未	八歲		
壬申	九歲		
癸酉	十歲		
甲戌	十一歲		
乙亥	十二歲		
丙子	十三歲		
丁丑	十四歲		
戊寅	十五歲		
巳卯	十六歲		
庚辰	十七歲		
辛巳	十八歲		
壬午	十九歲		
癸未	二十歲		
甲申	二十一歲		
乙酉	二十二歲		
丙戌	二十三歲		
丁亥	二十四歲		
戊子	二十五歲		
巳丑	二十六歲		

庚寅	二十七歲	考信編	八卷
辛卯	二十八歲		
壬辰	二十九歲		
癸巳	三十歲		
甲午	三十一歲		
乙未	三十二歲		
丙申	三十三歲		
丁酉	三十四歲		
戊戌	三十五歲		
巳亥	三十六歲		
庚子	三十七歲		
辛丑	三十八歲		
壬寅	三十九歲		
<p>赫皇之治尊民而重事方是時八居不知所爲行 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饑 食莫知作善而作惡出三入一恍恍如遺是歲 禪位于倉頡崩于潛山之玄宮壽百四十有九 朝陽</p>			
<p>盧氏羅氏曰赫胥一名赫蘇後有赫氏蘇氏赫胥 氏胥氏</p>			

夾漈鄭氏曰商帝乙時封赫胥之後子朝于太原
為邰侯後有郝氏

石澗俞氏曰路史於包羲紀既曰赫胥為太昊之
弟又於前紀列赫胥於太昊之前繆戾如此當以
世本通志略為正

按三皇之世其事多闕一則秦火之後古書散亡
一則至治之世民醇事簡其可考而信者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而已矣

考信編

二卷

庚

言部二終

考信編三

讀墳考

四明後學杜思編

庖羲氏

史皇

倉姓諱頡字侯岡有睿德初為天皇太史登陽虛
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觀龍圖龜文遂佐天皇
偕朱襄窮天地之變仰窺奎星圓曲之勢俯察山
川夷險之形近取人之形體性情旁類物之毛羽
鱗介夭喬榮悴而創文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
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以辯男女之別又作圖畫
以象象緯林谷人倫百物之形而法度以出禮樂
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數領事辯官而天地之蘊
盡之矣受赫皇之禪而有天下都陽武在位二十
有四歲

陸氏世本曰史皇作圖以傳物象蓋繪畫之始也
廬陵羅氏曰史皇龍顏四目始制文字天雨粟鬼
夜哭龍乃潛藏

太史公氏曰倉頡十五篇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
字許慎以冠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亡滅此為

文字本原豈得不在

清瑋氏曰倉頡古文是為鳥跡書

癸卯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史皇為天子一循天皇之制以木紀官故號倉帝

石澗俞氏曰世本倉頡字族岡受禪於赫胥氏

天子路史列於包羲之前書史要會云黃帝史姓

族岡氏誤矣

甲辰二歲

乙巳三歲

丙午四歲

丁未五歲

戊申六歲

巳酉七歲

庚戌八歲

辛亥九歲

壬子十歲

癸丑十一歲

甲寅十二歲

乙卯十三歲

丙辰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巳未十七歲

庚申十八歲

辛酉十九歲

壬戌二十歲

癸亥二十一歲

甲子二十二歲

乙丑二十三歲

丙寅二十四歲夏四月皇崩于昭宮

考信編 三卷

是歲史皇禪位於吳英四月八日崩於陽武之昭

宮壽二百十有五葬衙之利鄉亭南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倉頡生而能書其佐天皇於

元歲制六書計不過髣亂之手耳及為天子一循

天皇之制而無作為豈非生知至德之大聖人歟

潛皇

風姓諱英天皇之子初為潛龍氏制甲歷受史皇

之禪而有天下都于陳在位三十有一歲

石澗俞氏曰世本吳英自潛龍氏為天子故稱潛

皇亦曰英皇又曰吳英蓋天皇之長子故後世無

太子皆曰潛龍助於此爾

丁卯三歲春正月皇即位

是時草木盛茂鳥獸鷙猛潛皇修赫蘇之政伐木殺獸天下之民得安居而鮮食

戊辰二歲

巳巳三歲

庚午四歲

辛未五歲

壬申六歲

癸酉七歲

考信編

甲戌八歲

乙亥九歲

丙子十歲

丁丑十一歲

戊寅十二歲

巳卯十三歲

庚辰十四歲

辛巳十五歲

壬午十六歲

癸未十七歲

甲申十八歲

乙酉十九歲

丙戌二十歲

丁亥二十一歲

戊子二十二歲

巳丑二十三歲

庚寅二十四歲

辛卯二十五歲

壬辰二十六歲

癸巳二十七歲

考信編

甲午二十八歲

乙未二十九歲

丙申三十歲

丁酉三十一歲冬十有二月皇崩于潛宮

潛皇傳位于弟襄十二月晦崩于成紀之潛宮壽

二百

石澗俞氏曰潛宮蓋潛龍氏之故宮也是時未有上下之等殺故仍其太子之制度豈後世所及哉

朱皇
風姓諱襄天皇子潛皇弟也初為飛龍氏受潛皇

之命為天子都柘城在位五十歲

未作柘城有柘城縣

戊戌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作龍書

天皇之時神龍游于沼朱皇追述其瑞作龍書

己亥二歲

庚子三歲春正月作來會之樂

舍古陰字

是時多風羣陰闕過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祿

艸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疔瘕朱皇乃命士

達作樂名之曰來會彈五絃之瑟以定羣生天下

乃治

考信編

卷三

六

石澗俞氏曰疔瘕皆瘡疾發於陽為疔發於陰為

瘕瑟本二十五絃而來會之樂止彈五絃者古調

簡與唯及宮商角徵羽正音其少宮少商變聲半

聲皆不用也

辛丑四歲

壬寅五歲

癸卯六歲

甲辰七歲

乙巳八歲

丙午九歲

丁未十歲

戊申十一歲

己酉十二歲

庚戌十三歲

辛亥十四歲

壬子十五歲

癸丑十六歲

甲寅十七歲

乙卯十八歲

丙辰十九歲

考信編

卷三

七

丁巳二十歲

戊午二十一歲

己未二十二歲

庚申二十三歲

辛酉二十四歲

壬戌二十五歲

癸亥二十六歲

甲子二十七歲

乙丑二十八歲

丙寅二十九歲

丁卯三十歲	戊辰三十一歲	巳巳三十二歲	庚午三十三歲	辛未三十四歲	壬申三十五歲	癸酉三十六歲	甲戌三十七歲	乙亥三十八歲	丙子三十九歲	丁丑四十歲	戊寅四十一歲	巳卯四十二歲	庚辰四十三歲	辛巳四十四歲	壬午四十五歲	癸未四十六歲	甲申四十七歲	乙酉四十八歲	丙戌四十九歲
冬十一月皇崩于龍宮																			

是歲朱皇禪位于柏侯冬十一月于飛龍之宮壽百八十有九	石澗俞氏曰龍宮即飛龍之故宮河南陳州株林之地古柘城也	柏皇	皇姓諱芝初皇威為天皇下相封于柏其孫芝嗣為柏侯受朱皇之禪而為天子卻陳留在位百歲	丁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戊子二歲	巳丑三歲	庚寅四歲	辛卯五歲	壬辰六歲	癸巳七歲	甲午八歲	乙未九歲	丙申十歲	丁酉十一歲	戊戌十二歲	巳亥十三歲
冬十一月皇崩于龍宮																

庚子	十四歲	考信編	三卷	十
辛丑	十五歲			
壬寅	十六歲			
癸卯	十七歲			
甲辰	十八歲			
乙巳	十九歲			
丙午	二十歲			
丁未	二十一歲			
戊申	二十二歲			
巳酉	二十三歲			
庚戌	二十四歲			
辛亥	二十五歲			
壬子	二十六歲			
癸丑	二十七歲			
甲寅	二十八歲			
乙卯	二十九歲			
丙辰	三十歲			
丁巳	三十一歲			
戊午	三十二歲			
巳未	三十三歲			

庚申	三十四歲	考信編	三卷	十
辛酉	三十五歲			
壬戌	三十六歲			
癸亥	三十七歲			
甲子	三十八歲			
乙丑	三十九歲			
丙寅	四十歲			
丁卯	四十一歲			
戊辰	四十二歲			
巳巳	四十三歲			
庚午	四十四歲			
辛未	四十五歲			
壬申	四十六歲			
癸酉	四十七歲			
甲戌	四十八歲			
乙亥	四十九歲			
丙子	五十歲			
丁丑	五十一歲			
戊寅	五十二歲			
巳卯	五十三歲			

庚辰	五十四歲	考信編	庚辰	六十四歲	考信編	庚辰	五十四歲
辛巳	五十五歲	卷	辛巳	六十五歲	卷	辛巳	五十五歲
壬午	五十六歲		壬午	六十六歲		壬午	五十六歲
癸未	五十七歲		癸未	六十七歲		癸未	五十七歲
甲申	五十八歲		甲申	六十八歲		甲申	五十八歲
乙酉	五十九歲		乙酉	六十九歲		乙酉	五十九歲
丙戌	六十歲		丙戌	七十歲		丙戌	六十歲
丁亥	六十一歲		丁亥	七十一歲		丁亥	六十一歲
戊子	六十二歲		戊子	七十二歲		戊子	六十二歲
己丑	六十三歲		己丑	七十三歲		己丑	六十三歲
庚寅	六十四歲		庚寅	七十四歲		庚寅	六十四歲
辛卯	六十五歲		辛卯	七十五歲		辛卯	六十五歲
壬辰	六十六歲		壬辰	七十六歲		壬辰	六十六歲
癸巳	六十七歲		癸巳	七十七歲		癸巳	六十七歲
甲午	六十八歲		甲午	七十八歲		甲午	六十八歲
乙未	六十九歲		乙未	七十九歲		乙未	六十九歲
丙申	七十歲		丙申	八十歲		丙申	七十歲
丁酉	七十一歲		丁酉	八十一歲		丁酉	七十一歲
戊戌	七十二歲		戊戌	八十二歲		戊戌	七十二歲
己亥	七十三歲		己亥	八十三歲		己亥	七十三歲

庚子	七十四歲	考信編	庚子	八十四歲	考信編	庚子	七十四歲
辛丑	七十五歲	卷	辛丑	八十五歲	卷	辛丑	七十五歲
壬寅	七十六歲		壬寅	八十六歲		壬寅	七十六歲
癸卯	七十七歲		癸卯	八十七歲		癸卯	七十七歲
甲辰	七十八歲		甲辰	八十八歲		甲辰	七十八歲
乙巳	七十九歲		乙巳	八十九歲		乙巳	七十九歲
丙午	八十歲		丙午	九十歲		丙午	八十歲
丁未	八十一歲		丁未	九十一歲		丁未	八十一歲
戊申	八十二歲		戊申	九十二歲		戊申	八十二歲
己酉	八十三歲		己酉	九十三歲		己酉	八十三歲
庚戌	八十四歲		庚戌	九十四歲		庚戌	八十四歲
辛亥	八十五歲		辛亥	九十五歲		辛亥	八十五歲
壬子	八十六歲		壬子	九十六歲		壬子	八十六歲
癸丑	八十七歲		癸丑	九十七歲		癸丑	八十七歲
甲寅	八十八歲		甲寅	九十八歲		甲寅	八十八歲
乙卯	八十九歲		乙卯	九十九歲		乙卯	八十九歲
丙辰	九十歲		丙辰	一百歲		丙辰	九十歲
丁巳	九十一歲		丁巳	一百零一歲		丁巳	九十一歲
戊午	九十二歲		戊午	一百零二歲		戊午	九十二歲
己未	九十三歲		己未	一百零三歲		己未	九十三歲

唐甲九十四歲

辛酉九十五歲

壬戌九十六歲

癸亥九十七歲

甲子九十八歲

乙丑九十九歲

丙寅百歲冬十月皇崩于柏宮

柏皇出樽日之陽

樽音乎樽山之陽登州府蓬萊縣之地

以木紀德

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

是歲禪位于中黃冬崩于柏侯之故宮壽百二十

考信編

卷一

十四

真

石澗俞氏曰皇人山在陳留縣蓋皇威之國在蓬

萊芝為天子則都陳留既禪位於中皇後蓬萊

柏侯之故宮而崩其後有皇氏柏氏伯氏白氏周皇

父宋皇瑗皆其裔也

中皇

風姓諱黃潛皇之孫也居皇人山之西有至德是

謂天真皇人受柏皇之禪而有天下都敦敦高切部

何告山敦部山在五州河陰縣在位百二十歲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中皇始定巡守之制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望東方

諸侯畢朝三月皇至自東巡處于中宮

石澗俞氏曰巡守者巡諸侯所守之國而一其政

教也其制昉於中皇路史遂謂始封禪之君謂矣

胡五峰云後世人主過自侈大不韜巡守之典而

妄為封禪之名者得之

巳巳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明夏至于衡山如岱禮秋七月皇至自南巡處于

中宮

石澗俞氏曰南嶽去孟州最遠故七月始還宮

考信編

卷三

廿

庚午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又明年秋至于華山如南禮九月皇至自西巡處

于中宮

辛未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又明年日長至柴望于恒山如西禮明日北方諸

侯畢朝十有一月皇至自朔方處于中宮

石澗俞氏曰冬巡守遇長主遂備柴祭天于恒山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以養微陽明日乃受諸侯之

朝而享之黃帝圓丘之制本於此至周而大備矣

六歲

癸酉	七歲	
甲戌	八歲	
乙亥	九歲	
丙子	十歲	
丁丑	十一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	十二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卯	十三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	十四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	十五歲	
壬午	十六歲	
癸未	十七歲	
甲申	十八歲	
乙酉	十九歲	
丙戌	二十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	二十一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	二十二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丑	二十三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	二十四歲	
辛卯	二十五歲	
壬辰	二十六歲	

癸巳	二十有七歲	
甲午	二十有八歲	
乙未	二十有九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	三十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	三十一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	三十二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亥	三十有三歲	
庚子	三十有四歲	
辛丑	三十有五歲	
壬寅	三十有六歲	
癸卯	三十有七歲	
甲辰	三十有八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	三十有九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	四十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	四十有一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	四十有二歲	
巳酉	四十有三歲	
庚戌	四十有四歲	
辛亥	四十有五歲	
壬戌	四十有六歲	

癸丑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辰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	五十有一歲
戊午	五十有二歲
己未	五十有三歲
庚申	五十有四歲
辛酉	五十有五歲
壬戌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	六十歲
丁卯	六十有一歲
戊辰	六十有二歲
己巳	六十有三歲
庚午	六十有四歲
辛未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	六十有九歲
丙子	七十歲
丁丑	七十有一歲
戊寅	七十有二歲
己卯	七十有三歲
庚辰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	七十有六歲秋七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	七十有八歲
乙酉	七十有九歲
丙戌	八十歲
丁亥	八十有一歲
戊子	八十有二歲
己丑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	八十有七歲	
甲午	八十有八歲	
乙未	八十有九歲	
丙申	九十歲	
丁酉	九十有一歲	
戊戌	九十有二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亥	九十有三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	九十有四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	九十有五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	九十有六歲	
癸卯	九十有七歲	
甲辰	九十有八歲	
乙巳	九十有九歲	
丙午	百歲	
丁未	百有一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	百有二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酉	百有三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	百有四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	百有五歲	
壬子	百有六歲	

癸丑	百有七歲	
甲寅	百有八歲	
乙卯	百有九歲	
丙辰	百有十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	百有十一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午	百有十二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未	百有十三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	百有十四歲	
辛酉	百有十五歲	
壬戌	百有十六歲	
癸亥	百有十七歲	
甲子	百有十八歲	
乙丑	百有十九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	百有二十歲	夏四月皇崩于中宮
中皇還自東嶽處于中宮是歲禪位于栗侯四月		
崩壽百四十有二葬皇人山		
夾漈鄭氏曰中皇之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栗皇		
栗姓諱蕤 <small>六音</small> 天皇時栗睦為水龍氏其孫蕤嗣為		
栗侯相中皇受禪有天下都治原 <small>河南</small> 在位二		

十有七歲

丁卯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戊辰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巳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午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未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申六歲

癸酉七歲

甲戌八歲

乙亥九歲

丙子十歲

丁丑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卯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十有五歲

壬午十有六歲

癸未十有七歲

甲申十有八歲

乙酉十有九歲

丙戌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二十有四歲

辛卯二十有五歲

壬辰二十有六歲

癸巳二十有七歲春正月皇崩于嵩宮

栗皇遵中皇之道無所改易亦至治之上壽八十有九而崩子程自立

石澗俞氏曰是時未定立子之制而栗皇遽崩無所禪位故子程自立而天下莫之與也

夏五月殺大夫東里子

栗程既立赦昏勤民懷謙自用民於是治政見皇

子為卿士驛之程怒殺之

石澗俞氏曰驛與繹同謂諫之諄切也東里國名

子爵通志以為賢諸侯路史以為賢臣蓋自諸侯

入為天子之官如衛武公鄭桓公之類

冬十有一月栗亡

諸侯共伐程程戰敗出奔西戎栗以不祀

石澗俞氏曰程之立也無栗皇之命又無道敎東里子諸侯因逐之而尊昆連為天子蓋程未成乎君非後世以臣弑君之比栗皇之後以國氏者栗融以名氏者楚陸通漢陸賈宋陸緯

驪皇

昆姓諱連天皇時昆吾為西方之牧其孫連嗣驪侯有至德栗氏亡諸侯相帥朝于驪皇

驪山在位百歲

甲午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未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考傳編

三卷

五

丙申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六歲

庚子七歲

辛丑八歲

壬寅九歲

癸卯十歲

甲辰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十有五歲

己酉十有六歲

庚戌十有七歲

辛亥十有八歲

壬子十有九歲

癸丑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考傳編

三卷

五

丙辰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二十有四歲

戊午二十有五歲

己未二十有六歲

庚申二十有七歲

辛酉二十有八歲

壬戌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	三十有三歲	
丁卯	三十有四歲	
戊辰	三十有五歲	
巳巳	三十有六歲	
庚午	三十有七歲	
辛未	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	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	四十有二歲	
丙子	四十有三歲	
丁丑	四十有四歲	
戊寅	四十有五歲	
巳卯	四十有六歲	
庚辰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	五十有一歲	
乙酉	五十有二歲	

丙戌	五十有三歲	
丁亥	五十有四歲	
戊子	五十有五歲	
巳丑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	六十歲	
甲午	六十有一歲	
乙未	六十有二歲	
丙申	六十有三歲	
丁酉	六十有四歲	
戊戌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亥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	六十有九歲	
癸卯	七十歲	
甲辰	七十有一歲	
乙巳	七十有二歲	

丙午七十有三歲	丁未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酉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七十有八歲	壬子七十有九歲	癸丑八十歲	甲寅八十有一歲	乙卯八十有二歲	考信編 三卷 壬	丙辰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午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未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八十有七歲	辛酉八十有八歲	壬戌八十有九歲	癸亥九十歲	甲子九十有一歲	乙丑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寅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巳九十有六歲	庚午九十有七歲	辛未九十有八歲	壬申九十有九歲	癸酉百歲冬十有二月皇崩于養宮	驪皇禪位于啓統而崩於驪山之麓 年三十有九	考信編 三卷 壬	廬陵羅氏曰驪連亦曰釐連亦曰昆連亦曰驪畜昆釐皆有晦意連畜皆有積意蓋無為之世也	夾祭鄭氏曰昆連之後有昆氏釐氏連氏吾氏驪氏畜氏	啓皇	風姓諱統天皇時渾沌為降龍氏其曾孫統嗣為啓侯受驪皇之禪有天下都南陽在位八十八歲	甲戌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亥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	------------------	--------------------	---------	---------	---------	---------	----------------	----------------------	----------	---------------------------------------	------------------------	----	--	------------	---------------

丙子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丑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寅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卯	六歲
庚辰	七歲
辛巳	八歲
壬午	九歲
癸未	十歲
甲申	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酉	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戌	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亥	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子	十有五歲
巳丑	十有六歲
庚寅	十有七歲
辛卯	十有八歲
壬辰	十有九歲
癸巳	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午	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未	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申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酉	二十有四歲
戊戌	二十有五歲
巳亥	二十有六歲
庚子	二十有七歲
辛丑	二十有八歲
壬寅	二十有九歲
癸卯	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	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巳	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午	三十有三歲
丁未	三十有四歲
戊申	三十有五歲
巳酉	三十有六歲
庚戌	三十有七歲
辛亥	三十有八歲
壬子	三十有九歲
癸丑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寅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卯	四十有二歲

丙辰四十有三歲	丁巳四十有四歲	戊午四十有五歲	己未四十有六歲	庚申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酉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戌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亥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子五十有一歲	乙丑五十有二歲	丙寅五十有三歲	丁卯五十有四歲	戊辰五十有五歲	己巳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午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未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申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酉六十歲	甲戌六十有一歲	乙亥六十有二歲
---------	---------	---------	---------	------------------	------------------	------------------	------------------	---------	---------	---------	---------	---------	------------------	------------------	------------------	--------------------	-------	---------	---------

丙子六十有三歲	丁丑六十有四歲	戊寅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卯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辰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巳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午六十有九歲	癸未七十歲	甲申七十有一歲	乙酉七十有二歲	丙戌七十有三歲	丁亥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子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丑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寅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卯七十有八歲	壬辰七十有九歲	癸巳八十歲	甲午八十有一歲	乙未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皇崩于陽宮
---------	---------	------------------	------------------	------------------	--------------------	---------	-------	---------	---------	---------	------------------	------------------	------------------	--------------------	---------	---------	-------	---------	-----------------

啓皇之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明
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醇以游世俗之間生而
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化懷其德當是之時陰
陽和平萬物無息飛鳥之巢可居而探也走獸可
繫而從也執中涵和陰日無歲無內而無外此渾
沌氏之治也是時禪位于蓋權而崩于渾沌之故
宮壽百十有七

石澗俞氏曰章衡運緒記啓統在尊盧氏後路史
在包羲前當一以世本為正其後有啓氏渾氏周
啓期晉啓墨衛渾良夫唐城又屯氏沌去水漢屯
莫是也

考信編

卷三

辛卯

蓋皇蓋音割一作葛

姦姓諱權天皇時蓋蔑為東方之牧曾孫權受啓

皇之禪為天子都長葛在位百有九歲蔑汀連切草名或作

也

丙申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丁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戌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亥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子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丑六歲春正月作權天

天皇時蓋蔑佐吳英為旋蓋至是潤色之名曰權
天

石澗俞氏曰旋蓋之形如倚蓋權者度也度陽
消息盈虛之氣以定四時蓋蔑之蓋音割旋蓋之
蓋如字

壬寅七歲

癸卯八歲

甲辰九歲春正月作廣樂

蓋皇作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

考信編

卷三

辛丑

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

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

廣樂賁公桂切枹音瓦缶武桑從之賁梓鼓枹也

廬陵羅氏曰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

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

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

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

為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

出之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

一代之樂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

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
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
節隨形體灣蟻以為行疇怨以為賢託音乎聚俚
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開無懷
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

乙巳十歲

丙午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未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申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酉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考信編

三卷

三本

庚戌十有五歲

辛亥十有六歲

壬子十有七歲春正月興貨幣

蓋皇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
名之俗以熙熙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沉作滯通

而天下泰矣

癸丑十有八歲

甲寅十有九歲

乙卯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辰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巳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午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未二十有四歲

庚申二十有五歲

辛酉二十有六歲

壬戌二十有七歲

癸亥二十有八歲

甲子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丑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寅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考信編

三卷

三本

丁卯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辰三十有三歲

巳巳三十有四歲

庚午三十有五歲

辛未三十有六歲

壬申三十有七歲

癸酉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戌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亥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子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丑	四十有二歲	
戊寅	四十有三歲	
巳卯	四十有四歲	
庚辰	四十有五歲	
辛巳	四十有六歲	
壬午	四十有七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未	四十有八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申	四十有九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酉	五十歲	冬十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戌	五十有一歲	
丁亥	五十有二歲	
戊子	五十有三歲	
巳丑	五十有四歲	
庚寅	五十有五歲	
辛卯	五十有六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辰	五十有七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巳	五十有八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午	五十有九歲	冬十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未	六十歲	
丙申	六十有一歲	

丁酉	六十有二歲	
戊戌	六十有三歲	
巳亥	六十有四歲	
庚子	六十有五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丑	六十有六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寅	六十有七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卯	六十有八歲	冬十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辰	六十有九歲	
乙巳	七十歲	
丙午	七十有一歲	
丁未	七十有二歲	
戊申	七十有三歲	
巳酉	七十有四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	七十有五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	七十有六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	七十有七歲	冬十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丑	七十有八歲	
甲寅	七十有九歲	
乙卯	八十歲	
丙辰	八十有一歲	

丁巳	八十有二歲
戊午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未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	八十有七歲
癸亥	八十有八歲
甲子	八十有九歲
乙丑	九十歲
丙寅	九十有一歲
丁卯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巳	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	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	九十有六歲
壬申	九十有七歲
癸酉	九十有八歲
甲戌	九十有九歲
乙亥	百歲
丙子	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	百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	百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卯	百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	百有五歲
辛巳	百有六歲
壬午	百有七歲
癸未	百有八歲
甲申	百有九歲冬十月皇崩于白羽
蓋皇	禪天下于祝誦冬還白羽而崩壽百三十有一葬葛丘
石澗俞氏	曰蓋皇之後有葛氏漢葛興有蓋氏唐蓋嘉運有葛氏譌作天千家姓朱奉天運有權氏唐權德輿
祝皇	姪姓諱誦字子辭 <small>音和</small> 遂皇時祝融為火正嗣祝侯者三世誦其玄孫也受禪于蓋皇而有天下都于檜在位百有十歲
石澗俞氏	曰世本祝融為燧人氏臣在天皇之前子孫四世為火正祝誦受蓋皇之禪襲包羲之號為天子漢武氏石室畫象亦在伏羲後明是二人

路史乃合為一人謬矣

乙酉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丙戌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六歲

辛卯七歲春正月作祝續之樂

祝皇之世未有者與嗜欲無所造作皇師于廣壽

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敘是

考信編

三卷

聖一

世

以天下洽和萬民咸若於是聽弁州之鳴鳥以為

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

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

壬辰八歲

癸巳九歲

甲午十歲

乙未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十有五歲

庚子十有六歲

辛丑十有七歲

壬寅十有八歲

癸卯十有九歲

甲辰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考信編

三卷

聖三

戊申二十有四歲

己酉二十有五歲

庚戌二十有六歲

辛亥二十有七歲

壬子二十有八歲

癸丑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辰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三十有三歲

戊午	三十有四歲	
巳未	三十有五歲	
庚申	三十有六歲	
辛酉	三十有七歲	
壬戌	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	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	四十有二歲	
丁卯	四十有三歲	
考信編 三卷		四十四
戊辰	四十有四歲	
巳巳	四十有五歲	
庚午	四十有六歲	
辛未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	五十有一歲	
丙子	五十有二歲	
丁丑	五十有三歲	

戊寅	五十有四歲	
巳卯	五十有五歲	
庚辰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	六十歲	
乙酉	六十有一歲	
丙戌	六十有二歲	
丁亥	六十有三歲	
考信編 三卷		四十五
戊子	六十有四歲	
巳丑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	六十有九歲	
甲午	七十歲	
乙未	七十有一歲	
丙申	七十有二歲	
丁酉	七十有三歲	

戊戌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亥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	七十有八歲
癸卯	七十有九歲
甲辰	八十歲
乙巳	八十有一歲
丙午	八十有二歲
丁未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酉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	八十有七歲
壬子	八十有八歲
癸丑	八十有九歲
甲寅	九十歲
乙卯	九十有一歲
丙辰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戌	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亥	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	九十有六歲
辛酉	九十有七歲
壬戌	九十有八歲
癸亥	九十有九歲
甲子	百歲
乙丑	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	百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	百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	百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巳	百有五歲
庚午	百有六歲
辛未	百有七歲
壬申	百有八歲
癸酉	百有九歲
甲戌	百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壬子皇
祝皇東巡未返而遭疾崩于赤帝之宮壽百三十	
有允葬衡山之陽	
石澗俞氏曰祝誦治世以火施德故後人名其崩	

所為赤帝之宮其初與蓋皇同姓故以天下相授也祝皇之後有祝氏蘇氏祝宗氏祝蘇氏融氏宗皇

皇姓諱尊盧柏皇之八世孫也柏皇禪位于渾沌而子孫降為柏侯尊盧修幣禮賢天下宗之祝皇崩于南巡諸侯共尊為天子都蘄其良堂之陽在位九十有三歲

乙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丙子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考信編

卷三

四

戊寅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卯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六歲

辛巳七歲

壬午八歲

癸未九歲

甲申十歲

乙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丑十有五歲

庚寅十有六歲

辛卯十有七歲

壬辰十有八歲

癸巳十有九歲

甲午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考信編

卷三

四

戊戌二十有四歲

巳亥二十有五歲

庚子二十有六歲

辛丑二十有七歲

壬寅二十有八歲

癸卯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三十有三歲

戊申	三十有四歲	
巳酉	三十有五歲	
庚戌	三十有六歲	
辛亥	三十有七歲	
壬子	三十有八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	三十有九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	四十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	四十有一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	四十有二歲	
丁巳	四十有三歲	
戊午	四十有四歲	
巳未	四十有五歲	
庚申	四十有六歲	
辛酉	四十有七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	四十有八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亥	四十有九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子	五十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丑	五十有一歲	
丙寅	五十有二歲	
丁卯	五十有三歲	

戊辰	五十有四歲	
巳巳	五十有五歲	
庚午	五十有六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未	五十有七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申	五十有八歲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酉	五十有九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戌	六十歲	
乙亥	六十有一歲	
丙子	六十有二歲	
丁丑	六十有三歲	
戊寅	六十有四歲	
巳卯	六十有五歲	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辰	六十有六歲	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巳	六十有七歲	秋七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午	六十有八歲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未	六十有九歲	
甲申	七十歲	
乙酉	七十有一歲	
丙戌	七十有二歲	
丁亥	七十有三歲	

戊子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丑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寅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卯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辰	七十有八歲
癸巳	七十有九歲
甲午	八十歲
乙未	八十有一歲
丙申	八十有二歲
丁酉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戌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亥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子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丑	八十有七歲
壬寅	八十有八歲
癸卯	八十有九歲
甲辰	九十歲
乙巳	九十有一歲
丙午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未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六月皇崩于衡山

宗皇之為治也官天地府萬物苦天下之故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含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是歲南巡未返崩于衡山之齋宮壽百二十有一葬浮肺山之陰
石澗俞氏曰宗皇之後有宗氏尊氏盧氏尊氏尊氏其稱宗皇者言為天下之所宗爾
廬陵羅氏曰今藍田山尊廬之塚存焉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
陰皇
風姓諱寧天皇時陰康為土龍氏寧其九世孫也
宗皇崩天下共立之都華原在位九十有三歲
戊申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巳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丑六歲春正月作大舞
是時水漬不䟽陰凝而陽闕人鬱于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陰皇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教人抃躍以利導之是謂大舞

甲寅	二十有七歲	考信編 卷三
乙卯	二十有八歲	五十四
丙辰	二十有九歲	
丁巳	三十歲	
戊午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未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	三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	三十有五歲	
癸亥	三十有六歲	
甲子	三十有七歲	
乙丑	三十有八歲	
丙寅	三十有九歲	
丁卯	四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	四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巳	四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	四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	四十有四歲	
壬申	四十有五歲	
癸酉	四十有六歲	

甲戌	四十有七歲	考信編 卷三
乙亥	四十有八歲	五十五
丙子	四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	五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	五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卯	五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	五十有三歲	
辛巳	五十有四歲	
壬午	五十有五歲	
癸未	五十有六歲	
甲申	五十有七歲	
乙酉	五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	五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	六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	六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丑	六十有二歲	
庚寅	六十有三歲	
辛卯	六十有四歲	
壬辰	六十有五歲	
癸巳	六十有六歲	

甲子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戌	五十有一歲
己亥	五十有二歲
庚子	五十有三歲
辛丑	五十有四歲
壬寅	五十有五歲
癸卯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卷三 五十六	
甲辰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	六十歲
戊申	六十有一歲
己酉	六十有二歲
庚戌	六十有三歲
辛亥	六十有四歲
壬子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	六十有九歲
丁巳	七十歲
戊午	七十有一歲
己未	七十有二歲
庚申	七十有三歲
辛酉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亥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考信編 卷三 五十七	
甲子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丑	七十有八歲
丙寅	七十有九歲
丁卯	八十歲
戊辰	八十有一歲
己巳	八十有二歲
庚午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未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申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酉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戌八十有七歲

乙亥八十有八歲

丙子八十有九歲

丁丑九十歲

戊寅九十有一歲

巳卯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辰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秋八月皇崩于龍官

陰皇壽百二十有五葬于浮肺山之陰

石澗俞氏曰龍宮蓋土龍氏之故宮也其後有陰

氏黔氏康氏周陰不佞漢黔長生齊康絢皆其苗

考信編 卷三

裔云

巢皇

倉姓諱古史皇之十二世孫也陰皇崩天下共立

之都于壘在位百有二歲

辛巳元歲春二月皇即位

作屋廬

上古人多鳥獸之患棲木而巢巧則顛隕巢皇教

之編槿而廬緝藿而扉塼塗茨翳以違其禍屋廬

之始也按音謹木名謹音狄
廬簿也與音冥

壬午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未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申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戌六歲

丁亥七歲

戊子八歲

巳丑九歲

庚寅十歲

辛卯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辰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考信編 卷三

癸巳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午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未十有五歲

丙申十有六歲

丁酉十有七歲

戊戌十有八歲

巳亥十有九歲

庚子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丑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寅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卯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辰	二十有四歲
乙巳	二十有五歲
丙午	二十有六歲
丁未	二十有七歲
戊申	二十有八歲
巳酉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	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	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	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考信編 卷三 李	
癸丑	三十有三歲
甲寅	三十有四歲
乙卯	三十有五歲
丙辰	三十有六歲
丁巳	三十有七歲
戊午	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巳未	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	四十有二歲

癸亥	四十有三歲
甲子	四十有四歲
乙丑	四十有五歲
丙寅	四十有六歲
丁卯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巳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	五十有一歲
壬申	五十有二歲
考信編 卷三 李	
癸酉	五十有三歲
甲戌	五十有四歲
乙亥	五十有五歲
丙子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卯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	六十歲
辛巳	六十有一歲
壬午	六十有二歲

癸未六十有三歲	甲申六十有四歲	乙酉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丑六十有九歲	庚寅七十歲	辛卯七十有一歲	壬辰七十有二歲	癸巳七十有三歲	甲午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戌七十有八歲	己亥七十有九歲	庚子八十歲	辛丑八十有一歲	壬寅八十有二歲
---------	---------	------------------	------------------	------------------	--------------------	---------	-------	---------	---------	---------	------------------	------------------	------------------	--------------------	---------	---------	-------	---------	---------

癸卯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八十有七歲	戊申八十有八歲	己酉八十有九歲	庚戌九十歲	辛亥九十有一歲	壬子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九十有六歲	丁巳九十有七歲	戊午九十有八歲	己未九十有九歲	庚申百歲	辛酉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百有二歲春三月皇崩于盤宮
------------------	------------------	------------------	--------------------	---------	---------	---------	-------	---------	------------------	------------------	------------------	--------------------	---------	---------	---------	---------	------	-----------------	----------------

巢皇之為治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焉是歲禪位于上相無懷退處盤領之宮崩壽百三十有一葬盤領

廬陵羅氏曰巢皇之後有巢氏堯時巢父其裔也

懷皇

風姓諱無懷英皇之十五世孫也受巢皇之禪而為天子都河陽在位百有六歲

癸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甲子二歲

乙丑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三卷

六十四

丙寅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巳七歲

庚午八歲

辛未九歲

壬申十歲

癸酉十有一歲

甲戌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亥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子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丑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寅十有六歲

巳卯十有七歲

庚辰十有八歲

辛巳十有九歲

壬午二十歲

癸未二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申二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酉二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考信編

三卷

六十五

丙戌二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亥二十有五歲

戊子二十有六歲

巳丑二十有七歲

庚寅二十有八歲

辛卯二十有九歲

壬辰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巳三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午三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未三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申三十有四歲	丁酉三十有五歲	戊戌三十有六歲	己亥三十有七歲	庚子三十有八歲	辛丑三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寅四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卯四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辰四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巳四十有三歲	丙午四十有四歲	丁未四十有五歲	戊申四十有六歲	己酉四十有七歲	庚戌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亥四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子五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丑五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寅五十有二歲	乙卯五十有三歲
---------	---------	---------	---------	---------	------------------	----------------	------------------	--------------------	---------	---------	---------	---------	---------	------------------	------------------	----------------	--------------------	---------	---------

丙辰五十有四歲	丁巳五十有五歲	戊午五十有六歲	己未五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申五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酉五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戌六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亥六十有一歲	甲子六十有二歲	乙丑六十有三歲	丙寅六十有四歲	丁卯六十有五歲	戊辰六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巳六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午六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未六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申七十歲	癸酉七十有一歲	甲戌七十有二歲	乙亥七十有三歲
---------	---------	---------	------------------	------------------	------------------	------------------	---------	---------	---------	---------	---------	------------------	------------------	------------------	--------------------	-------	---------	---------	---------

丙子七十有四歲	丁丑七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七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卯七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七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七十有九歲	壬午八十歲	癸未八十有一歲	甲申八十有二歲	乙酉八十有三歲	丙戌八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八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八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丑八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八十有八歲	辛卯八十有九歲	壬辰九十歲	癸巳九十有一歲	甲午九十有二歲	乙未九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	------------------	------------------	------------------	--------------------	---------	-------	---------	---------	---------	------------------	------------------	------------------	--------------------	---------	---------	-------	---------	---------	------------------

丙申九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九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九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巳亥九十有七歲	庚子九十有八歲	辛丑九十有九歲	壬寅百歲	癸卯百有一歲	甲辰百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百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百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百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百有六歲春三月皇崩于溫宮	<p>無懷氏曰上聖頤天以盡象頤物以盡源頤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效靈五物耕<small>音</small>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遊理俾冥運易動而敷運化諸府乾坤在道日月相將天地興<small>音</small>日月與明<small>音</small>示<small>音</small>大<small>音</small>道各<small>音</small>彰<small>音</small>彰<small>音</small>泊性示元蒼生息<small>音</small>明祗大化行天地也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文刑甘食而樂君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是為無懷之</p>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是歲禪位于朱須退處單懷之宮崩壽百二十有八葬河陽

石澗俞氏曰單懷今河南懷慶府之孟于國晉文公朝襄王會諸侯于此春秋河陽之地也無懷都溫既禪位而崩於是人因號之曰懷皇其後有懷氏吳懷敘唐懷讓宋懷世

大皇 大音泰

風姓諱朱須天皇時大庭為居龍氏主屋廬其十六世孫曰朱須相懷皇受禪為天子都曲阜在位八十有二歲

考信錄

卷三

十一

巳酉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大皇即位以火紀亦曰泰氏

庚戌二歲

辛亥三歲

壬子四歲

癸丑五歲

甲寅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倭宗

乙卯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辰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巳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午十歲

巳未十一有一歲

庚申十二有二歲

辛酉十三有三歲

壬戌十四有四歲

癸亥十五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倭宗

甲子十六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丑十七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寅十八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卯十九有九歲

考信錄

卷三

十一

戊辰二十歲

巳巳二十有一歲

庚午二十有二歲

辛未二十有三歲

壬申二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倭宗

癸酉二十五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戌二十六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亥二十七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子二十有八歲

丁丑二十有九歲

戊寅	三十歲	
巳卯	三十有一歲	
庚辰	三十有二歲	
辛巳	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午	三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未	三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申	三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酉	三十有七歲	
丙戌	三十有八歲	
丁亥	三十有九歲	
戊子	四十歲	考信編 卷三 十三
巳丑	四十有一歲	
庚寅	四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卯	四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辰	四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巳	四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午	四十有六歲	
乙未	四十有七歲	
丙申	四十有八歲	
丁酉	四十有九歲	

戊戌	五十歲	
巳亥	五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子	五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丑	五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寅	五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卯	五十有五歲	
甲辰	五十有六歲	
乙巳	五十有七歲	
丙午	五十有八歲	
丁未	五十有九歲	
戊申	六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卷三 十三
巳酉	六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戌	六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亥	六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子	六十有四歲	
癸丑	六十有五歲	
甲寅	六十有六歲	
乙卯	六十有七歲	
丙辰	六十有八歲	
丁巳	六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午七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巳未七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七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

辛酉七十有三歲

壬戌七十有四歲

癸亥七十有五歲

甲子七十有六歲

乙丑七十有七歲

丙寅七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卯七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考信編

三卷

七十四

戊辰八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巳巳八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午八十有二歲春正月耆侯來朝

是歲諸侯畢朝少典之子耆侯軌教民稼穡天下

利之大皇命為上相

皇居于泰宮

大皇命耆侯攝政而正泰宮之宮日

位焉自天皇至大皇六姓十八

千四百三十有六年

石澗俞氏曰風姓者十天皇汝皇跡皇高皇朱皇

中皇啓皇陰皇懷皇大皇倉姓者二皇巢皇皇

姓者二柏皇宗皇栗姬

長女才一驪皇

妖姓者二蓋皇祝皇

君相相禪是時未以

皆襲包義

號則遵其法矣然王實燧人之子而父子異號

以是知其為君皆天下之民歸之而後立也天下

之民歸之然後諸侯宗之諸侯宗之斯尊為天子

而一統天下僅如後世里正鄉里共推一人以斷

曲直不得已而應之苟有能代之者則遂舍去而

復故吾焉自天皇以來有天下而不與非特舜禹

考信編

三卷

七十五

然也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墨翟之說蓋有所受之

也是時唯有治天下之勞而未有富貴尊榮之奉

是以得之也憂釋之也樂後世知富貴尊榮之奉

無欲不遂於是力求必得而臣有弑君子有弑父

者矣何者風氣日漓不可反朴人欲肆而天理滅

至此極也張蘊古曰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明乎此則知為矣

考信編三

考信編四

修學志

讀墳考

神農氏

人皇受禪于包羲氏。皇傳十有七世曰人皇曰

炎帝曰帝慶甲曰帝臨曰帝承曰帝奎曰帝明曰

帝直曰帝來曰帝居曰帝節董曰帝克曰帝戲音希

曰帝器曰帝鉅曰小帝止曰帝榆罔

人皇

姜姓諱軌字石年少典之子也母曰安登育于姜

考信編 典

水初少典氏國于伊繼于着故稱伊耆氏在位百

四十有二歲

石澗俞氏曰少典氏遂皇以來典阜之諸侯也娶

于有僑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長曰石年女登感

神于常羊而生帝于姜水之石室九井皆溢號烈

山氏亦例山氏亦準氏亦厲山氏亦賴山氏亦

麗山氏亦伊耆氏亦相氏亦炎帝氏身長八

七寸弘身牛額龍顏大

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期

而口家商殷

戲之事必以黍稷

元歲春正月

是時大皇禪位而天下歸之

陳天下諸侯遵太皇之而相

而即天子位焉

夏四月壬午朔皇即位

包羲氏祝皇太皇皆以火紀官神農氏因之春曰

大火夏曰維火秋曰西火冬曰北火中央曰中火

石澗俞氏曰人皇即位雖在四月其授民時曆必

首寅月至秦始皇變馬融三統出於織緯邪妄何足

取哉

初教民稼穡

上古民茹艸水之實食禽獸之肉而飲其血未知

耕稼皇乃因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始

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及為天子以耒耨之利

教天下於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以炮

以燔以為醴酪

壬申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公宗

癸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

甲戌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

乙亥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

丙子 六歲春正月制醫藥

是時民有疾病未知醫藥人自公泰壹小子曰

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徂落一氣復外耶

小子對曰天有九門中道長良稽太始說玉計

實妙木而正名之密半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

辨其君臣佐使釐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乃

作本草命儼貸季理色脉而人得以繕其生

南禺豐氏曰泰壹小子泰壹氏之後鬼吏薩十世

祖也為神農說太始天元玉冊文有十二篇神農

從其言乃磨唇鞭菱察色腥膏藥以救人命儼貸

考信錄 卷四

季岐伯祖之師也始理色脉而通神明對察和齊

摩踵訕告以利天下

丁丑 七歲春正月作筮法

人皇睹天皇書契八文包涵義理廣大悉備因而

重之名曰卦命泰壹小子折竹枝筮之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

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計於扚以象閏五歲平

閏再扚而成卦

北海鄭氏曰三古文天字三古字三古文水

字三古文火字何象形三古文雷字三古文風字

三古文山字三古文澤字則本象形而無會意焉

神農因此八文重為六十四卦如制筮法卦者掛

也取掛一之義

石澗俞氏曰路史通志皆云神農連山首良方

歸藏首坤非也據鄭成云天地水火雷風山澤

伏羲古文之序神農因而重之則亦首三三終三

而已其首良者夏之連山首坤者商之歸藏皆太

上所掌術案所變非義農聖人之制也

戊寅 八歲春正月作陶器

人皇謂木器液金器腥非所以顧萬民始教埴埴

考信錄 卷四

為釜鬲音尊壘音孟盎安衆之器而人壽豫若

己卯 九歲春正月作市

人皇令天下通遠邇之民聚水陸之貨日中為市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馬文簡公曰易大傳云神農日中為市取諸噬嗑

正謂遠邇異涂水陸異物以有易無濟其不通有

如頤中有物必齧而合也宋儒乃謂噬取市音噬

取合音者非蓋文王作易始有噬嗑之名神農止

以火雷重卦而已

庚辰 十歲春正月作太初曆

人皇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謂亂時不埴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閉拂君蒿辟尸隰以逃民害三朝具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闕謂之太初曆爰中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爲布帛相土傳居令人知所趨避乃命赤箕創抹鐵爲杵曰作鋤耨錢切飾切轉稍郭切捐居元切鰲井竈以濟萬民燿切玩盆益余救切剗音井映以蒸以卷音迷民始播食而不勝改同焉故設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充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耕不彊者無以養其生織不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無十倍之賈音有倍音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織力歸于上而功被于下歲守十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天毀地凶旱洩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奸邪不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巫陽主筮謹時祝古壘桴土鼓以致教於鬼神而上下達矣音

辛巳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午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未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申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酉十有五歲春正月制井地
人皇命白皐臣名父怪義度地紀畝與脉同水道審木方
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甄四海紀地形遠近山川
林藪所至而正其制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
賢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憾近國地廣而遠彌
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國土相望羆狗之聲相聞
考信編
以大用小繇中達外猶運指建瓴而王者以室以
家焉乃課工定地爲之城池以守之后歲省方觀
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獻功是時天下之民皆知
稼穡皇乃下令男子年二十爲夫八口爲家八家
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同四
同爲都一夫受田五十畝自食其力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皇與子柱並耕而食饗殄而治
丙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初祀天地于明堂
是歲神灋溢嘉禾生皇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

頒令始報祀天地并穀于合宮自是歲一行之

南畝豐氏曰合宮因合祀天地而名後乃更名曰明堂

丁亥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戊子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己丑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二十歲春正月作下謀之樂

考信編

合纂

七

是時淳鹵音作而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

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

年之詠以薦釐采是曰下謀制雅琴度帝切瑤瑟

以保合大和而閑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於

上下

秋九月祀明堂

辛卯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初大蜡

赤松子者賢諸侯也移老襄城人皇躬步微之至

則以為雨師剗剗音民民食形盡瘁而不顧每歲除

月蓋百種率萬民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故

祭司嵩山林川澤神祇在位而主先嘗享農及郵

表啜禽獸貌虎水防昆蟲而祀之曰土反其宅水

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宅堊命上鼓榛杖喪

殺施債切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

通以謹民財也惟不順成則厭禮而昏條風至則

合其無夫家者以蕃其民

壬辰二十有二歲夏四月大皇崩于魯宮

大皇既禪位于人皇退居曲阜是歲崩壽百三十

冬十月葬大皇于曲阜

考信編

合纂

八

癸巳二十有三歲

甲午二十有四歲秋七月皇子柱帥師征補遂八月

補遂子來朝音朝

補遂子不恭侮鄰國攘萬民人皇命子柱征之諭

以辭命補遂子來朝天下大服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丙申二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三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三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明堂

丁未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亥四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四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蠲

戊午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未四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五十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五十有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初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五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有四歲秋八月旦遷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五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十有二月大蜡

冬廿有二日大蜡
在六歲耕九月
初明堂

丁卯五十有七歲

冬十有二月大蜡

100

戊辰五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五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卷十有二月大蛇

庚子 六十一歲 春二月旦 二月十三日 冬十有二月大端

秋九月祀明堂

六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畝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日

癸酉六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考言編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日

甲戌六十有四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國子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六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宣統元年九月杳明望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八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九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九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九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九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九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九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九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九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九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百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百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百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百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百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百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百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百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百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未百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百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百有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百有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百有十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百有十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百有十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百有十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百有十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百有十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巳巳百有十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百有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百有二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百有二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百有二十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百有二十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百有二十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百有二十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百有二十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百有二十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卯百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百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百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百三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百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卷

九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百三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百三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百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百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百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百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百四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百四十有一歲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百四十有二歲皇巡守于南嶽

皇崩于衡宮

是歲皇南巡崩于衡宮之齋宮壽百七十有二皇

考信編

卷

十

子柱葬喪至自魯天下諸侯並釋位赴臨號哭

人皇襲九竅種九烈提挈形氣而搏掎乎剛胸以

竅領天下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條理不以物

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

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因天地之資而

與之和同仁任賢使能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當

是時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

不從化其俗樸重端慤有善而無惡虛素以公希

聖若退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忿爭而財足

無制令而民從惟無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徭

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

炎帝

諱柱人皇元子也母曰承桑氏七歲有聖德佐人皇歷俗原名百藥爰啓其人比種定利芟艾及寒盛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於疇殖百蔬區百穀別其疏邀深耕堅作以興歲天均時而地均利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人皇崩葬喪于衡山諸侯共尊爲天子稱曰炎帝在位六十有二歲

石澗俞氏曰或疑炎帝柱繼人皇而立家天下其

考信編

四卷

世

始於此與曰非也帝柱幼有聖德佐稼穡之功天下歸之蓋百年矣人皇崩於外未有傳子之命柱因葬喪至衡山而天下同心推戴尊爲天子亦猶栗亡而歸昆連也其後十四世皆然至參盧無道即歸黃帝矣

癸巳元歲春正月葬人皇于茶陵

諸侯會葬于茶川布衾陶櫬環之以薪不封不樹南禺豐氏曰茶川今湖廣長沙府茶陵州蓋譌茶爲茶也天子之墓曰陵始此

夏四月帝即位

炎帝爲衆所推即位于衡山

石澗俞氏曰稱帝始此皇甫士安云皇者始也帝主也蓋天皇人皇地皇繼天立極開物成務神人也故稱皇帝柱而下修德守成三宰天下聖人也故稱帝

甲午二歲

乙未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南禺豐氏曰是歲祀明堂而不蜡蓋人皇崩雖踰三年而哀未忘所謂喪期無數是也

丙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四卷

世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十有一歲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乙丑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丙寅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丁卯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癸酉	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甲戌	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乙亥	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丙子	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壬午	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癸未	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甲申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五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六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甲午六十有二歲秋七月帝崩于蒙宮 是歲帝崩于東蒙之宮 年百三十有五 炎帝之治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 其舊歷名山辨藥物關山壅土與穀帛化市廛民 無征役是以其人不佻不病民無黥切莫妄事審時 權宜老幼安里而無謝生之心西盪河原東濬海 涯 <small>音唇海</small> 南耀丹垠 <small>音北迄幽虛莫不來言</small> 來咨來姑	帝慶甲 盧陵羅氏曰炎帝柱亦稱烈山氏五帝以來稷之	考信編 卷 諱慶甲炎帝子也炎帝崩奔喪之諸侯立之在位 九十有二歲	石澗俞氏曰是時淳樸故雖天子稱名夏后猶然 商乃稱字周始定謚秦漢而降淫名溢美日盛一 日諂諛相襲而公道不明矣	乙未元歲春正月葬帝于東陵 諸侯會葬畢至即東蒙山為陵一如葬人皇之制 夏四月帝即位	丙申二歲	丁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	----------------------------	---------------------------------------	---	---	------	------------

戊戌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亥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酉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辛亥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丁巳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戊午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巳未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巳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卯	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六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六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六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七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七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七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七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七十有九歲秋八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八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八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八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八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辛酉 八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壬戌 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p>	<p>癸亥 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甲子 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乙丑 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丙寅 九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冬十月帝崩于蒙宮</p> <p>帝慶甲冲和慈惠守人皇炎帝之道無易是歲崩</p> <p>壽百二十有五</p> <p>帝臨</p>	<p>諱臨炎帝之子帝慶甲之弟也母曰聽跋慶甲崩</p> <p>諸侯共立之在位九十有一歲</p> <p>丁卯 元歲春正月葬帝慶甲于蒙山</p> <p>夏四月帝即位</p>	<p>戊辰 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	--	---	------------------------------------	---	---	--	--	---

<p>己巳 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庚午 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辛未 五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p>	<p>壬申 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癸酉 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甲戌 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乙亥 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丙子 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丁丑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戊寅 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p> <p>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己卯 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p> <p>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庚辰 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p>	<p>辛巳 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p>
---	--	---	-----------------------------------	-----------------------------------	-----------------------------------	-----------------------------------	-----------------------------------	--	--	--	---	-----------------------------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small>考信編 卷一</small>	丁亥 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二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二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二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壬辰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三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三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三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三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壬寅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四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四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壬寅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四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五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五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壬戌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五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六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	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巳	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癸酉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六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六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卯	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七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七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七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一 聖王	巳丑八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八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八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八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八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臨在位祗脩德勤天下咸服是月崩壽百三十有二	考信編 卷一 聖王	石澗俞氏曰外紀合人皇炎帝爲一人謂帝臨魁	炎帝之子而不知有炎帝柱帝慶甲羅仲源辨之	是也蓋炎帝柱爲人皇元子見戴記祭統而帝慶	甲帝臨皆帝柱之子也臨之子爲帝承承之子爲	帝明明之子爲帝直直之子爲帝來來之子爲帝	奎皆守成之賢君故雖未定立子之法而天下共	立之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非灼	見天道之精微不能道也	帝承	諱承帝臨之子也在位六十有六歲
---------	---------------	---------	---------------	---------	---------------------	---------------	----------	-----------------------	-----------	---------------------	---------------------	---------------------	---------------------	---------------------	---------------------	---------------------	------------	----	----------------

戊戌	元歲春正月葬帝臨于羽山	
夏四月	帝即位	
巳亥	二歲	
庚子	三歲	
辛丑	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二月大蜡	
巳酉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二月大蜡	
庚戌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二月大蜡	
乙卯	十有八歲春正月初行貢法	
帝承	因民之仍發虛土監賈區儲侍廢舉以符其	
詭	蓋百五而始收於是貢胥之法行焉	
石澗	俞氏曰人皇炎帝竝耕而食饗餐而治至是	
始	爲貢法使君子得以專心政教野人稍出羨餘	
以	養君子然百取其五亦甚涼矣羅仲源乃云帝	
承	之後無聞蓋本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之說雖似	
迂	談亦足以爲後世暴君汚吏之警矣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	二月大蜡	

丁巳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四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p>癸巳 四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甲午 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p>	<p>十有二月大蜡</p>
<p>乙未 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丙申 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丁酉 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戊戌 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己亥 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庚子 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辛丑 四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壬寅 五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癸巳 五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p>	<p>十有二月大蜡</p>
<p>甲午 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乙未 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丙申 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丁酉 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戊戌 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己亥 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庚子 五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辛丑 五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p>		<p>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二月大蜡</p>
<p>壬寅 六十歲秋九月祀明堂</p>		<p>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p>	<p>十有二月大蜡</p>

成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三

癸卯六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承壽九十有八

帝奎

諱奎帝承之子也在位九十有二歲

南陽豐氏曰奎路史作魁從世本作奎

甲辰元歲春正月葬帝承于羽山

夏四月帝即位

乙巳二歲秋八月質沙殺其大夫箕文

質沙子始者海為鹽以富強抗神農氏大臣諫者

囚之箕文又諫殺之

丙午三歲夏五月質沙亡

諸侯請討質沙帝曰予一人不德質沙何辜於是

質沙之民自縛其君而來歸

南陽豐氏曰質沙外紀作夙沙春秋傳齊靈公嬖

臣夙沙衛以叛莊公誅之即夙沙子之後裔國在

安邑東十里

秋九月祀明堂

丁未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考信編

卷三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二月大蜡

戊申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戊午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丁卯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卯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丑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丁酉	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戊戌	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己亥	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庚子	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辛丑	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五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六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丙午	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丁未	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戊申	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己酉	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庚戌	六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六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六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	有二月大蜡	

乙卯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七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七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七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七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七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八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九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九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帝奎祗修德政以綏質沙諸侯說服於近四海之外夷貊萬國莫不來賓是冬崩于玄堂之介室壽

百十有八

石澗俞氏曰帝奎常承之子修德以服天下故傳十世而不替羅仲源謂承後無聞何所據乎玄堂介室蓋將蜡而齋遂遭疾而崩爾

帝明

諱明帝奎子也在位五十有一歲

乙亥元歲春正月葬帝奎于蒙山

夏四月帝即位

丙子三歲

丁丑三歲

考信錄

卷八

奎

戊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丑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考信錄

卷八

六十四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亥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一月大蜡

考信端

四卷

空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雩

壬寅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大蜡

甲辰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下米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四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十有二月大蜡

國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考信編

四卷

卒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三十有七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三十有八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乙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	------------------	------------------	---------------	--------------------	---------------	---------	---------------	---------	---------------	---------	---------------	---------	---------------	---------	------------------	-------------------	----------------	-------------------	------------------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崩于蒙宮	帝明壽八十有一	石澗俞氏曰帝明至鉅蓋皆守成之賢君也天下戴人皇炎帝之德其子孫不必神聖但中才以上即尊為天子至榆罔始替外紀帝明四十九年今從世本	考信編 卷八					考信編四終
-------	------------	---------	--	--------	--	--	--	--	-------

考信編五

讀墳考

四明後學社

神農氏

帝直外紀通志作帝宜或曰宜帝直之子今從世本路史

諱直帝明子也在位四十有五歲

丙寅元歲春正月葬帝明于蒙山

夏四月帝即位

丁卯二歲

戊辰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考信編 卷五

己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考信編 卷五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戊子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庚寅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直壽八十	考信編 五
帝釐釐力移切	諱釐字來帝直之子也在位四十有八歲
亥元歲春正月葬帝直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壬子二歲	癸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丙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十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十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十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十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十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寅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雩

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玄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帝釐將大蜡齋于玄宮右介而崩壽八十有一	帝居	諱居字宗帝釐之子也母曰桑水氏在位四十有二歲	己亥元歲春正月葬帝來于東山	石澗俞氏曰帝來之塋世本稱字蓋漸近於文矣	夏四月帝即位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巳酉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	二十有六歲秋八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巳帝崩于西宮	
帝居祭畢而崩壽七十有五		
帝節薨		
諡節薨字元敷 <small>一作帝居之子也在位三十有九</small>		
壬午元歲薨帝宗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癸未二歲		
甲申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酉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巳	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午	十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乙未	十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十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十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戌	十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亥	十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子	十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丑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寅	二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二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辰	二十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乙巳	二十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二十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二十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申	二十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酉	二十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戌	二十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亥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崩壽七十有五

壬申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十有四歲夏四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癸未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六蜡

乙未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七月帝崩于蒙山

帝克壽七十有二

帝戲戲音希

諱戲字虞帝克之弟帝元敷之少子也在位三十

有二歲

甲寅元歲春正月葬帝衷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癸卯二歲

甲辰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乙卯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丙辰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明堂		
丁巳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戊午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甲子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明堂		
丙寅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丁卯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八月帝崩于蒙宮		
帝祔壽七十有六		
帝器		
諱器字冲帝祔之弟帝數 <small>一作</small> 之少子也在位五十有八歲		

癸酉	元歲春正月帝巡守于東山	冬十有二月大蜡
夏四月	帝即位	
甲戌	二歲	
乙亥	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子	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一	
己卯	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	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甲申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乙酉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	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庚寅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考信編	卷一	
辛卯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壬辰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	大蜡	
甲午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	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戌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子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寅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甲辰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丙午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酉	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亥	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癸丑	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乙卯	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五十有四歲秋九月初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	-------------------------------------	-----------------------	-----------------------	-----------------------	-------------------------	-------------------------	--------------------------------------	--------------------------------------	-------------------------------------	---------------------------------------	--------------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戊戌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亥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考信編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巳酉三歲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象宮	帝壽六十有九	帝止	諱止字孺帝鉅之子也在位五歲	辛亥元歲春正月帝巡守于東山	考信編	夏四月帝即位	帝止早慧故諸侯立之爰命封鉅為相	按封鉅名犯先帝諱上古太朴之世未立謚法廟諱無耳	壬子二歲	癸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帝崩于衡宮
---------	---------------	---------	----------------	--------	----------	--------	----	---------------	---------------	-----	--------	-----------------	------------------------	------	------------	---------------	--------	---------	---------------	-------

帝年十六而即位二十有一南巡未返而崩是稱小帝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幼弱之君在位日淺故號小帝是也然謂為帝戲所生則非當從世本

帝榆罔

諱榆罔字參盧帝居之曾孫也小帝崩于外榆罔自立在位五十有五歲

石澗俞氏曰世本帝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克生榆罔克崩而諸侯戴戲榆罔不得立蓋幼而失德已形也至是小帝南巡崩而無嗣榆罔於是稱

帝諸侯終莫之與以至於亡

丙辰元歲冬十月葬小帝于東山

榆罔為政東急好乘人而鬪其捷諸侯咸貳八蜡不遠爭乃廢

南陽豐氏曰榆罔雖克之子而以失德見廢是匹夫耳乃乘間而稱帝上無先君之命下非諸侯所推是不能正其始而爭端所由起也矧自立於乙卯之秋而葬小帝於丙辰之冬尤為非禮矣

丁巳二歲

戊午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巳未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申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戌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亥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子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丑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寅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丁卯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辰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巳巳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午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未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申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亥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子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丁丑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寅二十有三歲春三月大水至于冬十有二月

巳卯二十有四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十有二月	庚辰二十有五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十有二月	辛巳二十有六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十有二月	壬午二十有七歲秋七月有星孛于西方	癸未二十有八歲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至于冬十一月	甲申二十有九歲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至于冬十一月	乙酉三十歲春正月太白經天至于冬十有二月	丙戌三十有一歲春正月太白經天至于秋八月	榆罔分政二卿命蚩尤字于小瀨以臨西方德不能御於是水災四歲彗見西方太白經天九載之間天下愁怨年穀不登祀典皆廢	九月蚩尤以阪泉叛	蚩尤封阪泉九年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鵠又姦宄奪其矯虔有弗從者作剽刳椽黥五虐之刑以威之於是滅國三十有二	丁亥三十有二歲春蚩尤滅汲	人皇封其曾為汲伯千二百年而蚩尤滅之	戊子三十有三歲秋蚩尤滅天靈	天靈侯望姓之國八千有餘歲而蚩尤滅之	劉丑三十有四歲蚩尤滅居方
---------------------	---------------------	---------------------	------------------	------------------------	------------------------	---------------------	---------------------	---	----------	--	--------------	-------------------	---------------	-------------------	--------------

居方子慎姓之國七千歲而蚩尤滅之	庚寅三十有五歲春蚩尤滅岳 冬蚩尤滅皇	岳侯皇伯之國皆封於天皇之世歷二千年而蚩尤滅之	辛卯三十有六歲秋蚩尤滅合維	合維侯傳百世有國九千年而蚩尤滅之	壬辰三十有七歲春蚩尤滅赤	初人皇封赤松子于襄城子爵十有二世千二百年而蚩尤滅之	癸巳三十有八歲夏蚩尤滅胡	胡曹作衣人皇封之子孫嗣伯十世蚩尤滅之	甲午三十有九歲春蚩尤滅祝	誦皇之裔為祝侯二十有四世蚩尤滅之	冬蚩尤滅栗	栗陸之後尚為侯爵至是乃滅	乙未四十歲秋蚩尤滅陽 冬蚩尤滅權	蚩尤滅二國殺陽侯權侯	丙申四十有一歲夏蚩尤滅紀	紀侗封於天皇其裔嗣侯為蚩尤所滅	冬蚩尤滅金
-----------------	--------------------	------------------------	---------------	------------------	--------------	---------------------------	--------------	--------------------	--------------	------------------	-------	--------------	------------------	------------	--------------	-----------------	-------

<p>蚩尤滅金提之國殺其二十三世孫之嗣侯者</p> <p>下國四十有二歲春蚩尤滅東里</p> <p>東里子之後妘姓子爵至是為蚩尤所滅</p> <p>秋蚩尤滅白</p> <p>白阜作地圖入皇侯之蚩尤滅其裔孫</p> <p>戊戌四十有三歲夏蚩尤滅泰壹</p> <p>泰壹子世為筮師蚩尤滅之</p> <p>己亥四十有四歲春蚩尤滅成 秋蚩尤滅畢</p> <p>二國入貢於榆罔蚩尤惡其不附已也滅之</p> <p>冬蚩尤滅明</p> <p>考信編 卷一</p> <p>明伯善於成畢蚩尤怒而滅之</p> <p>庚子四十有五歲春正月包侯伊侯泰侯帥師征阪泉</p> <p>泉</p> <p>三月包侯伊師泰師敗績于空桑</p> <p>秋蚩尤滅伊 冬蚩尤滅包</p> <p>三師大敗包侯伊侯皆隕于社</p> <p>辛丑四十有六歲春三月蚩尤入寇帝出居于涿</p> <p>夏四月蚩尤僭號</p> <p>蚩尤既滅伊包乘勝攻榆罔于空桑逐之自稱炎帝</p>

<p>秋蚩尤滅泰</p> <p>大庭氏之裔奉帝命會包伊征蚩尤不克蚩尤滅其國殺其君</p> <p>冬蚩尤滅焱</p> <p>焱氏之裔大庭之與國也蚩尤并滅之</p> <p>壬寅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來朝</p> <p>南陽氏曰榆罔自立而不德諸侯莫之與故其失國亦莫之救獨熊侯率蜀山氏朝之此聖人以終受天命也歟</p> <p>癸卯四十有八歲春正月帝居于涿</p> <p>考信編 卷一</p> <p>秋熊侯蜀侯帥師征阪泉</p> <p>師圍空桑不克</p> <p>石澗俞氏曰空桑榆罔之宇也蚩尤既逐榆罔遂據空稱炎帝</p> <p>甲辰四十有九歲春正月帝居于涿夏蚩尤侵熊</p> <p>蚩尤帥小瀨之兵攻熊大敗而退</p> <p>乙巳五十歲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朱侯饒侯</p> <p>穰侯燧伯婁伯瞿伯利子承桑子來朝</p> <p>熊侯率九國來朝謀復征阪泉告于明堂而退</p> <p>秋蚩尤侵蜀 蚩尤滅利遂滅婁</p>

蚩尤攻蜀不克，利子婁伯救蜀，蚩尤敗其師，執其君，殺之二國，遂滅。

國五十有一歲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導江

導江子蜀與國蚩尤滅之

秋蚩尤滅饒 冬蚩尤滅穰

饒侯侯救導江師敗見滅

丁未五十有二歲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瞿

瞿伯饒穰之與國故見滅

考信編

卷

聖

戊申五十有三歲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燧伯

廣成子華胥子質沙子承桑子來朝

諸侯三朝定滅阪泉之策

秋蚩尤滅燧

燧人氏之後歷二千年而見滅

巳酉五十有四歲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質沙

冬蚩尤入涿

蚩尤攻榆罔榆罔出奔陳

庚戌五十有五歲春正月帝及熊侯陳侯蜀侯朱侯

懷侯赫伯巫伯伯伯露伯廣成子廣壽子承桑子內
出子東戶子金牟彭城

榆罔在陳陳侯爲之告於諸侯以帝命致禪于熊
諸侯相率而朝焉

二月熊侯征阪泉

熊侯暨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溫攻蚩尤于涿

秋九月蚩尤伏誅

蚩尤者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而蚩尤好

兵頓戟一怒併吞無親九隅無遺熊侯征之九戰

而不下詢之侁胥乃設五旗五軍四面攻之三日

考信編

卷

聖

世

而後得志執蚩尤轡之名涿鹿曰絕轡之野縣其

髮於旗竿以爲毒漆其頭以爲尊命天下金鑄尊

壺皆狀蚩尤面目以爲貪虐之戒

熊侯尤滅蚩尤退就國于彭城諸侯從而朝之於

是奉榆罔于涿以天子養之終其身求三十二國

之後而復之天下大說

石澗俞氏曰蚩尤兄弟八十人蓋總從兄弟及再

從三從而言非必一父一母所出也或曰絕轡之

野即空桑之地

王南陽豐氏曰巳義氏泰皇嘉神農氏人皇稼穡之

功舉以為相禪天下帝王高致尚矣榆罔見逐於蚩尤求救於地皇而讓位非泰皇之比然能捨去以推大聖得享天子之養以終身又豈迷而不復者所可同語哉常熟金氏諸史會編乃書黃帝及炎帝戰于涿鹿不知是時蚩尤自稱炎帝而逐榆罔據涿鹿謂地皇奪天下於榆罔之手其誣罔甚矣

自人皇受禪於泰皇傳十六帝而至榆罔蚩尤叛而廢之凡九百有七年

石澗俞氏曰外紀通志謂神農止五百年路史據

考信編

卷五

四十一

尸子呂覽自柱至榆罔十七世皆稱炎帝九百餘歲當以世本為定

考信編五終

考信編卷六

讀墳考

四明後學杜思編

有熊氏

姬姓其先少典當神農之世為諸侯自地皇受禪于榆罔有天下都彭城傳十世曰地皇曰黃帝曰帝鴻上帝品曰帝昌意曰帝公孫曰帝僖作一

曰帝休曰帝格曰帝魁

石澗俞氏曰外紀路史合地皇黃帝帝鴻帝公孫為一人又合帝僖帝休為一人而遺帝品昌意帝

考信編

卷六

一

格謂有熊氏止四世非也今考三墳世本正之

地皇

諱帝字玄律母曰吳樞孕二十有四月而產皇于壽丘上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初嗣父為熊侯神農氏衰蚩尤逐參盧參盧弗能征乃帥諸侯禪于有熊皇乃較其徒旅以遇小瀨而弭災年三十有七戮蚩尤于中冀於是炎帝諸侯咸進委命尊皇為天子在位百九十有六歲參盧炎帝榆罔之字

盧陵羅氏曰吳樞名符葆一作符寶或曰附寶電

光統斗感而懷如玄律生而紫氣充房身逾九尺
附函挺朶修髯化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小典氏
沒嗣爲能侯并謀蕪智明法天明四方服之

石澗俞氏曰宰我謂黃帝三百年通志百年今以
世本爲定

辛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是時不慶雲之瑞以雲紀爲雲師而雲名乃立四
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
以之共理而視四民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
準斥鴆治決法五聖道級闕紀補闕地典州絡七

考信編

六卷

二

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

皇如露 露即露古作露

地皇築宮于露以奉參盧歲一朝音焉

諸侯來 于露

地皇在露諸侯朝焉亦朝參盧而退

皇至自露

地皇朝參盧而返居于陳

南禹豐氏曰地皇盡禮於舊君如此此所以爲聖
人之盛德也歟

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地皇仍包羲五載巡守而創六年五服一朝于京
師之制

命伊侯

地皇受禪凡諸侯之滅於蚩尤者皆求其後而復
之伊侯之子亡命在露遂首封焉

三月命包侯 命恭侯

參盧十五年包侯恭侯伊侯皆以勤王而滅故
並封之

夏四月制章服

初人皇命胡曹作衣始爲紡織至是地皇命伯余

考信編

六卷

三

辯章服天子冕十二旒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以五

采繪而爲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五絲繡而爲

裳鎮圭赤市音赤舄諸公九旒九章桓圭諸侯七

旒七章介圭伯五旒五章蒲璧子男三旒三章穀

璧天子三公視諸侯卿視伯大夫皮弁緇衣紫袍

三章狐裘魚須笏皆紅市紅絲履士綦弁玄端素

韠槐笏華履庶人藁笠緇撮葛衣緇袍巾履

夏五月命焱侯

蚩尤攻泰氏焱氏救之見滅勤王故也地皇復封

其子

六月命燧伯

燧人之後朝於參廬救焱氏蚩尤滅之至是並之

秋七月制宮室

地皇以巢氏以來使民有屋廬尚朴陋乃命匠石

建宗廟立朝廷門堂室寢之制悉備告於天下諸

侯大夫士庶人效法焉

八月命皋里子

地皇嘉東里子之忠而栗程之無道也得其仍孫

復之

九月祀明堂

考信編 卷六

冬十有一月作調歷

地皇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

五事命鬼音九史音丘占星闕苞授規正日月星辰

之象音九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音常儀音義

占月車區占風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

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

日而定之以納音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

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史音丘曰上下周紀其

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

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

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

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

欽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

十有一月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見

侯問於鬼史音丘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

迎日音九策造十六神歷積斜分以置閏配甲子而

設節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又命隸首定數以率其

美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於是始有天

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有

忠信神是以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範十有

二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

鳳皇巢于阿閣

地皇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

平未見鳳皇惟思其象夙夜晨興乃召天老而問

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頭

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

扶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

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住即文始來即嘉成

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天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

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
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
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地皇曰於戲允哉
朕何敢與焉於是地皇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
宮鳳乃蔽日而至地皇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
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于東園集于梧
桐食其竹實沒身不去

按陸璣詩疏曰鳳皇神鳥莊周謂之鵬古文雄曰鳳字

鳳雌曰皇東青曰鸞南赤曰鷩鵬西白曰鸛鵒北

玄曰鷖中央五色備曰鳳皇百鳥之長也棲崑崙

考信編

卷六

六

之類食必竹實飲必醴泉天子有道則來儀於中

國莊子云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蓋即鳳也

定鍾律

地皇命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比黃鍾
之音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爲六律六呂候氣之
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
變推律呂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十有二月大蜡

二歲春正月皇如露

地皇再朝於參盧

二月命陳侯

始參盧奔陳陳侯爲之告於諸侯而會於彭城遂
滅蚩尤地皇嘉其功命爲東方之伯

三月皇親籍于壽丘

地皇在洛豫若天令音去令音平人知禁風后善

乎伏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柏常審於地利

以爲常平地敵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奢龍爲土師

庸光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一作理乃勞農

考信編

卷六

七

皇親耕于籍田皇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配

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下教曰聲禁重音去重音去色音去

禁重香味禁重宮室禁重國無衰教中無淫貨地

無墮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

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

廢情鳥獸豺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

夏四月皇后親蠶于壽宮

皇后西陵氏始親蠶以給郊廟之服

五月皇巡守于三嶽

命祝候權候陽候栗候

四國爲蚩尤所滅是歲地皇至衡山求得其後皆復之

六月正姓氏

地皇正名百物明民共與俱財而定氏族氏族定而繫之姓庶姓別於上而戚殫於下昏嫺不可以通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

作咸池之樂

地皇命榮鍤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調政之緩急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乃廣宮室壯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

考信編

卷六

八

秋九月祀合宮

地皇更明堂曰合宮以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祇而父熊侯毋吳音去聲享于左右用盛樂焉祭畢皇朝禹民采其言以通四方之志

石澗俞氏曰昊天西方秋成之帝主宰一時者也
有父道焉地載萬物有母道焉萬物受氣於天地人成形於父母故以熊侯毋吳配享天地周公宗祀文王本於是爾

冬十有一月初祀于圓丘

地皇始作圓丘以祀皇天上帝天子皮弁大裘以

禮之器用陶匏牲用獷於是天神地祇人鬼咸受秩焉

石澗俞氏曰皇天上帝統體之天也日月星辰四時寒暑皆天神之類也獄瀆山川城隍社稷皆地祇之類也先聖先師國殤郡厲皆人鬼之類也天無所不覆亦無物不體以其尊言之雖地未可以並列以其大言之雖殤厲亦得霑餘之澤即郊外丙巳之地就山丘高處埽地而不壇以祀皇天而不設主天子降從大夫之服九拜獻玄酒燔柴而退稍下東面北上爲壇設地祇之主諸公禮之又其下左設天神之類右設地祇之類諸侯禮之又其下祀先聖先師大夫禮之山麓最下之地祀殤厲則庶人之在官者禮之所以然者圓丘祀統體之天尊之也配以所自出之祖亦所以尊之也合宮祀一時之帝地祇並列親之也配以本生之父母亦所以親之也聖人制禮之精義如此

十有二月大蜡

三歲春正月皇如露

地皇朝參虞乃至自露

立史官

初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執青也直筆無隱遺以繩其躬大撓沮誦孔甲其選也

作丹書

地皇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邛然神藥音如水貌形如冰飲之意用作戒于丹書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施舍在心平

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

私用試其上下標度量以割其下下一日百戰

命天靈侯岳侯合維侯汲伯居方子胡子

六國滅於蚩尤地皇求得其後皆復之胡伯後至

考情編

卷

十

降為子

作內經

地皇親事法官觀八極而建五常謂人之生負陰

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

昏幽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

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雷公而內經作謹侯其時

著之王版以臧靈蘭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音秋孟

餌音煎煎音管管音刺刺音七治而人得以盡年

夏五月初祀大音一方澤

地皇於夏至之辰始為方澤以祀地祇而王社繼

清鎮山川數原街附焉

石澗俞氏曰音下之地是為太社其天子畿內

之地則曰王社

秋八月皇巡守音西西嶽

命蜀侯

蜀山朝貢于熊地皇率之以朝參盧遂以師從滅

蚩尤至是又朝于華山命為西方之伯

命饒侯穰侯婁伯瞿伯利子道江子

六國皆蚩尤所滅蜀侯以其子見皆命而復之

九月祀合宮

考情編

大卷

十一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立五祀

始祀中霤門行竈戶自天子達乎大夫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命成伯畢伯明

蚩尤怒三國之朝參盧也滅之地皇北巡皆命之

于恒山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五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命紀侯金侯白侯泰壹子赤子質沙于	地皇至嵩山凡蚩尤所滅之國皆復之天下大說	皇至自嵩山	地皇還京師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諸侯畢朝于京師始定六年五服一朝之制地皇	遂帥之以如露	皇如露諸侯會于柏谷	地皇以諸侯朝參盧成禮而先歸諸侯就柏谷山	為會以明四方之禁	南禺豐氏曰周制時會以明王禁本於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八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九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十歲春正月皇如露皇至自露	夏五月神農氏帝榆罔崩于露	參盧壽九十有五	皇如露	地皇奔參盧之喪欽以天子之服服斬衰三年	冬十月諸侯如露	地皇遣使召天下諸侯畢集于露以會參盧之葬	十有一月葬帝參盧于柏陵	地皇以天子之葬參盧於柏谷名之曰陵	十有二月皇至自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皇還京師三年之內巡守祀典皆不舉

制喪禮

地皇始命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制
臘十二一曰斬衰苴杖二年臣爲君子爲父父沒
長孫爲其祖婦爲舅妻爲夫妾爲君爲人後者爲
所後之父母二曰齊衰削杖三年子爲母父沒長
孫爲其祖母父爲長子之爲後者臣爲后夫人婦
爲姑妾爲小君三曰齊衰杖期諸孫爲祖父母父
在子爲母父母亡夫爲妻爲人後者爲所生之父
母四曰齊衰不杖期兄弟之子爲伯叔父母弟之

考信編

卷六

十四

爲師父母在爲妻爲兄之爲父後者爲人後者爲
所後之祖父母女之嫁者爲其父母爲同產之兄
弟爲在室之姑姊妹父爲衆子及女之在室爲兄
弟之子女爲祖父母姊妹相爲服女適人者爲其
母妾爲君之父母
爲其子及其衆子五曰斬衰九月父母祖父母皆
亡曾孫爲其曾祖婦如之六曰齊衰九月父
母祖父母皆亡曾孫爲其曾祖母婦亦如之爲人
後者爲所後之曾祖父母七曰大功九月爲從父
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孫男及孫女之在室者
爲女之適人者爲姑姊妹兄弟女之適人者爲兄

弟之子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

子爲伯叔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
後者爲本生伯叔父母及同生兄弟及姑姊妹之
在室者舅爲子婦及兄弟之子婦衆婦爲夫之祖
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女之適
人者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之舅姑八曰齊衰五
月曾孫爲曾祖父母女爲曾祖父母爲人後者爲
所後之曾祖父母九曰小功五月從曾孫爲從祖
之父母及從祖之姑之在室者從孫爲從祖父母
及從祖姑之在室者爲從祖兄弟之子及姊妹之

考信編

卷六

十五

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
子爲母之父母兄弟爲姊妹之子爲從母爲庶母
之養已者爲兄弟之妻女爲兄弟之妻婦爲夫之
兄弟及其兄弟之妻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外祖父
母十曰齊衰三月玄孫爲高祖父母玄孫女爲高
祖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高祖父母族人爲宗
子及宗子之母若妻十一曰緦麻三月爲族曾祖
父及族曾祖姑之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
父及族祖姑在室者爲族父族姑之在室者爲
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孫及女

之在室者為從祖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曾祖
為曾孫高祖孫為外孫為從母兄弟姊妹為
姑之子為妻之兄弟為朋友之同師者十二曰袒
免師為弟子為朋友之不同師者素布之冠深衣
卷音捲其領彌月而釋又創置依設鬱律說青鳥記
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於是吉凶喪葬之禮靡
不備矣

辛酉十有一歲

壬戌十有二歲

癸亥十有三歲

考信編

未卷

去

夏四月諸侯來朝

五月祀方澤

諸侯除喪畢朝于京師遂助祭焉

石澗俞氏曰是歲當六年一朝之期以參廬之喪
必釋服而畢集適遇將祀方澤遂留助祭也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甲子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十有五歲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十有六歲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地皇在位十有五年嘉天下之戴已乃再巡守陟

王屋而受丹書封東山而奉中黃策大面而禮竈

生入金谷而咨子心訪大恢於臬次即神牧於襄

城自是養性愛民而不戰朱宣起而謀之自稱白

帝皇乃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

考信編

卷

七

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寇邪今

處民萌明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

四軍滅白帝

朱宣伏誅

皇至自西征

地皇既平朱宣即還京師告至于廟還音旋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丁卯十有七歲春三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命岐伯帥師征獯鬻

獯鬻寇涿鹿岐伯敗之于釜山地皇還京師

石澗俞氏曰地皇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以喪參盧

不祀不巡守十三年哀未忘十六年西征十七年

北征皆念疲民故雖祀天地而八蜡未通也

皇至自北征

戊辰十有八歲春正月皇居于陳

二月皇如岐

考信編

六卷

十八

夏四月命岐伯

地皇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于

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獯鬻合符于釜山邑于涿鹿

之阿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志戰必危矢

以仁義擾以禮信故投之死地而後生知彼知已

故無敵於天下於是以前師兵為衛遷徙無常所五

十有二戰而天下大服乃定都于陳師于太填學

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引戰而歸訪於治道

於是申命封伯為丞丞鬼容容盧為相相力牧為將而

周昌輔之太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伯先為司

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命揮作弓夷牟造矢

岐伯作鼓吹二擊柝備不速客命亡夷為帝車

大輅命馬皇師皇為牧正臣該服牛而軍政備矣

法乾坤以正衣裳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褱衣袷

展以為內服端璧瑞以奉天戒珩牙以燿武是以

衣裳所在而凶惡不起命孺孩通道路正里候命

風后方割萬里畫堦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

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

市市有館以俟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茹豐達命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經土設井以塞爭

考信編

六卷

九

端立步制晦以防不足始立成均之教建庠子之

官以主胄子皇不就物不違害職道義經天地別

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武勝殘

而百姓以濟紀人倫叙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

是故法令明而上下無郵不章功不揚名民不習

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

時若人無天狂物無疵疢虎豹不妄噬驚鳥不妄

搏海不揚波山不愛寶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

苑囿嘉禾為禾芝受圖景雲景星見于天焦明

解薦集于地是以九羸仰化諸此貢職揚表鉅壺

貫胃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靈度四方乘
龍而巡東海凡凡山西逾龍疑并北南入江內
涉熊湘北屈浮碣南臨玄毫乃開東苑祓中宮薦
羣神作清角樂大合而樂音之鳴鶴翱翔鳳皇日
五月祀方澤

六月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已十有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如廣成

考信編 卷六

二十

地皇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地皇乃還京師

夏五月祀方澤

秋七月皇如廣成

地皇捐天下之務築特室藉白茅齋居三月復之
廣成廣成子一而卧地皇趨下風齋行而進再
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
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
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
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
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地皇再
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女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
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也地皇還京師於是放萬機舍宮寢
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居大庭之館齋心服

考信編 卷六

二十一

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乙亥 二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small>考信編 卷六</small>	<small>主部</small>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二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二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嶽	
秋九月祀合宮	

史 12—130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四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酉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small>考信編</small> 卷六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四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北嶽	
庚子 五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五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五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small>考信編</small> 卷六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五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五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五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皇后西陵氏崩

西陵氏相地皇成陰教壽八十有二而崩于壽宮

皇命嫫母導輶葬于橋陵於是八蜡不通者三年

南陽豐氏曰夫皇后者天下之母大蜡萬民之樂

事后喪而八蜡不通四海過密八音哀之如母也

圓丘方澤之祀重天地也禮不以天事辭王事况

考情編

卷六

三

妻喪乎聖人制禮情文曲盡必歸於中正有如夫

冬十有一月郊

諸侯來朝

天下五等之君皆至奔喪朝畢遂送葬而還

石澗俞氏曰奔喪送喪畢集事之如母也必朝地

皇重大君也周成王崩諸侯畢朝于康王蓋不純

以嘉禮也

戊申五十有八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己酉五十有九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庚戌六十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辛亥六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壬子六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考情編

卷六

三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六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六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諸侯朝正畢王因留助耕先是池皇耕籍必終其

畝岐伯言皇壽百年請定為天子三推諸侯五推

大夫九推士半畝庶人終畝之制從之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六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六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考信編

卷六

三十三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六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六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七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七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七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考信編

卷六

三十三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七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七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七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七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 七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 七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 七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八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八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八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八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八十有五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八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八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八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八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九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九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九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九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九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九十有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九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九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巳丑 九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百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百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六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百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百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百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合宮
乙未 百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北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丙申 百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六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百有七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百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百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 百十有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 百十有十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 百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 百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 百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 百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 百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北嶽	
丁 百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 百十有八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 百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 百二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百二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百二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百二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百二十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錄 卷六	四十一
甲申 百二十五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百二十六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百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百二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百二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錄 卷六	四十二
己未 百二十九有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百三十有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 百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九月祀合宮

癸酉百四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百四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百四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百四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百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皇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百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百四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百五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辛巳 百五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百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百五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百五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百七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百七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百八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考信編 卷六	至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百八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百八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百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百八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百八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考信編 卷六	至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百八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百八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百八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歲九月巳合宮

邑犬羣鳴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

偃兵家老聃卧卷舞聚人妖苗不生非法之應也
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
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
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
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又曰同氣賢於同
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
勤者同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同名則彌矣其
智彌猶者其所同彌猶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
又曰爰有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
母又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又曰形動不生形而
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至
人居若死動若械

黃帝

諱軒轅地皇之元子也母曰嫫祖地皇崩于外而

左徹立之在位十有一歲嫫祖首雷即西陵氏

石澗俞氏曰自軒轅至帝魁皆稱黃帝猶神農氏
自柱至榆罔皆稱炎帝也司馬遷等合爲一人不
知有地皇謬甚當以三墳世本爲正

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諸侯畢集于彭城葬地皇之喪且朝元嗣君因留
送葬

三月葬地皇于橋陵

葬畢左徹立廟奉地皇衣冠几杖帥諸侯朝之

戊辰二歲

己巳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庚午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辛未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壬申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癸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左侯徹薨

左徹攝政七年而卒黃帝始親政

甲戌八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之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黃帝觀轉風之蓬空旋不已於是作制乘車相輪 樸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又觀鷹隼張 翅戾天設帆於舟而江河湖海雖遠必濟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帝崩于空桑	黃帝年二十丁丑九嗣爲天子紹物開智權畸羨 審通塞於是伐木取銅以爲刀貨衡域之輕重而 天下治壽二百四十還自恒嶽次于空桑而崩	帝鴻	諱鴻地皇之仲子軒轅之弟也母曰方纁 <small>音六</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十有七歲	戊寅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秋七月諸侯來朝	堊黃帝於柏谷	巳卯二歲	庚辰三歲	辛巳四歲春正月制奇字	大史沮誦增益古文數衍六義制奇字以盡萬物 之理同天下之文於是記言於帛而筆墨興焉帝 琢玉爲硯銘曰帝鴻氏之硯五字古文見金石刻	考信錄	按刻字於木乃庖羲以後之書契蚩尤作點刑已 用墨沮誦記言於帛已用筆帝鴻琢玉已爲硯孔 子硯存闕里至蒙恬始用兔毫謂之不律筆非始 於秦也	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五月祀方澤

治昇嶺南巡未返而崩

考信編七

讀墳考

有無氏

帝

舊古作器
希交切

諱

器字元玄一作杓亦作

黃帝之子地皇之孫也帝

鴻崩于南諸侯立之在位二十有九歲

甲午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葬帝鴻于維陵

乙未二歲

考信編

卷七

一

丙申三歲

丁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六月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

庚子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考信編

卷七

二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丙午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一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東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諱昌意帝鴻之子地皇之孫元枵之從弟也在位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1000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附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分

火記

和九月補合官

十有二月大虫

175

利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旱

—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蠟

才財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十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庚辰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交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蠟

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庚寅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十有三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辛卯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壬辰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三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十有二月大雩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杞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考信編 卷七	辛
戊戌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帝巡守于低宗	夏五月祀方澤
考信編 卷七	壬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合璧

戊午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市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圜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三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己巳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辛丑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壬申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癸酉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甲戌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乙亥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丙子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丁丑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戊寅五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己卯六十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庚子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辛丑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壬申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癸酉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甲戌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乙亥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丙子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丁丑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戊寅五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己卯六十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五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二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五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五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甲戌帝崩于華山	
帝僖壽百四十有四	
帝休	
諱休帝懿之子也帝禧崩于外詳代	
十有一歲	
乙酉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二月帝僖于壽丘	
丙戌二歲	
冬十有一月郊	

戊子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二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九月祀合宮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甲辰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夏五月祀方澤
二月帝耕籍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乙巳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冬十有一月郊	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中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五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六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西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考信編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六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崩于壽宮	
帝休壽百有六	
帝格	
諱	
五歲	
丙戌 元歲表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三月葬帝沐于麻丘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甲午 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乙未 十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 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考信編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月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illegible][illegible]

十有二月大雩

十有一歲	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二歲	葬帝季裕于彭陟	
三歲冬十月十一日郊		
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已丑九歲春正月帝耕籍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六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北嶽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六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日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六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六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甲午七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乙未七十有五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考信	考信	考信	考信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丙申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丁酉七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戊戌七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乙未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庚子八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八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考信	考信	考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八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癸卯八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八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夏三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卷五 八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卷六 八十有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卷七 八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一月大蜡
卷八 八十有八歲春正月雲陽侯薨	
雲陽侯世子薨年于成均父消薨歸其國依三	
年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卷九 八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卷十 九十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卷十一 九十有一歲春正月雲陽侯來朝	
雲陽侯世子嗣為侯入見于帝晉為相	
鳳皇來儀	二月帝居于天府
帝慰無嗣雲陽侯為相鳳皇適至以為聖德之瑞	
遂使攝位帝退居于彭城之天府焉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是歲三大祀帝皆命雲陽侯攝行之	
十有二月甲寅帝崩于天府	
帝賜壽百二十有八	
目地皇辛亥之歲受禪于仲農帝慰辛亥之歲	
遜于雲陽氏凡六百四十有八歲	
卷十二 終	

考信編跋

夫是編以易為信乎已疑官辨也然
考之曰信白槽也若見無有疑乎
信使信疑偶疑故考而得則傳不傳
誠後之爾宣尼言夏商曰文獻不遺意其
去夏商無幾也矧洪荒之代乎故叙書斷
自唐虞典謨煌萬世為據上茲弗可移
也先天啓畫鼻祖無文結繩繼更書契未
廣即唐夏殷周史臣學士亦罕言之迨乎
羅劫秦灰漢儒撰其所紀而傳者寥寥
附會荒唐益信耶四明杜先生風稟海
岳之精登契歲山之旨惟師古惟極玄
隨上自盤古下至有熊計若千年
臣開天闢地統人立極之概
其補拙不宗不証百家訂之
定細式係事而表章之其大者

正何圖吳張千古之疑庶幾

也六探其于未奇也搜其

明月夜光歲久湮沒一旦以

則神異目奪非易測也是編之

補淵發覆而列商彝周鼎矣乎易而

下有續編未及稿總名之曰攷信好古者

當自謀之

考信編 卷之二 跋

考信編

卷之二

二

考信編七卷

江蘇周厚
清家藏本

明杜思撰思字子瞻鄞縣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青州府知府是書皆載上古之事其目有二曰原
始考始自盤古氏迄於燧人氏曰讀墳考始自庖
犧氏迄於帝魁編年紀月記動記言全作策書之
體如珥筆其側親注起居又不言其何所據乃題
曰考信名實可謂舛迕矣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一)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

卷樓刻本

昭代典則序

夫史難言哉學者宏辨
典記考撫曩古然于當
代之故靡幾焉大之則
弘謨漢烈之盛銳意鋪
張闕之則金匱石室之
藏煩思紬繹公之則是
非袞鉞之施叶謀而權
定甚有未易二者司馬
氏並職天官二十而南

代典則

本

遊探舜禹故蹟歷窮海
內講業齊魯以度衷于
聖人宜古今稱史者亡
如史記乃評者猶恨焉
其稱三五之際略矣若
漢興以來故實功令行
事之迹靡不畢究而八
書諸志巍然隻千古焉
以啓班氏羽翼春秋良
不虛耳

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中夏
直接皇王之統
成祖靖難
列聖闡繹垂二百季丕敎誕
洽人文馮二蒸休軼古
蓋自
孝皇帝以來而海內文章之
士閎肆崛興駿二乎有
漢之遺矣
世宗襲累世熙洽修明禮樂

丕休究于神人功茂之
存較于漢武不知幾踰
越也固應有司馬材應
纂述之列以昭憲彝于
萬世夫家史興而善失
真美而溢者也野史興
而善涉謬傳而誤者也
裨史興而善入譌瑣而
鄙者也以余所概見東
莞通紀矣猥管雜而觀

欲吐京山洪猷確矣斷
取節而時代闕焉毘陵
雋李憲章矣一僅提綱
而闕于節目一逞胸臆
而盤于事至弇州以論
著高一代國故家乘異
同亡所不訂闕疑無所
不考沾沾命世自左史
而下若范陳諸人不勝
乙而衙官之及其別集

出掇拾斷爛附益成文
盲史腐令不寂二椰榆
乎哉以此言史二何容
易至若文直事核綱舉
目張紀考傳表體裁具
而道法兼其吾學編乎
國之大諱難于史者天
造則建文中葉則景泰
端簡則既舉之矣上遡
高皇迄嘉靖而止當是時

世宗神聖威靈莫測惜乎端
簡之縮于筆也閩中恭
肅黃公起端簡之後故
有史材從容朝禮得以
展采錯事無周南流滯
之戚以其暇日倫鳩百
氏編次日月祖左氏而
稱司馬撰述成一家言
命曰昭代典則其用心
良勤且篤矣吾鄉周氏

見而悅焉屬之剗剗介
武車駕朱職方問序不
佞不佞非知史者而知
難于史迹黃公所撰著

述

時代典則

序

八

明聖之休光次功臣賢哲之
餘烈撫載禮樂征代損
益建置之際章矣乃德
者試而有譽忌者郤而
脩詆存疑者易地而瀆

時代炫觀而憤聞若諸
史敕者寧能無一二遺
吻蓋其難哉邇者

天子允輔臣之請釐脩

國朝正史迄今六七載館

時代典則

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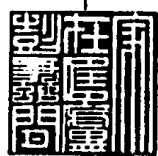
閣作者如林寥々未竣
曷故哉古之史者有專
任而無分曹有獨裁而
無輒筆故史于今者難
且百倍古

明世弗紹史牒放遺余願
有事焉而未之愜見也
恭肅之於端簡官品同
人品同立朝建白略同
及纂述而史亦無乎不
同方之漢世不庶幾馬
班乎哉余故從周氏之
請為恭肅直序之以附
于三代之遺聊以志而
已 肯

萬曆庚子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兼署戶禮兵刑工五科
事

欽差巡視京營九庫督理後

湖黃冊豫章祝世祿撰



昭代典則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至正壬辰起兵至丙申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丁酉爲吳國公至辛丑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壬寅至乙巳爲吳王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丙午至吳元年丁未
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戊申
昭代典則 目錄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至三年
卷之七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至七年
卷之八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八年至十二年
卷之九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之十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十一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
卷之十二		
建文皇帝		革除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三		
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
卷之十四		
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至
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
卷之十五		
英宗睿皇帝		正統元年至十四年
卷之十六		
昭代典則 目錄		
卷之十七		
恭仁景皇帝		景泰元年至八年
卷之十八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至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年
卷之十九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三年至七年
卷之二十		
憲宗純皇帝		成化八年至十三年
卷之二十一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四年至十八年

列郡騷動。高皇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陽據之。於是亂兵焚皇覺寺僧逃散。高皇帝亦出避兵。方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微賞皆恟恟相扇動。不自安。高皇帝適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以為謀。執欲害之。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

高皇帝狀貌奇偉。大異常人。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留與謀。事久之。凡有攻伐。即命以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此

昭代典則

卷一

二

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托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歿。子興欲為女擇良配。謂高皇帝度量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女妻之。即高皇后也。

高皇帝既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翊。為萬夫長。

羅田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城去。推官俞述祖歿之。

蒙古昏亂。四方盜起。潁川劉福通據朱皇。蕭縣李二與

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趙普勝據蘄水。壽輝稱帝。國號天完。遂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與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壽輝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歿。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吉輪出戰。眾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歿。

初盜陷蘄黃。造船北岸。欲攻九江。黼治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扼賊衝。不報。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舻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李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木椿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歿。州民間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冕在穎亦死于賊事聞贈瀾江淮左
丞隴西公謚文忠

三月徐壽輝破瑞徽等州○蒙古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歿之

時蒙古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
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
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中前議仲
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
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
殺賊賊攢槳刺之中頸歿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

忠代集

卷一

四

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胡粹中曰古之
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
也夫來降有二心服為上力屈為次方國珍阻兵五年
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
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
其往議降者特緩兵之計耳而泰不華輕身虎口往受
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智弗足稱矣

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
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蒙古也先帖木兒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
史大夫朵爾直班為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西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
收散卒還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
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
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
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朵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
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朵爾直班既受命關
中人涕泣遮留尉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
言于脫脫曰不殺朵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
總兵者各百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

昭代典則

卷一

五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
之勛舊吾苟傷之人終不食吾餘朵爾直班素感風疾
竟卒于黃州○胡粹中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
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孥戮汝
云者罪非獨一身也蓋重言以深儆之云爾也先帖木
兒為將覆軍當伏孥戮之罪而脫脫庇之更名為臺端
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
以罪人為之長曾不知恥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
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干譽塗污正臣所謂小
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蒙古徙故宋帝昀子趙完普

于沙州

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戰歿董博霄尋復杭州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衛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歿時董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亟急攻之若遲係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博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歿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滿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蕪湖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胡粹中曰古之

昭代典則

卷一

六

爲治者有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通一樊執敬獨力戰而歿豈不謂之

猶賢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謀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荅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辭

昭代典則

卷一

七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帖剌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揮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卽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胡粹中曰脫脫復相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古孫良楨龔伯璠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相與排異已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歿哈麻屢爲之解得召還脫脫深德之引爲右丞是時汝中栢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諧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卽宮中有子將寘之何所

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使捕也先帖木兒居中栢恐哈麻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令與也先共水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請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爲羣小所搆竟以罪去

九月蒙古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提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陴陬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昭代典則

卷一

入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蒙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歿之

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大之星吉率兵力戰衆寡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稱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

昭代典則

卷一

入

知府事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俱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穎川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蕭縣李二將趙均用自徐州入濠州據之

蒙古破徐州李二既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

會費魯魯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涿州挾德崖等爲已用。均用自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

癸巳。春正月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戊戌。太白熒惑辰星聚奎。○蒙古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名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一

准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戰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官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二月太白犯熒惑。○蒙古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胡粹中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爲平徐况屠滅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汝中相伯帖木兒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

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李齊來之。

士誠曰。約舉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守計。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秦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一

太祖高皇帝初定遠下滁陽。

濠城自蒙古兵退。軍士多死傷。高皇帝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鳳陽人徐達沉雄有智略。與耿再成耿秉文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高皇帝乃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置物爲信。高皇帝解所佩香

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矣。高皇帝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男力者往誘其帥來會帥至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是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眾以還得壯士三千人遂率之而東夜襲蒙古知院老張于橫間山黎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寵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歿早

卷一

十一

昭代典則
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六月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秋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九月朔日有食之。○太白經天。○蒙古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走之。○江西賊王善冠福州連江巡檢劉濬戰歿濬子健擊賊斬之。

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

執濬罵賊而久健亦以灰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壯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為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冬十一月蒙古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蒙古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珍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一

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國璋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換嬰兒法換嬰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係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綵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納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植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簫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

昭代典則

卷一

十四

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官中講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萱卽元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間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大同路大疫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三川○熒惑犯歲星○蒙古遣其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羅千浙西

時江淮兵起元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羅千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泰遷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戶師泰驗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已深嫉之會朝廷復欲和羅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朔介休地震○江西湖廣大饑疫○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地震○太陰犯卯○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突圍出走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五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太祖高皇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子興不答高皇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于興屬高皇帝往令禱于神高皇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高皇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旣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高皇帝設伏潤側今再成伴走誘之渡潤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

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子興欲據滁稱王高皇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

蒙古以定住爲左丞相瑣南班哈麻爲平章政事蒙古哈麻嗾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以河南丞相泰不華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華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

卷一

卷一

卷一

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華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各省副使哈喇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人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胡

粹中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今劾其庸才鄙器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所以然者前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日臺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爲是紛紛耳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爲治哉

紹興地震○蒙古大都大饑疫相食者十二月太陰掩昴○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

卷一

卷一

卷一

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竊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爲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鉦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春正月蒙古安置脫脫于亦集乃路○蒙古教授

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大幹耳朶儒學教授鄭咺上疏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今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閏月我太祖高皇帝取和陽。

滁城乏糧諸將謀所向高皇帝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將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蒙古平章也

帝代興則

卷一

大

先帖木兒急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會日暮蒙古收兵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上天祐等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天祐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敗急屬高皇帝將兵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高皇帝遂入撫定城中遣人報于興子興屬高皇帝總守和陽。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自礪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

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官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田士樹殺之遂自爲丞相。

三月郭子興卒我太祖高皇帝將其兵。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高皇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能扼不得已許之適有讒高皇帝於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興至館高皇帝往見之子興怒不言高皇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孫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默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高皇帝疑有變急報子興

昭代興則

卷一

大

備之德崖軍既發高皇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鬪高皇帝亟騎還德崖軍在道者即來追高皇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高皇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持高皇帝馬銜撻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逞憾於孫公得無兩傷乎乃往觀之見子興繫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爲幾害兩人衆怒猶未釋明日復拘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興聞高皇帝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

公今之還以出孫公於是 高皇帝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以報舊憾及聞 高皇帝被執乃釋德崖然心常快快憂悶致疾久不起遂卒德崖欲襲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當乃請 高皇帝代統之而常遇春鄧愈等皆來從時汝穎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 高皇帝發兵及親率將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毫歸齎劉福通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及 高皇帝皆副元帥

高皇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徐壽輝兵破襄陽○蒙古竄脫脫于雲南○薊州雨血○

昭代典則

卷一

十

夏四月蒙古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哈麻弟雪雪爲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哈麻兄弟○五月蒙古詔削泰不華官爵命答失八都魯總其兵

泰不華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理其軍○胡粹中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用脫脫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泰不華又以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況不數月復以泰不華爲湖廣左丞相詔捕盜賊夫慢功虐民之人豈可復用况

官以有罪而削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盜猶不可以爲國也

徐壽輝將倪文俊陷中興路蒙古將朵兒只班次之○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命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各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係五月丁亥皆間道來附 高皇帝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城閘馬場河等隘口皆爲蒙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魚貫而出諸舟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壬寅 高皇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路口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高皇帝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圖也六月乙卯 高皇帝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廖永安馬國用邵榮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躍躍永安請所向 高皇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一

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開城拒守。高皇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走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高皇帝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高皇帝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卒欲標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高皇帝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高皇帝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為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高皇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高皇帝為大元帥高皇帝命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潘廷堅為帥府教授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秋七月蒙古以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繚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實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

由是謫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胡粹中曰古稱立賢無方元之用人惟先本類若達識帖睦爾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賀惟一而才智如成遵董搏霄達魯魯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以漢人不專委任空其不能以弭亂也

冬十月蒙古以慶童為淮南平章泰不華為湖廣左丞相○十二月蒙古答失八都魯圍亳州劉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答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鵠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器識宏遠人莫測其蘊好賢禮士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讐君子病焉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瑄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瑄先尋伏誅

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載米石江開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堃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堃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堃先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堃先許曰生我謂何高皇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附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堃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堃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

昭代典則

卷一

七

路堃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離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高皇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堃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堃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

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業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建業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高皇帝知其計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勳宜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

昭代典則

卷一

七

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歿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堃先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堃先歿我師克無湖置永昌翼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縣共四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
荊州大水

丙申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為都蒙古
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
幸輔安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
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奉上
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為
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
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哈麻與雪雪

卷一

述謂我為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
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
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
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既而省臣定住等復糾其罪不
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笏初也先
帖木兒就賤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
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
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荊州地震十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士誠自高郵亡命復集眾入平江遂陷湖州松江諸州
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主遣集賢侍制烏馬兒係

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詎斥不絕及
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
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士誠殺之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南北
欲伺間攻太平高皇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聯
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為二我師左右
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碎
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眾走集慶自是元
人扼江之勢遂衰

哈麻與雪雪

卷一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陳桎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管方山與海牙茂
上等相望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管大
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眾得兵三萬六千人擄
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
國用侍臥榻旁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度
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
守大軍傳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

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微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歿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歿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繫于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咎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高皇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等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昭代典則

卷一

廿

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高皇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庫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以爲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以鎮江路爲江淮府

金陵既定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賊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幾殺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已庚以鎮江爲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爲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追及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昭代典則

卷一

廿

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高皇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謡云李實黃瓜民皆無家○太陰犯昴○我師克廣德路改爲廣興府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爲元帥湯昌爲行軍總管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爾遣平章政事左丞相納失里戰歿參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歿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晉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爾乃還○胡粹中曰夫受人之托者必人之事達識帖睦爾以丞相兼知樞密節制軍民得便立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遁一城且不能保况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逼逐身歿名喪為天下笑悲夫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高皇帝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為都司王濤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王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議察奸偽以達必大為指揮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係二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係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高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係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高皇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高皇帝復遣兵二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驚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旣被擒士誠氣沮 高皇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蒙古守將甄崇福戰歿○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
滅。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為石。

有星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
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蒙古

命藏諸庫。

賊破淮安城蒙古守臣褚不華戰歿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
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
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
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
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
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
鬪中傷見執為賊所脅子伴哥亦歿不華守淮安五年
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蒙古以董搏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初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
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于
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

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管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候
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
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
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空置軍
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
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
蒙古不能用。

我師圍常州及張士誠戰于城南大破之。

張士誠兵既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懼遣
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
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思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高皇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募召兵實由
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休二
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
楊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募誰執其咎我是以
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
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
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
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
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
常州久不下高皇帝復益達精兵一萬人圍之士誠
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我高皇帝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

昭代典則卷之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樹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帥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皆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名代典則卷之二

二月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西得書大喜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改長興州爲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各失器械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趙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李景元為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為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

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為樞密院同僉總管張

卷二

二

琳為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為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為常州府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叛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簽樞密院事脫歡遂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奴馬又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姚搏霄功者譜之令守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

帝代典則

卷二

三

至搏霄拔劔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血惟見血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鴟毒之惑皆宜痛徹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微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禍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

廉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而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葭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己卯。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

耶代典則

卷二

四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鬬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己未 我師克江陰

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淞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汴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秋七月蒙古大都書寫時不辨人物自旦至午○丁丑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戊寅。我師取績溪。○庚辰。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為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州路為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黥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俱詣雄峰翼降。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耶代典則

卷二

五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曰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蒙古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韓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潮廉訪使周伯琦行省。案知政事。至平江路喻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迺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件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迺之功。加大尉。伯琦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諺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寇陷寧國。倉

帝代典則

卷十一

六

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為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兩改操。不復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壞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檄。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志。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因乘機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冬十一月。太陰掩昴。○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眾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眾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厚。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帝代典則

卷十二

七

水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内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我師克楊州。

甲申。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楊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羅普化鎮楊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

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分殺丁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聲氣。眾不從。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廼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楊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昭代典則 卷二

八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歿，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李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皆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歿，諸軍大潰，各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視知之，詐為各

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各失八都魯覺之，一夕憂憤歿，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為河南平章，代領其軍。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戊戌，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衝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僞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外士奮擊，敗之。敵兵走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昭代典則 卷二

九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池塘中。外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外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皆病不視事。將士皆額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巾而出，督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六同時必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歟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巷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充倫友經歷楊相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蔣事聞贈關平章政事追封國公謚忠宣關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關既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宋濂曰關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歿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關歿於君而能使妻歿於夫子歿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關其人豪也哉

卷二

十

乙卯 我師克婺源州○二月我高皇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茂才自奏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管田使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畜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掠之○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卷二

卷二

十一

丙辰 我師克建德路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都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千餘里獲其戰船三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檜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刺總管楊瑀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以楊瑀等朝佐爲帳前總制親

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爲建安府。立德與吳元帥府。元江荆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郤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郤愈爲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爲行樞密院判官。雷文忠鎮守。華復爲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曰。身爲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誅湖廣右丞

唐代典則

卷二

十三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湯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策。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卽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

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卽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開保等。

唐代典則

卷二

十三

分兵阻隘。而自勦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大行。

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爲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歿。

伯顏初以處士徵爲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

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歿。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

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牆而掩之。事聞謚文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穎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爲。

氏世呼爲顏宗道云。

史 12-212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員成率其元帥李福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為士誠所侵迺召完者以兵守杭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已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其眾皆潰散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為報仇遣苗軍元帥泰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耶代典則

卷二

十四

酉朔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眾於新城送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橋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立闔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高皇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眾于太湖未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為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為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死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糊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糊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耶代典則

卷二

十五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朵列以滅口糊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谷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巳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婺州改婺州為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高皇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徽道蘭谿至婺命樞密院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迺督兵圍之先是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椰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訪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爲黑氣所涵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荆東廉訪使楊惠葵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氲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廼知爲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翌元帥府以表貴爲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縣知縣楊苟爲我義知縣命甯

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高皇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都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韓林兒將開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開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郡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入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人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四匹遂改諸暨為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為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為院判王玉等為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闡屯兵城中開門

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二月蒙古命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先是我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闡為質高皇帝曰古者處

人不從則爲明誓。盟誓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興不相能。早住既久。均用益自專。子興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

隋代典則。

卷二

十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林宏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食。常遇春同心協力。埃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歿。○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緊誘賊出戰。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唐休典則。

卷二

十一

馬驛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高皇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汭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僂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朱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棄城獲其所

忠代典則

卷二

三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朱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眾潰總管馮浩赴水歿擒朱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攻衢州為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為元帥夏義為副元帥朱亮祖為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没于畢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忠代典則

卷二

三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玄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真仲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胡深叛玄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玄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為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為元帥李祐之為副元帥耿再成為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高皇帝初在婺州既名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

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十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其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樞。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帝代東則

卷二

廿四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况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脇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惟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封爵。

沅州路照磨胡璣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伯越國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廷。

庚子。春正月。慧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為參知政事。○蒙古紐的該卒。

紐的該為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太平真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乙卯。我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二月。蒙古太平罷為太保。

帝代東則

卷二

廿五

成遵等成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擗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正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剝床將及膚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擗思監為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擗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朴不花黨庇擴廓。而誣孛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

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參政表天祿遣古山縣尹林文廣來納款。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章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復四月我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兩寇。○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

帝代典則

卷二

十六

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歿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曹斬爾爲餽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盡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歿之。○雲歿于難年三十九妻邵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邵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歿敵夫歿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

邵氏赴水歿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逃他所爲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媼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許僦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猝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卽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帝代典則

卷二

十七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鉄槓自後擊其首壽輝歿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濟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前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來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吾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高皇帝自將擊之。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

帝代典則

卷二

廿八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資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閹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閹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遺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閹者諾，歸具以告。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富民自友諒軍還，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高皇帝總大軍於廬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帝代典則

卷二

廿九

其勢銳甚，時暑熱。高皇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鼉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

書。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濟之戰。無鬪志。及降。言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高皇帝乃遣徐達。馬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殲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集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及是。友諒

席代典則

卷二

手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勦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衛先釋疑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

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秋九月。蒙古李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李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詔命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李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還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還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席代典則

卷二

主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李羅帖木兒。元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叅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旣受命不前進。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遲擱。枉道延安。以西統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主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兀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春正月朔填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已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

帝代典則

卷二

三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謫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互深恩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高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殺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李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監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衛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覷朝政也○五月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熒惑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帝代典則

卷二

三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戮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肖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為鄉道以取江西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高皇帝遂夾伐之召諸將論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討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大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沂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斬黃興國汚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日相攻殺而田豐亦降千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鉄騎渡孟津踰單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驪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水泮始如故

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冠我長興叅政常遇春率兵救

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眾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及兵力，圍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歿。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聞命院。

鄧代典則

卷二

三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寧都雷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為臨川府，建昌路為廬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言告於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為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高皇帝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鄭代典則

卷二

三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之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有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濟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

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
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容事機是非同
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遁其同舍
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翽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

夫人

昭代典則卷之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翽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寅 春正月蒙古張良弼敗李思齊于武功

察罕街張良弼與李思齊遣兵圍良弼於鹿臺元主復
詔和鮮之恐其終不和也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
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
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辛酉我 高皇帝至龍興

昭代典則卷之三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 高皇帝遂發九江如

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高皇帝慰
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
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
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
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
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
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
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
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於是
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高皇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高皇帝責其反覆不誠因送建康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來降○癸酉陳友諒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曾粹中來降以本立爲江西行省叅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命還守吉安○故徐壽輝袁州守將歐晉祥來降命以本部軍馬仍守袁州○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來降○二月彗星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二

初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癸未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于張士誠嚴州守臣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

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覲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謗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錢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賓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遣患遂殺愷及其子寅祿史章誠亦歿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緹城走嚴州○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緣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計高皇帝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丁亥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
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魯炎
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曰今日乃
爲鼠輩所困然我死爲主反覆賊人狗且不食守卒
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歿
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
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
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
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辛卯我 高皇帝還建康

明代典則 卷之三

四

我 高皇帝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
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
爲江西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
廷瑞等還建康

夏四月朔長星見其形如杵長數十丈在虛

不見

度不見當出不出

○乙亥災感

丞徐達等復取之

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
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
故未即發及 高皇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
於已乃微言於 高皇帝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

明代典則 卷之三

五

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
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龍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
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龍蜀王分兵
克龍州犯興元輩昌諸縣陝西叅政車里帖木兒擊敗
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彗出紫微垣○西域回人那兀納總諸番互市至泉
州作亂遂據州城蒙古平章燕只不花遣陳駘討平之○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惟益都獨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旋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詣行營報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又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之以爲子○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厚祿者何限而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六

據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誠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粗勇善戰與高皇帝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俱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帝聞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

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斬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慄悍有膽略所至害毒人呼爲饒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粹中間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高皇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叅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七

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擴廓既領兵復讐誓必討賊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

吉州山東悉平

蒙古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疏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曰講論聖學四曰詢謀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佞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曰省佛事十二曰絕濫賞十三曰罷各官屯田十四曰減常歲計

置十五曰招集衛兵十六曰廣關屯田十七曰獎勵守令十八曰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宮造作元主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

十二月蒙古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譏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八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七十騎走歸京師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高皇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夫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改國號大夏歲星退犯軒轅大星○二月蒙古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

擴廓留鎮住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元朝方倚之爲安而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歿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解而警隙日深○胡粹中曰擴廓既克田豐等正當乘銳收復中原諭告群雄共獎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爲自安之計朝廷何所倚乎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九

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我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三月彗星見東方○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

師擊走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定上誠遣將呂珍攻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三月辛丑高皇帝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呂珍聞大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塹極力以拒我師先攻拔其中壘入據之呂珍急攻我師殊死戰高皇帝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珍兵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走帝還命徐達等移師廬州圍之夏四月癸亥歲星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攻張良弼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兵思昭代典則卷之三

齊心不平而良弼孔興脫列伯皆恃功懷異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塵臺而思齊與良弼合兵連不能攻龍○胡粹中曰擴廓初統父兵不思効忠以靖國難既修怨李羅又開黨良弼兵連不解卒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擴廓亦群雄之一未可以言純臣也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先之○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昭代典則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初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鎗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鎗箱皆裹以鐵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鏡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迺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忠禦之暮坐官步門

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車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彝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高皇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聞諸公當

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冠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棄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瑄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歿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酉郎

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浦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草，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圖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追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耿一日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四

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項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僂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汚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五

史 12-232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賁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

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歿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叅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廼改洪都府爲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太白犯左執法歲星犯右執法○九月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降蒙古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畱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畱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朝因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元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

使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絕

壬申我 高皇帝至建康

壬申 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前也 帝曰汝不聞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失衆心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鷺島搏擊巢卵俱覆此所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九

以爲吾破也諸將皆嘆服

壬午我 高皇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壬寅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冬十月朔山東赤氣千里○蒙古字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先是擴廓侵字羅字羅奏其蹈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至是復攻冀寧至石嶺開擴廓大破之擒其二將軍遂不振

十一月蒙古殺太傅太平

初元主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關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聞其已去而復留令御史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糊思監因誣奏之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年六十三○胡粹中曰至正宰相惟太平德宏識遠爲時論所服故朵兒只紐的該伯撒里皆因勲舊拳拳推獎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時國危政亂奸邪視忠直如仇惟恐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宿留雖曰一飯不忘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可悲也夫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九

十二月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時宦者朴不花素驕內侍太子外結糊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建立顧以二監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官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以橐籥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喻旨祖仁復上疏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官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甲寅我 高皇帝至建康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平

十二月丙申朔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狃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帝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鷄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帝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欽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非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 春正月我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論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子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

昭代典則 卷之三

王

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我 高皇帝復往武昌召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

二月乙未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人援

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昭代典則

卷之三

王三

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毋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叅政

故陳友諒兄友才來降

友才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帝親征武昌遣忠信援之忠信戰敗而降帝授忠信叅政俾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異詞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三月乙丑朔我高皇帝至建康

二月丙辰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三月乙丑帝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下令諭臣民曰予以耿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濶乃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頃兵洪都城下子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建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

卷之三

王三

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校兵有勸我選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大都督府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各行省平章政事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政事從二品餘侍衛親軍都護府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并千戶所鎮撫百戶各品秩有差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帝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

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庚午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江左州郡諸翼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進鑲金床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床進高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帝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廷臣上疏勸帝淵

默以怡養神氣。帝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攢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七

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頷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帝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帝與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

與其子恪諧謔。帝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帝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褻故也。帝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七

今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帝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帝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

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及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祝康郎山戰事

○已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

祀陳友諒戰事

初帝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各不稱實甚無謂其嚴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皆悅服以爲良法

始設給事中○蒙古削李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初撈思監徇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煅煉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舅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撈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而李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李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李羅官爵而奪其兵李羅拒命遂詔

擴廓帖木兒討之

夏四月歲星逆行入端門

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逆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

蒙古李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撈思監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出奔

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撈思監所爲非出元主意遂令禿監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諫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使達達國師卽其軍問故以必得撈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養之授平章政事迺引軍還大同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遣兵攻大同李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以李羅帖木兒爲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額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開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開保等進迫大同李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舉兵向闕前鋒人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李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詰其非罪泣元主亦泣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李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李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李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官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

昭代典則

卷之三

手

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六月三星晝見○戊戌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溪洞長官硬徹津等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授官命○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丁丑我師克廬州

先是帝命左相國徐達等率師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敵遁入安豐令其將張渙殷從道等城守達等至督兵圍之渙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爲樓兒張廬州被圍久衆皆飢困不能戰張渙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

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已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帝令榮還守舒城改廬州路爲府令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張士誠逐蒙古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代之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幣數媒孽達識帖睦爾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遷于嘉興休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普

昭代典則

卷之三

手

化帖木兒不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蒙古許有壬卒○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荊湖等處先是陳友諒旣滅荆襄諸郡多款附至是帝諭達曰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風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眾殃民今命兩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即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

戊戌我師復吉安

先是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鄭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故陳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

昭代東則

卷之三

三

何為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功臣廟有司依期致祭○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妻珏以城降

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來朝高皇帝以書諭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誠歸附予甚嘉之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之所屬以所部全彊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自

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意珏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歿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乙酉我師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城來降○冬十月辛酉令中書省用人各適其宜

帝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郡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為樑棟委大於

昭代東則

卷之三

三

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帝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有缺驥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驟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帝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親黨中外自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十一月戊子命平章湯和收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

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我師克辰州遂克衡州

先是辰州爲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據白雲關以拒彬與戰敗之文貴棄辰州走湖南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萬戶爲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兵復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爲左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五

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衡城退保永州

乙巳

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高皇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籠禽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

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帝命時天瑞拒守益

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帝命

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

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

震奮鐵搥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

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

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

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

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

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五

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舊徵之帝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遁去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

隆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

達等賞賚而遣之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甲戌故陳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堯等南雄守將孫榮祖等皆來降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遺麾下危止喻鎮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義院判郭容恭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蛟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瑛守南雄令秉義仍守韶州常遇春軍還帝御戟門頒賞勞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己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帝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六

楊愔以龍鳳爲飾又恐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蟻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臺臣交章劾之請真干法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實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已丑蒙古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叅軍胡深擊遁之復追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李夢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扶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七

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趨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下令諸軍啣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衆我寡爲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衆兵在精不在衆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脯謀報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絕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敵兵甚衆今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

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爲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遂爲先鋒。關忠郭義佐之。嚴德王德爲右翼。夏子實陶文賦佐之。中軍文忠自將之。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爲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後軍守隘備之。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稍而斃。敵中軍泉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棄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輜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輜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李羅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兵也。遠次良鄉。不進。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而謀之於衆。皆以爲李羅悖逆。中外同情。遂勒兵攻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李羅。遣使傳太子旨。賜張瑄以上尊。且訪時事。瑄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坵墟。開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闇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奪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倦倦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

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
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
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
青官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
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己丑叅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
守將張子玉而還○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
郡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
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
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壤地相鄰
易於扇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幹若有
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
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癸亥犯太微垣○蒙古大都雨雹
麾長尺餘或言于元主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戊申
元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
難以猝攻緩之則頻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
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為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
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
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
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
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
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
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指揮吳復守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
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
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
建康

丁酉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
國寶擊潰之壬子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鼎臣中弩死等械送建康命戊常州○我師克崇安遂進攻建寧叅軍
胡深為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先是叅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
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帝如
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胡深進兵擊之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
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
攻之胡深視氛侵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
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

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迨深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谷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拒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為所執。送于友定。深盛稱帝。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諭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曾元使至督迫之。深遂遇害。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秋七月。填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蒙古字羅帖木兒老的沙。充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略休典則

卷之三

四三

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晷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刺等陰蓄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眾中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巳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若待其述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昭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尚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卑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

卷之三

則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

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安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

元主遣使函李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

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

丙辰置國子學于應天府

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等官以許行仁為博士

冬十月戊戌下令征張士誠

戊戌帝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我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逆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殺掠違者

原缺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耕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昭代典則卷之四

卷之四

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傳獻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帝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壤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漢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駕刺哈持詔諭思齊通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久乃滅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已已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月蜀明王珍卒子昇嗣子昇年始十歲明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我師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帝皆可之復勅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狼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師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與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塩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昭代典則 卷之四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三百九十戶糧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三月丁未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帝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實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重千簡冊况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于是謁陵之心無時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衛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土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况我主上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釁不足爲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爲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爲僇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爲閣下籌之閣下所爲不知果爲元歟爲張歟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天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止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
吾甚爲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
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
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
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
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富貴者謀閣
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
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
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
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
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忠貞堂

卷之四

六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
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四匹

甲子我 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帝近念 仁祖太
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
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
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
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簾布爲之起
居注王偉曰比總當爲重矣 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
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改葬但增土以培其
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名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
經濟等來見 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
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
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
上威德各得休息勞 主上憂念 帝曰濠吾鄉父母
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帝又謂之曰
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
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帝又曰鄉人耕作
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
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忠貞堂

卷之四

七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
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
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 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
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
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
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
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
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
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
心是用自底滅亡凡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板動。城郭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牧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政化未週。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衆，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旣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苦勞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悉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昭代典則。

卷之四

各安生業。母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漁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開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旣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兩宜選劉平章薛叅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九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哺時，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凡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揮趙勝宗守之。○癸酉，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卽分兵趨徐州，旣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歿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編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業。庶幾斯民不致失所。」○癸亥，帝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就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臨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母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詔代典則卷之四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帝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為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當勉之為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庫監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詔代典則卷之四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帝曰彼昏淫亦甚生靈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察三泰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為副將軍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帝御戎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請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

廬舍，聞張士誠母在姑蘇，勿外傳，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計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帝問諸將曰：卿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其巢，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帝曰：不然，士誠起盜賊，與張天驕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昭代異則

卷之四

十五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誠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驕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鈞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驤陶子實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天驤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十一

人

蒙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北見紫微垣權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測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

紫微垣北斗權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漸臺並過去虛宿壘壁陣西始滅

太清河決○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已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十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十一

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冬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廖永忠奉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七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驥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已丑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師復遣袁洪孫虎喀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效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效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請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遠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七

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帝以丑的長壽歸之于

元而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壬寅海陵州降○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壽降癸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鮑魚口擊張士誠將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潰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八

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歿

十二月己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爲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文忠帝甥也自幼有之改紹興路爲紹興府諸全州爲諸暨縣○陳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定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官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官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官室圖來進帝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官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爲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興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爲太史院○禁箋文頌美之辭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韓林兒卒于

瓜步。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苦晦大雨雹。徐州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陸子村。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盛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鎗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爲翰林院。六月朔日有食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令曰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爲家。其臣則以民爲民。以家爲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爲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爲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覆。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今有司盡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蠲草萊者。施罇不謹。必傷良

苗繩奸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
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
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
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
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
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
李善長傳獄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
以爲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
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
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
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帝曰民之爲惡譬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年二

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
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
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
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歎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
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勝
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
故太子深街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
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
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
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州以西進取
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
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
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勝敗
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
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
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
得鴟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年三

衡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
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發時四方強敵甚多豈
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
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
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
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
巖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
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
頃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
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
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
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踈禮薄則
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
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害君以私誦下坐邀
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
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
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
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
此徒遣數舟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
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揭姑
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壬酉

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
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
潛結遙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
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為定者何在爾過十二
也吾為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
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
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
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
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為汝謀擇交大敵
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瞻遠慮自求
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款謂杭城下卽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
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鬲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溫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
不然舍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壬午

吾恐子女玉帛反為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為豪傑
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
為汎海計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太廟成

四祖各為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
又久不下乃以書遣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
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

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
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賈融宋之錢俶
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
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
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
掩襲我軍轉至間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
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
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
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
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主六

刀往擊之敵眾稍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
馬溺於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
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
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
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
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
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奔中死在朝夕一旦
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
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
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
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
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
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
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
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
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
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
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
曰不過然耳客曰使公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必固
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主七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
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
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
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
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
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
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
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實
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
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
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

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固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歿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闔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王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歿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丁亥我師克無錫姑蘇捷至帝即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辛丑我師克台州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走黃岩亮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帝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儉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帝曰敦崇儉朴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劉高等皆叛之劉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義統之關係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劉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禮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

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官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史劉基仍兼太史院使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
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
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
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
憲傳獻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
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貨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
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帝代典則卷之四

帝代典則

卷之四

三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千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
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塗炭于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
保身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
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
闡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
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
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
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
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
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
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
破頃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
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
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
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
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帝代典則

卷之四

三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
識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
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召諸將諭之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
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
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
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
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
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
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
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聞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驅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名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爲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十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悔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恭天成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孽孽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命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六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七

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邵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土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九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輔、海州馬驥及沐陽日煦、賴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

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柁密、同、會、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九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輩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有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潤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四船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來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

帝代奏則

卷之四

甲

心實料小所誤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甲午國丘成

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

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帝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帝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謀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平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

帝代奏則

卷之四

甲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過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全大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徐達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案繼又令改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率兵略滕州元牛將楊瓊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計即督兵填

壩攻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屈。遂拘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糧一十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復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爲田豐王士誠所害。老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昭代典則 卷之四 聖三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參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帝然其言。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更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丁未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與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成。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郅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以爲民主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藉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取以獻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嚆出降○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邵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已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甲子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允聞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聖主

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險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論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

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獨廢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繆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弊也。○先是。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畷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聖主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誠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述。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泯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庚午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畱同僉賴正孫引繼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環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歿時僉樞相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八

報國乃積新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略之

江左陸神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四

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

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

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

土蒙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

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

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

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

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

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顧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蓬豆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矣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孟觥每事皆八朱漆盤筯二百四十及揮枕簟篋笥帟帣慢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寔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

臣曰忠臣愛君諫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書及

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弊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和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惡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入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內事常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皆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一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

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六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浮以致于敗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

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

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七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煩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母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為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敗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

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是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九

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師廷瑞以避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遂至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納管羅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諳，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率依巢則

卷之五

十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眾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

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編清縣人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市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圓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雉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

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至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八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祫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祫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傷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祫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

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達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目刎而水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出海道取廣東

上諭宋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六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雷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曉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欵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之舊○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甲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故陳友諒遣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萊黃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雷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七

上諭仲興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論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欵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爲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安名爲遣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管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九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

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紀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論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九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

尊其勢絕。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與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昭代典則 卷之五

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官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士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瑄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眾逃遁。州民遂以城

降。於是道州莫及。遂寧遠州土官李文雅。守藍山。孫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緞。比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千餘疋。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與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彫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

何真東莞人。嘗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竄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主

起真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真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真率眾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真為參政。又陞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由海道趨廣東。真使遇我師。遂改真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真。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決於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筆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斬州進竹簾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斬州所進竹簾固爲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

平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真自率官屬出見賴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進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未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彙章用加寵數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故參軍胡深奇姿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卽無東顧之憂奈何兵逼寇區倉皇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今彙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祀欽朕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叅政王國寶副樞喬琬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子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素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棄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壬午

設使垂白之母精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况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軍常遇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癸亥守昴八年七月癸亥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偕號而其彊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官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於太微紫官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壬午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亡除腥羶之舊機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旣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旣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

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

詹同曰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

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

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

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

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

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十六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

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

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

指揮任亮招撫嵩州王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

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

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

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

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

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

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

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

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

藥飲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

降因言祖勝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

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六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

玉守之於是未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

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

州遂下郟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

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

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

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

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議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上恩帝曰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因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棄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固守關以遏其援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八

兵禍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食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河南卽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食事郭

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已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奏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嶺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汴梁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九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策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勵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

勢西貢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印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
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
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轉臨清而北直
達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
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
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與彼
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
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
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上下詔諭意
今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撫訪使廬山海牙守雷
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
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懼南走交趾故羅
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
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燕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
元帥兀朮董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
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
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

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開
口開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
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
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
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
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
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
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絕城出見璟
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
皮帽百餘俾歸爲議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揮使吳興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
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
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誚嘗恚曰城破之日
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
掠者必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
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
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
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
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
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
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

左丞迎拒。元壁等擊敗之。思簡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二十七。金印五。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追至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邳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脾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牌傾圯。買城河填塞。皆爲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牌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澇。堰堤周圍二百餘里。田得常稔。實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叅政黃彬統兵領表州。招集諸山寨遁卒。○

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勅諭新受北方守令。勅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置其困窮而不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愛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秦鋒
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况
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帝諭之曰
朕與卿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
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
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久亡
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莫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
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
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五

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
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
戒克城之日無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
八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敬
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
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
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
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五

時徐達遣右丞薛瑄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
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
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
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
陳某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
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
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
玉率耆老降已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
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
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
仁遂以為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顧時浚開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
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
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
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
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
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
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
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
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

保民達安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必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閭越卿即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賈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聞地悉平。○以張正常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五

為真人去其天師之號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漳州府通判王偉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歛以順人心上嘉納之○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朵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

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眾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箠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川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撥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

三五

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徭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為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汪至帖

木兒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打
賽因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議之并獲
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
千餘人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
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泰政鄭泰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
叅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鄧得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
顯泰政傳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
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溫鐵木真於宋寧宗開
禧二年僭號於元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九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
以消天譴叅政傅巖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
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
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
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
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
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
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九

高閭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
位是爲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
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
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爲中國主
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爲南北朝爲遼金主至順帝北去
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
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
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
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沒於腥羶之
中者極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眞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
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
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
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
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
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
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華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
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
戶部尚書小卿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
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碩爲刑部
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上諭之曰朕登基江左軍
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
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
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聖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復置回回爲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基致仕

初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
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
啓皇太子捕實諸法入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
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
允遣人馳奏請誅彬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
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
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喟之及帝還怨
基者多訴於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帝皆
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已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
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衛爲
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衛青
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帝以元都
旣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
畱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
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爲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
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聖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糧儲之鎮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

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
○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明也○甲午命右副
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
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癸亥下詔
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
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
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
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

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置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重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已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已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園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贊出已祭神必飲之如庶人片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微福私

身。神可欺乎。惟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晨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而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獮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

五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等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分

番夜直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本成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

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禍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歿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艱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及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拔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火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已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戒監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聖代典則

卷之五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鏞盧德明張昌曰範金鑄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謏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為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三父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義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聖代典則

卷之五

封者或不能純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賴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

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踣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猶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般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

勝言況逢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倚氏擒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崔亮爲禮部尚書○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俟斯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顥知之

昭代典則卷之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己酉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曰瞻此興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昭代典則

卷之六

開封城隍曰瞻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瞻此鄉邦之地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戎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二宣明睿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太平城隍曰瞻此名城雄莫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二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威烜赫和州城隍曰瞻此名城雄莫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

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瞻此名城雄莫江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駿功是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瞻此郡城明憲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靈則通感無方各州城隍曰瞻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瞻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云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昭代典則

卷之六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踣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歟。然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歿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丁未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葉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侯其卒進侑，皆太祖規定也。然功臣廟無再成世

昭代集

卷之六

四

傑而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不與。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歿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今有司建祠肖像祀之。○按余闕、李黼者，固中國人也，何以歿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歿可以無歿者，其殆未諒此歟。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都督孫遇僊等一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蒙古學士承旨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爲侍講學士。○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昭代集

卷之六

四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義起西鄉，率眾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將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臣，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

近者大夫湯和定湖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環兵出澤趨路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倚綴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昭代集則

卷之六

五

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自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

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始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倣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析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

盡今更其詞今贊禮者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則可平章韓政進攻蟻尖寨克之○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迺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闕禮樂

昭代集則

卷之六

六

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聖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

初命祭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至是禮官奏言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遣官行禮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

告禮○帝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藉田于南郊○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丘之西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園丘方丘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園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有事於園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以翰林院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昭代集則

卷之六

七

裕伯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張士誠據姑蘇道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於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閭閻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必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上欲命以官使以故辭至是以爲侍制○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昭代集則

卷之六

八

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繁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上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壓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壓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聖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

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入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

加劍請諸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丙申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

告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徵時皇考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春久不雨復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山川城隍旗幟諸

神

祝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民當去歲紀年建號之初首值天下灾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孟春得雨之後中春再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實切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恭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庶之疾苦哀聞於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諭指揮表義訓練軍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

上諭指揮表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效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棚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效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

憐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蕪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有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緊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詔定齋戒之期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二

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吏問，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告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

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遣都督僉事郭子興將輕騎至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今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整師入，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常達署經歷，達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二

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走盤屋，爲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歿。左丞拜泰古遁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歿。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歿。三原尹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歿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亦俱投崖歿。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唐州兵亂，大將軍徐達發陝西趨鳳翔，遣平章楊璟及左丞周凱等征唐州。○叅政傅友

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癸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以山東叅政盛原輔爲北平叅政中書叅政劉惟敬爲廣西叅政○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克龍州遂克秦州

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通州取慶陽然後從龍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感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畱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偕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龍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三

泉元守將呂德張義等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獲之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軍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龍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

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叅政汪廣洋爲陝西叅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叅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裨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

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有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叅政戴德征蘭州○丁丑都督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思齊降徐達遣指揮章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欲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四

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章正及趙琦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卽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徐達克會州以叅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周用守之○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爲指揮副使

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奪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之。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麥瑞。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漢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五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

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

騎兵偵邏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

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初

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

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

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

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

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

所謂。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

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六

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叅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略其南。

署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謀。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

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上曰公即忘私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撥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李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奉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觸體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七

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饌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居肝胎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作養人材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肅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八

憲惟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自以爲法矣爾等宜勉之○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己卯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遇會州敗故元將江文靖兵于錦川得士馬以千

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大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帖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安南陳日煚遣使來朝貢方物請封爵詔封日煚爲安南國王○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秋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元

已亥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戊申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萬世鐵爲向武州知府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都爲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沒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

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須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掠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置親軍都尉府以儀鑒司隸之○蜀明昇遣使來貢

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尚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元

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強兵其若我何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上賜聖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畝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伯列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一

還先是元主比走屯蓋里命脫伯列孔與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伯列被擒孔與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己巳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

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尚酒尚醋尚麪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樂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一

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愈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夾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

園上問何日圖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乃乙酉。蓋日官弄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禮部尚書崔亮請朝賀，仍行山呼舊制，從之。

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呼齊。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況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三

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勅書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宜規措。無致傷民，肇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一，分之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回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壘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誥命悉頒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令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勝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襄城。

丙子遣符寶郎侯斯齋詔及金印詔文封朝鮮王。顯爲高麗國王。○禮部奏請大祀陪祀官受誓戒制可。

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某所，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癸未，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領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傾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係保自寧夏遣竹筴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筴，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四

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圍，日急欲出降。爲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係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責人汙丸泥噤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

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沒井中
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
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
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墜地
或突至薺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
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矧
禮部請於圓丘方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
遇風雨於此望祭從之○命禮官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諸神准漢制於城南爲壇屋以祭○禮部議奏聖
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同祿八月望日祭靈星
皆遣官行禮從之○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五

朔會民讀律

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
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鄉井細民
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
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
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義而
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
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刑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
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雷電并五祀歲終臘享
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雷門電三神五品以

下祀門電二神命著爲令○蒙古部將賀宗哲將
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
時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將騎卒萬人追之賀宗哲以
其衆掠關州徐達遣副將軍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
道靖寧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卽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
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
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禮部奏言祥
瑞應見大瑞表奏餘瑞驗實圖進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六

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
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鴈之類小
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
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卽表奏百僚
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
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
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齋送今擬凡祥瑞
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
言虛飾干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上曰
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
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

所司印時飛奏

詔以臨濠爲中都

上名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比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比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七

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蕃王朝貢禮○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乙卯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奏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

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濟○十月庚午勅燕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甲戌甘露降于鍾山屋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幹林雕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一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其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實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八

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燹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華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閭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今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壬午

命漳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為總兵官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斬之於十萬山思州平○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北征還○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衆遠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勲爵姑置之

十二月壬戌降戶部尚書宋昭為蘇州知府○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齋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命禮部考安南高麗山川著之禮典設位以祭○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齋詔封占

城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者

詔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以不殺為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征西土酋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鑒秦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之初如或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壬午

妄加誅戮爾眾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恩其家遁藏巖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眾未能悉知朕懷朕為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盡行赦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於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鄒魯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帝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詔召我
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減不已今命卿等出師
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
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
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
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
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
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
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失事有一
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
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
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腹剝尤
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
患於民國家政命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
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命宰臣定百官入侍班序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
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
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
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

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
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
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
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從之

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
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圓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
之義也今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
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日夕
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祀安南高麗占城山川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
其山川及羣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
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
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
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
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
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
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
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
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詹崖等處不許

上曰前代謂脩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之耶

西安鳳翔二府僉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爲中書省叅知政事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傍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五

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小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帝顧謂侍臣曰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慨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空如何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惻獨鰥寡皆蒙其惠矣帝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旗壽諸神

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濱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濱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壽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師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四

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嶽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銳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帝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臣者請親署名其鍾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署牘往來尚親親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薦跪之儀禮畢帝問故以忠以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乙酉指揮金朝興

取東勝州獲故蒙古平章荆麟等。○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卽位以來，思欲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歛有不同，雖嘗免其租稅，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與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幸幸

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租稅從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琦言三事：其一，謂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

歸也，得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違京綱，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入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諸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慮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外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能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幸幸

多，則嚴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於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召諸郡富民入見，勉諭遣之。

上曰：富民多豪強，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時翰林學士朱濂詹同及待制王緯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上顧謂之曰。朕論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緯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王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

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置南寧柳州二衛。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

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爲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因

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某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今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賊功者。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故蒙古知院馬廣等。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司使二人。遣萊州同知趙秩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

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王中國。汙壤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理。卽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

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起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襲者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綠吐番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九

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標為秦王第三子橐為晉王第四子為燕王第五子橐為吳王第六子橐為楚王第七子橐為齊王第八子標為潭王第九子標為蜀王第十子標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于

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切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郊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巖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驛驢騾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四

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終皇明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胡德濟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之邇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聞外之比矣彼常有救信
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疑其軍
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燧之卒遂遣吏部
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燧爲安南國王翰林編脩王廉性
祭日燧

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
爲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雕稼皆兼
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閱履歷素索
昭代典則卷之六 聖一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邪
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

和州之含山

湖廣慈利土酋覃屋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
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
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
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
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楊璟攻覃屋不
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屋寨賊衆下山迎敵官
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嚴險而

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繞通入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
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
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屋乃遣人許降璟
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
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
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

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
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

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者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
爾勅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遣左
昭代典則卷之六 聖一

副將軍鄭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
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

遣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
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

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
授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于
河南掌其事

乙未定著官閫今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官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官中嬪婦之事卽官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太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官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官不及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官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官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朝望朝見中官而止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三

故卽不得入官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禱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敗蒙古太尉蠻子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蒙古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師次三不刺川及蒙古兵戰于五郎口死之○海軍衛指揮副使孫虎及蒙古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死之○已亥詔設科舉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

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薄而權家勢要每納奔競實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茲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衆者得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爲官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四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與參政傅友德等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蒙古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守之達還軍西安○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卽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

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丁未詔行大射禮。頒儀式於天下。○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上從之。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詔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五

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凡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

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卽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是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里社若鄉。屬邑屬之祭。則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遣秘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六

監直長夏祥鳳等。頒章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免蘇州通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逋稅積至二年。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其貲。如是而欲生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上曰。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足爲世瑞。此麥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乙亥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廟代典則

卷之六

四七

今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官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境。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

廟代典則

卷之六

四八

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僞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戲。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羶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朝漢清寧夫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特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時史劉炳勛其不孝故也遣使莖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加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官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九

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莖于故陵

故蒙古四大王冠大同武州太原衛桂寧等擊走之

四大王者元之宗室也初大軍克元都遁入靜樂岢嵐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劫殺人民桂寧指揮鄭享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今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

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丁亥朔續脩元史成

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奏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天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脩○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擢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

擊却之

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
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
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欲兵入城遣使間道
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
城拒守發拒守礮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
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
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十
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一

卽位時嘗上書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失人心也不聽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
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
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脩陳極賀曰押字
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卽奏極爲
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
獄炳吐其實劉基并發其奸狀陰事上怒按問憲與炳
皆伏誅

已未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
舉樂不許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

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
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
士之勞而自爲快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
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癸卯禮部尚書崔亮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
收瘞遺骸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
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
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
政也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二

下無天開元季政荒民困于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
者衆朕荷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
哉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
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
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
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
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
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試者後十日復以
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驅馳便捷射觀其中

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等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廟建左右二司禮部尚書陶凱復請如前代六曹曰吏
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上
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
製神主主用丹漆字塗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成命凱
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宜徵歲租官給牛種者十
稅其五自具牛種者十稅其四不許○故蒙古興州降將
江文清楊思祖至京以文清爲千戶思祖爲衛鎮撫遣還
招其部曲○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五

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
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

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
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鳳
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
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
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
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
泰階平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
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農壇
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旗
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
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
親征曰遣將曰大射曰禮二曰弔聘曰喪儀又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
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命指揮韋正鎮守河州

韋正上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
易粟今綿輓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易粟今綿輓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六

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河州時城邑空
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
若等出鎮邊陲以拒戎狄當不避艱險致死命以報國
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
其害則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
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曰願如公命正日夜撫循其民
俾各安其居河州遂爲樂土

遣斷事官苗儒齋詔諭遼陽等處官民來歸○遣使致書
于蒙古大子愛猷識理達剌○冬十月初省臺延聘儒士
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表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

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堂廳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耻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慈利土酋覃皇及茅岡諸洞蠻覃皇復遁○命作太廟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五

主贊○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皇太子親王文武百官以次入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

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間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都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嚮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六

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四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康鐸封昭休典則

卷之六

五十七

斬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

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

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筆益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並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八

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則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

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該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闕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九

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辛亥命戶部覈民數，給以戶帖。○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

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為誠意伯。○以吏部尚書王與福為西安知府，調刑部尚書郎本忠為吏部尚書。○十二月，己未，戶部請於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及撈鹽夫專事煎辦，從之。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祿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贖，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以翰林侍講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編脩宋濂為國子司業。○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鈐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于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于乾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一

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上召諸將諭之曰右丞薛顯始自肝貽來歸朕子之厚

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孽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牽馬哭罵且訴冤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檢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始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禮于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乏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二

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今宜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上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晡時致祭正壇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爲定式

壬午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

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違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母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仁者惡之庶乎天象可感也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曰君之象也在陛下脩德以禳之君德使脩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熒惑猶爲之退舍况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自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黜罰焉月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監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三

下毋忽上皆嘉納其言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

享畢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僅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幾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

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故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江左陸贄之覆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三

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復不能從既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環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

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

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

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

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參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

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圓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袞冕祭社稷太

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

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製玉圖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

俱以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

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

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建圓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

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

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

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

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祿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

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累無所爲而去百姓

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

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九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其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菴石爲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含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權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者爲定例○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糜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獠賜帛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者爲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王之甚非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襲祀止命有司祭於陵

原缺第五葉

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論省臺辨人邪正

論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緒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質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

以兵部尚書劉直為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石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為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上嘗御東閣。方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高來奏事。

上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問始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開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訓。扼飛大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潁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七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直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癸卯傳友德克綿州

傳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選精銳設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克江西秋糧○乙亥詔克兩浙秋糧○六月壬午傳友德克漢州

耶代典則 卷之七

八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已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人命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近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午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耶代典則 卷之七

九

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僞蜀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旣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檣糧帶水筒以禦餓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石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

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礮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郭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橋。同僉將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昭代典則 卷之七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傳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創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

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傳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真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傳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真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論曰：吏部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

十一

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辯別賢否。母但庸庸碌碌，覓位而已。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敵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塗炭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

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嘶壁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奏表詣軍門降。和受望永忠解佩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賊酋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島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章宜勅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龐城。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輩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輩殺之。保保走哈出營。遼東之眾因推良佐昭代典則卷之七

與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款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况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大尉哈出之眾。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虞。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官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元宜勅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立張良佐房島為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鈐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昭代典則卷之七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目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間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善惡宜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為法守

遣使齋書諭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出據金山擾邊為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齋書諭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于中原偽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四

稱帝于靳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因集眾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爰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哈

出拘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諸軍者給衣糧籍為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為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鞑官軍悉聽節度

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五

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戟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踴藉死者甚眾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危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宮王桂葉遂率者民詣軍中降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遜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祭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六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向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爲殿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炳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實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

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七

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見服之無章罷用禘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奭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泯於醫師太公不泯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序夏學以鼎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經皆謫

遣佛林國故民視古論特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論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八

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已令安南卽日罷兵兩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其器似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華語可教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八月癸巳浚泥國王馬合謀遣使進表箋貢方物○已亥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

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退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已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被執不屈死雷州衛遣千戶黃青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刺札八刺十遣使奉金表貢方物○冬十月庚辰今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夫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禍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九

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侯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

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還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

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怨。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募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卷之七

二十一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待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信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折木屋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論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蒞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覬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崖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二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文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難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入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卽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朱濂以爲禮部主事○命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三

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盡政獄大爲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琛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爲軍

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賴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賴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

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
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
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金
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
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
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手楊璟粗識文
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漆
竈滅竈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
彼使知我虛實雖錡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
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屋寨久不
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卿之失則

卷之七

三

不能自奮而使他将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
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
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
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
臣已過望况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
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
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
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
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五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
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
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瑄
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
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瑄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
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
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幹的赤刺丹八兒山

等文綺紗羅有差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緯齋詔諭雲南

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年

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嘶壁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卽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入故復遣齋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律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

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

力四方故有此賜達等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懲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爲過也

徒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弊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撫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年

拾王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已自脩以國後進往往撫拾王司細故謫毀以逞私忿禮讓廉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保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趣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

保保狻猊但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今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八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二十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雙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羣臣各盡其職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克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備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鑑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却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煚个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煚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九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覘意汝霖不敢隱具言之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却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耕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礪門

永寧筠連諸處所產之茶各萌刀粗葉惟西番夷僦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璫衫朱布椒鹽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碶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頴請遣子弟入太學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卽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

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卽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卽位初卽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頒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古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以禮部主事魏觀爲蘇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於土剌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聚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構爲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薄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兒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巖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天旱命官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官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官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

昭代典則卷之七

三十一

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六月定宦官禁令命禮部議官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官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官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官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官局掌導引

中官總司紀司司簿司聞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官內服用總司實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與司死司燈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琢司綵司計之事官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陷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刺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

昭代典則卷之七

三十二

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其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勲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文選二曰司勳部掌官制三曰考功部掌考覈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課之政其屬有四
一曰總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
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
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
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祠祭醫
藥喪葬僧道度牒三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
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
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
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國簿馬政車
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開禁之政
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關毀稱冤二曰

刑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四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
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
捕亡詐偽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
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鑿冶爐
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
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墾田圩岸廩舍竹木薪炭各部
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
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
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

復進至肅州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
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
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
章規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
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將戰不已文忠馬
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
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策馬橫槊度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
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
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
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五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
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
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
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
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
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如此以
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
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
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

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禎祥不在於徵物遂爲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樹申誠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樹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山蕩河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剝面削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斷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

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華畜九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高麗王顯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簡秀山通迤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顯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卽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二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爲今從之○八月貴州宜慰使霽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霽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仇仇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啓邊警且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遜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遠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昭代興則卷之七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頴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

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蓋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聖節之日齊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祿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輪作以時替中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王頴

先是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峇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頴至是顯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澄昭代興則卷之七

等先至京師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峇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導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占城西洋貢里瓜哇叻尼三佛齊進羅斛真臘

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如上旨咨諭其王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祿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簿爲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諸欽錄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欽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昭代典則

卷之七

聖

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鴟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創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一

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臣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窺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若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從之

諭來朝守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二

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陞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忤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

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為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點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以其與柔○置西寧衛以朵兒只失結為指揮僉事○論聲色之害論儒

聖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四

臣詹同

上謂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

使臣譚應昂懇陳前王日燈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為國人所立上曰日燈既病卒國人當為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賜

應昂等紗羅夏布遣還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罪輸作臨濠

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為太僕寺秩如舊始定養馬法

以監令唐元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模為少卿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為種

聖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五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為殿最焉

閱武教場論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論曰兵民相資汝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皆出於民也民勤苦衣食常有不足無知害民民受困弊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詔警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

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其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六

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三月癸卯頒賜昭鑒錄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傑等續脩之至是書成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故令卿等編輯此

書必時時進讀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間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夏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麗傑爲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鑒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都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望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五月壬寅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聖七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歲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管輅曰供用 上親爲之敘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康寧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官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華胡元之俗去姑息

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錄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騰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搏採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祐于無窮矣。於戲。其敬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八

承之。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綏綏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陲厥緒。幾於亡夏。顛倒典刑。幾於亡商。

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上以天下旣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微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九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塞上諸關守禦從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時貽縣民進瑞麥九十六本。皆一莖二穗。監察御史各祿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垂國家之福。而爲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貽貽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

新麥之登尚薦宗廟况瑞麥乎上曰以瑞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

宗廟

六月甲申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時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丞相胡惟庸言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皆不陪祭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一

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

監察御史谷祿與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平民羣宗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苟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

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爲道統孔子顏曾思孟相傳而爲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

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爲帝王之所崇豈但陰陽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教脩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今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二

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儒臣

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爲千萬世法漢魏間微爲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詔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攝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丙子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

陳德及鞏昌侯郭子與進兵至谷刺海子口遇胡兵擊

耶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一

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同僉興都等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及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已丑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易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屋妻妾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筭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諫乎卿等宜益懲其功以副朕懷○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

耶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二

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索其情偽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卽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從七品○壬寅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歷乙卯命諸司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官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戊午鑄太和鐘成

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四

以龍廈建樓於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然未有以名之禮官奏曰昔皇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爲中立行大都督府○高麗王顯遣使貢馬五十四却之

高麗王遣其大獲軍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四甲兩言道亡二匹及馬至京乃如數詢之云私馬二匹欲進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上以其不誠却其貢賜額璽書責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詔定土官家用祭服公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

上既命頒行律令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顥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于唐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百里爲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五

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撥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已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用止之遂以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籽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

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其得貽謀之道也

乙酉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國不至而還

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占城接壤謂之緬甸元時最強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等齎詔往諭之值安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乙未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此確論也

耶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六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禕秀爽奇敏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朱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脩元史拜翰林

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脩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

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胡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知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

耶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七

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戊戌詔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靈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者爲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詔定親王國中居名

其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瑞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召諭太子宮臣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矣

建閣江樓於獅子山

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之記

詔釋成安縣丞唐詢之獄

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三年日獄中上書陳情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三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卽命釋之逮問其官吏淹禁者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爲大同知府

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等處俱送京師○勅諭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勝駐山西榮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九

劉仁鄭九成陞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倣雖嶺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友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友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

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壬辰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煥代視事許之○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癸卯命置鐵冶所官

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廬州府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

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一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入爲左御史大夫○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故蒙古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故蒙古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五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實訓從

之

五月丙寅朔大明日曆成自年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士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則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實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申高麗國王王顥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

先是高麗王顥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疋甲兩匿馬二疋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疋而以已馬足之上以其不誠却其馬賜顥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誼鄭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太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入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考定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太祀齋之日宰牷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日本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命却其貢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十一

三百八人

壬戌西域上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上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剌兀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氍毹爲廬舍產多騾馬羊牛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上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爲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

秋七月甲子朔增圓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圓丘第一成設昊天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

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三

壇星辰一壇分設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

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鎮壇內壇之外東西各二壇東

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於海瀆之次方丘

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圓丘第二成東設

五嶽位西設五鎮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

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於海瀆之次內壇之外

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十一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來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酒但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戊戌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詔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寡寡之患其歛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

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終斃於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逆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於勢力。今元祚旣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甲辰遣使齎詔諭大理。

卷之七

李四

昭代典則
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羣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餘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丙辰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旣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

卷之七

李五

昭代典則
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蘊莽操懿。濕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送。欵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而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

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魯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已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六

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冬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

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菴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叙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菴曰齊衰不杖菴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七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監察御史答祿順權請行禘禮

御史答祿順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

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八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才疎德薄日久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陣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高年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

傷今詔令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

不失所凡出征軍官間有鎮守邊境身死邊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卽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稟進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伐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宦遠方歿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九

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乎君臨天下者所以爲民也或君願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毋倚法爲奸以干刑憲○又釋罪詔曰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儒君承業權由姦佞因有大赦雖開釋君子之過愆而奸頑之徒得爲漏網之魚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爲天下生民主恒恐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有條陳獄囚若果故犯但答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

以兵部員外郎楊其爲山西按察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

權爲廣西按察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罰等往脩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慙可不慎哉

乙卯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庚申罷禮部尚書牛諒諒初爲尚書以怠職降本部主事復爲尚書仍不任職罷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江左陸狎之手校

昭代典則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狎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剛

昭代典則卷之八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脩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謐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夷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朵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

勿殺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宜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勿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為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國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淵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穎川侯傳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制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制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車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勲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升沂桐江而西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市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啣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車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十一人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帛各十六尺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爲蒙古右衛指揮僉事保保爲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傳友德北平備胡○六月甲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瑄時往山西北平代傳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王之孟夏祭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王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昭代典則

卷之八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滇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已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壘等從旣行上閱輿地志得濂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官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罔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七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仲爲曲阜知縣

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一羣夏王堯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仲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韶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論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今天下求才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

幽微莫測若特祥不戒祥未必吉觀妖能懲妖未必凶益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水結虜必乘時入寇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木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蹇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置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

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

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上

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

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

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

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脩自

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

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昭代典則

卷之八

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

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慎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

註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滴鳳陽渠象屯田俾

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核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

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

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

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

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

常若邊防不嚴即人為寇待其人寇而後逐之則塞上

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

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

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

帖木兒乞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

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

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眾獲輜重

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友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王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已卯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

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

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

是遣使來謝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

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四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

易不貴統緒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

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官得飾朱紅大青綠餘皆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餒梁肉於犬豕致忿怒於神人遂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如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楷檟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

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楷檟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此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日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楷檟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定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之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罷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効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勑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叅知政事。叅政入爲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四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叅政各一人。左右叅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陸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西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官州日照。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五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歛爲哉。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筆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九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朵兒只班要劫之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賜鼎裏帽已而遣

鼎代典則

卷之八

十六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朵兒只班果叛今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上悼惜之遣使葬之于黃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平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伴爲愚類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論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通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闢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生死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七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已卯賜重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各一姦吏至死上賜重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蠹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者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其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

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素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詔求直言

卷之八

十八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政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教命雖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嘉惟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雉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是皆能責已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數

君者能祗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安殺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讓之說者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陛下大有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告矣既有敕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陛下大統欲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至誠之心上答明詔哉九望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詔求直言

卷之八

十九

貸之則上下之誠乎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嘉焉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珥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實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彗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辯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浦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釐殺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素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權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至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王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敘誦

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官中使人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導華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官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大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昭代典則卷之八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憐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昭代典則卷之八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

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摛撫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別辨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急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招剋以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上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難大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湯村落昭代集則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水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檢訟鈇鉞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

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同平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養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滂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罷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履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七

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論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實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主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廟正殿後殿，殿九室，主皆南向。下皆東。○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

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倏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主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械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為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蓬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希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船代與則

卷之八

三

人間之故子英曰：恩重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中書舍人。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謫罪當誅。上咎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頻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曰：朕最懷于實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顥諡號，不許。

船代與則

卷之八

三

上以顥爲臣下所弒，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以掩其弒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擢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欽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乎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權爲宛平知縣。命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滯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四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八。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

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

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羣息。養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鄭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殺烏思藏使者。輦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五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黔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及不中理。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實路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一

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簋曰。敎我以道者。擊鼓。敎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振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一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謂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官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耶代典則 卷之八 主人

君日理萬幾息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

之得與諫者况開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成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叅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望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疾古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獻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亢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諛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卽園

昭代典則

卷之八

申十

丘舊址爲壇而以鳳覆之名曰大祀殿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旣更建太廟於雒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覈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瑄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

農諸龍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

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壇壇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壇壝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

昭代典則

卷之八

甲十

乙酉遷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官城上至是落成上時幸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此而吾心卽在是却慮凝

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乙卯癸亥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齋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主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易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

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川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主

以貪饕餮冠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月旦 上以王顯既被絀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端卒○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聖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瘠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初中書言議減邊商鹽價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價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訓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翼安等考績來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爲本部尚書○御製勅文論祭安東沭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論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濱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訓

僭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鬼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竟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怠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卽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詔曰朕昔微時。游羅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睽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為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遣官齋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六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官。○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其子為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豫王。後改封棧為漢王。後改封植為衛王。後改封已未十二月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兒嚶。嚶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沐英移兵討之。○已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上大書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為寰宇。

是時人生於實。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馴。天生君至。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卽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願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壇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況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為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蒼。人情惟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上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昭代典則

卷之八

聖七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二陽交泰之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

隆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有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苟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俱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曰曰此古禮官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是之陳采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背畫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二月命曾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麓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足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番繚陳暉楊林孫禮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饒運甚艱勞民不便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隴麓自漢唐以來偏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

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通必走黑章咱之地只於其地索之瘼索子不論通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麗古稱車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昭代典則卷之八 五十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為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異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

婦降來奏

上勅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彼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春秋本末

卷之八

五十

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官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眾遣人奏捷上以勅勞之曰嘗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跡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執行之

八月辛巳著内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之爲難自今内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什如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二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廖素子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

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三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丁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繁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勅以洗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頗問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喋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四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經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凡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

國得實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僞漢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五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子元也常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弼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

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憊爲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昭代典則

卷之九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閭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爲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性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懼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筴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

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

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

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

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

之二人素慙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

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

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通

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

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

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後計通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徐飭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徐飭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嵩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飭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飭。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調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僂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旣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辛未。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贊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衆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水。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蔣子文晉卞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聊代典則 卷之九 五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皇憂稷契不復生
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
差等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
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
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
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

州長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陸荆門縣為荆門州
○兩湖運使呂本奏均竈戶鹽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
于茲十有三年矣問者宰輔非才群奸亂政朕思創造
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
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
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
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籍敢有
以民為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
終軍民通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聊代典則 卷之九 六

滁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
餘戶悉還為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
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
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
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
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
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
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誼有女人於元官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
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
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齋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翼赴
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倪斯致仕遣使齋符
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敷趙民望杜敦李延齡李幹楊良卿
王成季吳慎明劉仲海鄒魯任宋季子至京遣使勅諭
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為
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
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
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
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辯
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
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答曰朕聞堯舜
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
非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
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
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

賴臣寮匡朕不逮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成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
則恃恩肆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
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
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
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敷為春官杜敦趙
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上以勅諭之既而上坐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八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為士者
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
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
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
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
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上悅
故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
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太廟

冬十月戊午朔勅諭四輔官王本等

勅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
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六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敷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夏災殃叠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論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九

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

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含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朵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官辨邪正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論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一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蓄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

爲聚歛之臣，剝民財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慄，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

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攷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二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有之，詔賜酒食，擢爲叅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

凡徒罪前鹽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之人發兩湖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凡徒罪炒鐵者江西之人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華昌北平之人發平陽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避友德選輕騎夜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五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

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爲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

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

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

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

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

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晁取西羌

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

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廼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於感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怨欺誑中國之罪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四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却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穆文與玉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母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

顏川侯傳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洪武吏

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鴛

鴛梗化遣使招諭輒為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羣臣

合辭以贊上於是御門命顏川侯傳友德為征南

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

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

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五

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

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

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

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靖三將

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

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

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

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革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

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

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史官修撰三

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浩勅備顧

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

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

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

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

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

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

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

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為之貳凡日月星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十六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

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

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

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秒時刻起復方

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教之○太醫院令一人丞

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

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

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啟事稱臣如

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湖廣等處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七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仲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已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潮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卽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仡佬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十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入藉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旣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旣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數合英縱鉄騎揮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駙
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
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駙兒俱入普寧州忽納若焚其
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剌瓦爾密遂與達的駙兒
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
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閭監也先帖木
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嚴
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九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進取臨安諸
路

封皇子權爲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
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傳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
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寶卜聞都督胡海洋
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
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鋪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
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
奮勇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
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

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陳有芒部土酋率衆
援之寶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
多中樂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
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寶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
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
驚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春皇明之曲
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
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闊乃馬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九

友等降○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潯江武定三
路嵩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
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
銀銅印降○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
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
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
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
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
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
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
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觀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
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
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
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肅代典則

卷之九

七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
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
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
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
謁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
疾病疲弱者每衛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
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

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
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
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
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
軍顏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
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
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
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
同仁豈有間乎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肅代典則

卷之九

七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
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
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
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
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
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
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
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
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
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譟譟酋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首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爲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爲吏部尚書○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鉄元

時嘗於此置鉄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鉄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鉄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今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頤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頤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葉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廐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僧誣

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辭極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

經旬以踰歲月不覺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傳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閑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壬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傳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

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壬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宜教化以治民爲先欲惟聖心奉奉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今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吏

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不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加陞擢不當者罰及廢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實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况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吏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於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櫟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明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挈家入霽翠之地符至可諭霽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復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遁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旣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霽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癸亥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卽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直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土

明代典則

卷之九

三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能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惶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自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為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况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洵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

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為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夷虜之耻臣竊為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閭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眾人摠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為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三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賊眾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浦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康發兵捕之獲賊五百

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俘賊首號鐘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命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聖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諡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上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論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頒巡按事宜于各處提刑按察司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脩葺。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其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戒豪強均賦。往著為令。

聖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壬申以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

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議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免國子監祭酒吳頤還鄉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祭酒

時武臣子弟有怠于國粹願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以宋訥為祭酒勅諭之曰大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師帥之惟卿宿學者德可以任此故命為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勉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懾懼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

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聞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為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

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章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七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誼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闕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上謂侍臣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沆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況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入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

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命刑部議定詐偽律條○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從之○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禮部榜論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送故蒙古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劉車車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賜鈔有差○三月甲辰論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論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戊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慶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季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趙盾未入殺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

庚申定文官封贈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公殲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已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而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祖父母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

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頒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命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命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廢叙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連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連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歷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歷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歷者皆於應叙品第降

一級其三正一品官。歷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缺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鈐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通運所驛丞開墾官之類。其四比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主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冬十月高麗遣使貢方物。却之。

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原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首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永守事

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乙未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壬子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漑。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蠻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受業成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主

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霸為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張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勲畧。可謂以勞定國。允應祀典。松江舊有祀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為吳丞相華亭侯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致祭。仍稱抗為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凱為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川土神。垂林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五

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沒
葬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所禱必應今擬
稱爲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
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請爲彭
澤令秦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
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肅
宗時爲京畿令孟渢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
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墓于甌寧後見夢于帝
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竊惟謝公英毅正直不
畏強禦因民獲罪請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靈異可謂
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
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
爲忠臣歿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謚忠
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
宗可爲元養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
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還家謂
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
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勿死竊惟李宗可謂以死勤
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
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六

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
害及鯢鮪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
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濟初爲國子助教與
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
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
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
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
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
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
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聞
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趣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
成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
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
所發上詔濟論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
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
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
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
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先是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後陞正三品設司
務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
右僉都御史其屬司務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并十二道

監察御史都御史之職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冒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褫其稱職不稱職間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鞠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讞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叅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

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勅曰肇建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謂貫城貫城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事當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鑒玄武之澄波睇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

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壹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

今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亾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夏四月壬午諭平雲南功

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炳

一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備禪部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通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昭代典則

卷之九

聖

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為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究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為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闕葺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劾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

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提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謀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為遵守

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官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牛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

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外承運及甲乙丙丁戊廣源廣惠八庫皮作兵仗寶源三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於流官選用○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戒公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伏愿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為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上善其言

五月高麗遣使崔清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許之。

是月論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褒貶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乎曩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萬餘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為牧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一

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奪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

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二

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甲寅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徵糧餉助雲南兵食

上謂戶部臣曰曩為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糧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戶部如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盤等往使盤至陳煒即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

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屬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八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震言曰。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番建昌囉囉之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四匹。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同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昭代典則 卷之九 辛三

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為禮部尚書。○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曆。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循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二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入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百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耶代典則 卷之九 辛四

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上是其言。其後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

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
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
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說
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
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先
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
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
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
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
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
帝之苛暴五代之窮蹙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
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
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
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
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

閏十月癸亥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之下又
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

諸王○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而戒北戎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
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橫嶺朝鮮
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橫武
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
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戎爲胡門南戎爲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
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
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
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
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
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鄆衛漢
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
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
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
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

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鵠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管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管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陬管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鵠首踰河，成東曰鵠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鵠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管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鵠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

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傾也。枹以治外。故鵠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聞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鵠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榮感位焉。大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九

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

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室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寔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

詰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九

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卽物以爲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賁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爾其輪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爲美矣。○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冊。貽譏千古。誠可爲戒。右春坊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謂諫議大

夫唐繹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謗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繹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諛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諛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上御東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貧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善等皆悚聽

耶代典則

卷之九

李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詔議子代父死之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鄭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十一月庚午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耶代典則

卷之九

李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之禁從之

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卽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爲婚故爲管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感傷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

與已之身。是為舅姑兩姨皆為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曹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本

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吏部上言。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職四百七十一人。貪汙一百七十一人。闕茸一百四十人。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法司罪之。闕茸者。免為民。

以儒士劉三吾為翰林院學士。高麗遣使進貢。

高麗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廩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上諭禮部曰。高麗王顯被弑。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偽。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福建按察使陶垕。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

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窮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為鳳陽軍吏。今臣叨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本

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為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賁緣為奸。垕。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與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垕。仲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計定之。

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

二年富饒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關上故元所授印賣
方物錢保匿富饒名以爲已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
保爲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微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
饒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
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月甲辰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電以雷雖時氣不和亦
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
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
祭酒宋訥獻中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
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

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
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
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
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
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
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
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
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
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
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

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
地哉上嘉納之○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有言明帝亦
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
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
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上謂
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
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
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
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
吾餓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
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
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
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
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
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
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
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
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

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間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 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正月戊子徐達病瘡愈上以璽書勞之二月己未尋卒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

耶代典則 卷之九

李

之故能輔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忌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令松州衛軍士糧餉旁近州縣運給

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确不宜屯種戊卒三千糧餉不給雖嘗以鹽糧益之而棧道險遠運之甚艱請移茂州俾屯田于附近之地則不勞餽運而自可以制羗人上覽奏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番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三月壬戌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為

第一

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顯等為翰林院脩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為編脩吳文為檢討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巖為衛府紀善李鴻為潭府奉祀正其諸進士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定歲貢生員不中式之罰

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宋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大學士俱正五品○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移文令訥年老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乃鞠所由 上怒煥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勅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為自漸盡矣卿勿為是替威儀必竭乃心力如故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建等六十七人為

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惡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乙未五色雲見

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元

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僮特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兵潛守隘口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時僮僮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

積討平之

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五月戊申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秋七月乙丑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勅曰朕聞天道至公無私帝王法天之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罰故賞無私賞必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元

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民所共惡而罰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欲窮治而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爾實有焉今特賜酒二罇以勞之其慎終如始毋廢前功則予汝嘉○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留上亦遣使齎酒勞之勅曰善善惡惡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爲勸惡者必懲之以爲戒

非有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究觀前代帝王。循斯道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以治。朕繼舊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內外者。相爲朋比。有司尤爲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政而更新之。金壇父老丁原德等。列狀來奏。爾爲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咸欲舉留。朕聞驚嘆。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酒二罇。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爲民也。爾宜慎終如始。益勤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實不吝。

八月乙未。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后稷教民稼穡。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稽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

九月乙亥。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進兵剿捕。

勅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

太素爲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脩築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事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脩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

耶代典則

卷之九

壬午

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上又御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匪詐以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上又御華蓋殿。命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論至是善以疾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已丑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於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辨髮左衽相率而爲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七

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耻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夷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干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口起由法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也上嘗嘆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頽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脩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癸已免孔氏子孫輪作京師者

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輪作京師者

二人上曰大聖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卽命遣還○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輪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以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者依例釋之丙申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乙卯湯和平古州詔楚王禎還國

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諸洞以計誘擒吳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凡俘獲九溪等處蠻獠四萬餘人尋詔楚王禎還國和等仍駐

耶代典則

卷之九

七

兵撫輯其民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腹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勅勞之

十一月甲戌以進士秦達爲工部侍郎○十二月癸卯以庶吉士楊靖爲戶部侍郎○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脩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已酉擢建陽知縣郭伯泰爲泉州府同知縣丞陸錡爲福

州府通判以其爲政不避權勢故皆陞用且遣使齎勅諭之勞以酒禮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昭代典則卷之九

五

昭代典則卷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次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禡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丁未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黃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黃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勅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誠以紀綱法度維持治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

昭代典則

卷之十

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卽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貴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柰何其間或匪志人自隳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常熟知縣成黃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胥以正綱紀而絕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齎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爲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耿耿而不磨爾其懋之

雲南瑯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

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戊午諭戶部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士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之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初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鑑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夏四月癸亥留南斗○丙戌定工匠輪班之令

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叁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丙午擢慈谿縣丞秦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為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乙卯召還進士魏安仁等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名還用之

丁巳遣行人齎勅勞嘉興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齎勅諭之仍勞以醴已巳遣使齎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驢貨無厭上諭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知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千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甲辰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乙卯遣使齎勅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筆灰之以聞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

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焉敢侮慢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恒經歷王臚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筆成蒞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行人齎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政爲此奈有司不體朕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意士有耆年便實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又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丙戌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山○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

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遂召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還京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關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

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宜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

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六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鰓終非其性也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乙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

軍往北平聽征○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初置象房及六部園楮廊房並以罪人輸作○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績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遼東宜於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七

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等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

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間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莫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八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已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

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

大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九

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指揮僉事

高家奴市馬高麗還

高家奴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藩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驚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衷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

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已亥之歲遼陽潘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奈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賚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奠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

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猜也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方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莫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已受汚辱之名爲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多特有還任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丙子禁採銀礦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銀官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驛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

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戊子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詔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歿實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上又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資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資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奏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

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滌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名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都察院請誅兩犯罪軍人命杖遣之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幸有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上曰前罪既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

之

三月辛未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

戊子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五月庚申遣使齋勅諭西平侯沐英等

勅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謫

昨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鏡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勿怠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先是上遣使齋勅諭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

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為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候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復遣使密勅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為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

昨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主謂我得意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眾可盡圖也甲戌儀禮司官蠻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慇懃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恭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

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寨之

丁未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鴛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住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勒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六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

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

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絕食而死捷奏至○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官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宜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七

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間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其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即令人械赴京○上復遣使齎敕諭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極天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攘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邇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民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遂至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摧

堅撫順之際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至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照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續虜庭成此奇勲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

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九

舉是岐文武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名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真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遣使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諸將名馮勝還以監王行總兵官事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勅往諭勝及傅友

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摧堅撫順無所不克勲名流於千載耿耿而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師平華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藍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期大將軍勝專爲己私不能撫集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少及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九

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効忠乎爲已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即有議矣勅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庚午復勅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

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爲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侯參軍不以名爵爲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比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污大丈夫志在功名者果若此哉勅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以此卽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虜中則自然無愧朕以二王旣往惟爾等可託閭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勲名勿孤朕之所望也○癸酉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昭代典則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

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旣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戊寅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爲海西侯

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知謀知天命不可失乃決去就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歸一心奉天相率

來歸主全多命今特命爲推誠撫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論兵政諭諸將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永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

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遷南方學官有學者于北方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故有是命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龍州○丁未詔以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爲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戊申封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于大寧

詔建歷代忠臣廟于維鳴山

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下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

福壽等亦嘗立祠祭之上以其淵處閭巷祠宇卑陋帝稱神居詔徙建于鷄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為常

壬子命兵部籍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壬午命普定侯陳恒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乙亥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固知憲典故所為往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子

立勲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為遵守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復命普定侯陳恒靖寧侯葉昇屯田於畢節等衛及分屯曲靖越州等處○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為元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彥良應薦待詔闕下上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則又在懲忿窒欲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

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長史司左長史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還之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子

貨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漢鞠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遇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兩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陞用焉

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為十班輪次赴京校試武藝

詔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

分爲十班自今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其法用竹木製二三斗刀弓箭去簇用綿綴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箭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

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祠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

昭代典則

卷之十

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戊午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

甲戌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壬戌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都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比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

三月乙亥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恭爲第一○辛巳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謔言

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譏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知詔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主六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

詔甲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鑣東川侯胡海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勸諭藍玉等曰邇者故元司徒阿迷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乙酉增修南郊壇壝

命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大明在東西向夜明

在西東向星辰壇二東西相向又於內壇之外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石鑿龕以置神位東十壇北嶽北鎮北海東嶽東鎮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西十壇西嶽西鎮西海中嶽中鎮風雲雷雨南嶽南鎮南海四嶽壇後樹以松栢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甲辰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主七

先是雲南平極蠻叛結砦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審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衆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曰百夷憤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寇夫兵憤者必敗若等但戮力殲之必矣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隻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酋長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因追射殺之卽大呼擁衆突其陣斬首數百級諸軍乘勝鼓譟而進

賊衆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賊若定邊失守則賊勢之所恃者衆耳略以騎兵與之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衆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日分軍爲三隊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審正領左隊爲右隊英復令將曰今深入寇境與之相持勝則必生敗則必死至軍中

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却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衆出營結陣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棄象象皆披甲背負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午

樓若蘭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最號驍勇復率衆夾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俱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奮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必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必者相枕藉思倫發去英遂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蒙古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乙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

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麾一動難可復也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母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午

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大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井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黨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

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
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拾
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秦遂班師

壬戌高麗遣使來言鐵嶺之地不許詔普定侯陳桓駐
師畢節爲西平侯沐英聲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乙酉五色雲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
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
聖德所致

國家之美慶也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
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叅將葉昇爲右叅將統領馬步諸
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
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
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
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
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捏詐聚集凶醜

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
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
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

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
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
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蓋蠻夷平日夫婦無
倫亂如羣大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
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猴無
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月然後可圖也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漢英爲樂浪公子璽爲固涼侯○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潘陽侯○命遷
山西民無田者往河北開種田畝

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
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
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
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
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人衆宜
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
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開曠之地今自便屯耕種免其
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命軍士月糧撥與編戶對支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倉庾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卽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卽議之且令應天府今歲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卽著爲令

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蒙古王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玉遣人送虜王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因自盡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

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

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

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宴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母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

九月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

運糧還自遼東○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領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阿資與囉雄州營長發東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將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龍海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是州知州尋卽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徙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項兵千人樹柵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古

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竇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

士訓誠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卿鉅鹿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執頒使覽觀知所鑒戒

勅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

勅曰○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五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勲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進封永昌侯賸王為涼國公

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鐫是過于券

十二月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幽其國王陳煒而弑之立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黎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戊子高麗遣使來奏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却之

上諭其使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適年以來臣執國柄發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

自由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為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為耳不欲聞何也蓋為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諭咨其國使知之

二月癸卯陞刑部右侍郎趙勉為刑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潛為兵部尚書○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遣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

起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實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實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稊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鄧猷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綴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秦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主

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嫖巧易置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

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脩母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勝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主

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華子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桑盛之潔衣服之盛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不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勤鈎察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固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

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懷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好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翬悍之夫闢茸下愚之輩朝擲刀鐃暮擁冠裳左棄篋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衣綉窺我負販之儻與馬赫奔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悅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里閭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幾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微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根稅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後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

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圖武備際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

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千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擎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真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癸亥遣行人齎勅旌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愛民之道無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撓斯爲稱也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賡剝重困吾民失職者多矣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置九溪永定二衛○三月庚午命征南將軍顧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親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全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鈐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

叢密夏多霖雨地氣蒸濕蛇虺蚊室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疫。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爲士源

初敏等八十一人爲給事中。上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事之本源。遂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命抗湖溫紹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往淮河迤南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除和等處就耕官給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謂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尊。唐宗爲子擇師李衎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癸巳遣使齎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

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卽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余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余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爲屋止則毡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狼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八月戊午。更定大明律。

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所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一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一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

祭祀六條曰：儀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曰：夜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關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訟十二條、曰：盜賊十一條、曰：詐偽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還鎮。○十二月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齎勅諭百夷思倫發遂平之。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主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刁厮郎刁厮養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大川資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巔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詎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元梁王納我遁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後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放數生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

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已皆刁厮郎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似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脩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至醜類為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刁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甲子命故蒙古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諭兀納失里大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主

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土

馬爲知院惶惶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維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

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護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難治平何可不慎

高麗幽其主禍立禍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詔成祖文皇帝及晉王分道伐虜○庚午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民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和滁二州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戶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聖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朶子禍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偽莫知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

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父戊太宰已

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庚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平

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秦蜀皆祭西海晉祭北海

丙辰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為吏部侍郎○三月乙丑成祖入皇帝率師出古北口征虜額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申定官民服飾○癸巳成祖文皇帝師至迤都故蒙古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

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嶺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眾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閏四月乙丑安南遣使入貢

命廣西布政使司遣還三年乃來○辛未詔以故蒙古太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平

尉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工部侍郎○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闋祀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計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潮衛指揮使司○五月癸巳遷楊靖為刑部尚書沈縉為

工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達爲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詔遣公侯還鄉

魏國開國曹國宋國申國穎國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白金貳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南雄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安鞏昌鶴慶十侯各黃金二百兩白金貳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白圖不軌尚未可知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午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上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類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倘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

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憫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冤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疎賤與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改設戶刑二部屬各爲十二部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午

戶部初設民部度支部金部倉部至是改爲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二部量其繁簡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刑部初設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至是改十二部如戶部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先設東官司經局至是命定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都勾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

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戌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今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戌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

航海全寧西京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以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

純以稅糧愆期當罷召使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各贈以金固却不受恐懷疑生變乃受之悉輸雲南布政司庫而還遂陞今官

秋七月丁酉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仍舊行之○已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次長之分巡印一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

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壬申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丙子詔考定使節之制○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寅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覽而善之賜名

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乙酉置閣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爲之○十一月

已丑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乙卯置

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

史蘇轍古史○庚辰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

郎輩昌教授李爲翰林院編修○西番諸夷遣使表

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嚼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江左陸翽之綜核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六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翽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一

殿撰許觀爲第一。○封皇子梅爲慶王。在慶陽後松爲韓

王。在開模爲潘王。在源極爲唐王。在陽○癸卯。諭皇太子

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後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夷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朕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瑄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瑄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各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揭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

日一銷註嚴稽緩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爲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予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剃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絕嗜慾累身

貽代典則卷十一

三

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

已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已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

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問門使○詔問刑如律

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勅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卽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卽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定生員巾服之制

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緜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懷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六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

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眾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礪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七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恭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不許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壬子命京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

此命也。附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詔都督蕭綽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五月己未，涼國公藍王師至建昌。

初以蕭綽為總兵，命侯玉至緯為之副。五月辛巳，玉至平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眾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徇附真川土酋哈咎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勸藍王曰：「月魯帖木兒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歛兵以待，為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犂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鬪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犂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為誠，非愚而何？即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

縱還近知其黨與最兇頑者，止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卜，當即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眾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援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廬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九

大戰又敗之，俘其眾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半路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卧，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柘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當是時，東宮

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涼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歧用此計也且月魯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往即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遠宜早定之其恒興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已酉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計嵐州

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

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竇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然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輩所爲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下誠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丁卯命公馮勝等侯王弼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種屯田○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歷代典則

士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禍自知弔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不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爽復痴騃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禹竇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三

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懿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
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
上無過愛 上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孫詔曰前者列聖
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
今二十五年前者還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
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
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
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服代典則 卷十一 十四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垣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臘脂垣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汴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幾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
事惟勤後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爲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往鎮雲南○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
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涼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

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

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

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

州灌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

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五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

長河西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

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

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獲人知順命雖

獮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

吾民乎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

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

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京玉遂班

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勲階俸祿○閏十二月

乙酉更高麗爲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
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
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
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通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
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在京及在外府
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牒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
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
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
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宥隱者罪亦如之

耶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七

有死囚輸粟千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
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
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繫死囚悉貸其死
今還鄉滿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有死者四百
四十八人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
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
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僞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朕以求
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
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

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慰

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

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迺

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十四善也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

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

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

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

城置兵屯守乙酉設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王爲錦衣衛指揮蔣瑄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徽以

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

耶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七

復其家擢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

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

徽曰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

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

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擢海州儒學訓導闕

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

徵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

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

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謙休至是坐監

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賞其監送者

陝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入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通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九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王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後奏聞著爲令○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往祭廬山爲周顒仙立碑○九月戊申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丁巳遣使齎勅勞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九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篤誠守已事不苟爲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冊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爲民牧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南僉事王平同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卽歛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喜若平者真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罷中都國子學○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

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今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十一月東莞何廸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械廸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梗為岷王在望州後棟為谷王在○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為第一○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

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為國

家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寇倖與寇遇眾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眾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開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為軍著為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凡齋祿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甲寅命韓王濬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藩王模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
悌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
周歷秦晉抵燕齊藩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至秋八月
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蕃國朝貢儀

上以蕃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
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
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後答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蕃王班
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甲寅安南遣使奉表
由廣東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
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
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泰為禮部尚書○八月甲戌命
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全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
倭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
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
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遂之法
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壤者遂
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
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
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豬
畜以備旱澇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
毋妄興工役培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
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
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
禱於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
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
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
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為人子

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已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

錢宰等定正之。上語以其定正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筭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

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十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撤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送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

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忻愛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禧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庚申寰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

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主本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四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

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壙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駟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約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勅周王橐駝發河南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使勅晉王櫜發山西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子敕成祖文皇帝發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

論曰皇上以鄰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為婚姻誘合諸酋肆為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襲為土官與貼堅妻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論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皇上未卽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場官○夏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

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常為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駟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賑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通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削削鬲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

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
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
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
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
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爲遵守
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
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
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
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聖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
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
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壽
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
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母爲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
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朱晟爲右副將軍率師
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
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
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

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
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卽奉詔
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
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
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
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
等處○九月甲午詔岷王榘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
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重定尚官尚儀尚服尚

聖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官正司并神官尚寶孝陵神官尚膳
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
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
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鑪內府供用三庫
東官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始令法司
擬罪引大誥減等○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獨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為不刊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主事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歲戒章。為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

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為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至是始罷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主事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脇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憑險阻。立柵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羅帳、幙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已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齟齬，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責其言，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齟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撻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

凌正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天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特預過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為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麗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強爾為約束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蠢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為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迺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邦之好三面發兵蠢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麗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為書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為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為樂率其部眾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其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

上以陳叔明通逐其王陳日燧使不得其死因纂其位未嘗承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叔明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覲討湖廣郴州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

申代典則

卷十一

三七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為監察御史

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

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於是勅成祖文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楊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為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飭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封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馬部曰武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朝鮮國王李旦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鮮

聖代典則

卷十一

表

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為彼數生者幸災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為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范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盡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此數生不為主量力敢為小敵之

聖代典則

卷十一

表

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革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十一月己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敗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適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勸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濟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關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着民道里費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為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已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

員從九品

已卯頒為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會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僕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陸之地國家為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以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為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適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為善苟使鄭總盧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情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郅為第一○庚辰古州上凌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死

林寬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

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之乎臨難捐身固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乎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勅兵部具禁約私茶事宜諭川陝守邊衛所

先是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三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邊患矣今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易有無者也適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生矣爾右軍卽移文奉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官軍松潘礪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礪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適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推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致失利○至是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悻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三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乙酉勅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辛卯諭成祖文皇帝築大同城○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領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已巳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勅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籌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在深

藏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雖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險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即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遺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

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為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

置政平訟理二條論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昭代典刑

卷十一

聖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權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為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褫犯死罪者。准贖。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開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

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眾。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官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為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圖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昭代典刑

卷十一

聖

耘早作。夜息。婦織絲。婦織麻。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適索交至。竟不能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還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凡遇農桑時月。清晨聚眾。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情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以之內互相調給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勅楚王植湘王栢率其軍築銅鼓城

勅楚王栢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征進至耕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暮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

徂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道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道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共三十一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宜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官軍往討刁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爲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

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而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之疆土終非而有也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躬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聖躬稷契伊尹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蠻昭代東則卷十一

刁幹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整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為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速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誅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

賈哈刺廢此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為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勅成祖文皇帝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

昭代東則卷十一

王

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勅曰近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今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月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

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已丑享太廟諭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且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為工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主

皆以言事稱旨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千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向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眾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眾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

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討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物○乙亥勅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主

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為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揀精銳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據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

之意其敬慎勿怠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卽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
康敵生民天下大亂極矣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
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
邊陲羣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
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主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
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米壤東西際日
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食虛心清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
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
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
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
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
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官壺之政嚴官寺之防杜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育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史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草夏乃資聖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扶義徒集
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況生而神明履有異徵日章天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主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
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
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
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
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
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上又嘗謂
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
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
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戡立之君
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

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奉養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上又嘗燕閒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卿肥，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

昭代典則卷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饑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慈蔡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恐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者忌欲

昭代典則

卷十二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逾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迫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皇太

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嚴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率底必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大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台州海寧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應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遺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儒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卽宋故宮爲府洪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卽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官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尸也官得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如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叅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最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陳迪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爲郡學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

徵為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癸亥守心○十一月監祭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錫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以刑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

張昂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昭代典則

卷十二
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於是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一年薦為仙居訓導陸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見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為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微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黃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遣使徵為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六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蠻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溪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噓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悲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上甚嘉之

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號號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

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幣未返丘壟曰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

詔以監察御史升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以虛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為喻漢高起布衣推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七

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脰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

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八

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未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宛寧遼谷代慶蕭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主於齊。楚相齊。楚相子弟分主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遠谷代慶肅等府類此。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令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患有皮膚。四夷之患。人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九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侍書。茹常仍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純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爲纂脩官。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

追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允燾。允熙爲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帝太子。蚤登儲位。恭承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奮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爲高皇帝。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

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爲吳王。允燁爲衡王。允熒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謚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身犯杖以上。隸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養之。毋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真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察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闕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糧存恤。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願還鄉者聽。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

例支衣糧。使遂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卽與除伍。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爲衡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允燁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众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二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止。改戶部十二司。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園。

所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驍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為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為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為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昭代典則

卷十七

七

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為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史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諸生姓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獻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四

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千諒周鐸等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繼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貶為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榘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

於大同繫岷王梗於雲南並廢為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為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昇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即托疾久之僉事湯宗自尸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五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顛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昇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昇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昇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時蘇州妙智庵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昇貴已先防非計余二人不可

會葛誠密疏聞建文帝適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坑下獄得其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昇貴以兵

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昇貴入與械去昇意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昇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逼耳昇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昇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謝貴先皆立柵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瑄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六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奪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楠櫟柏桂梗五第不數年間並見剝奪雖有愆過未聞不執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

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姦臣跋扈。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殺。倍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昌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昌。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摠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七

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文皇命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

余瑄彭聚孫泰兵敗皆歿之。

余瑄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瑄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瑄。瑄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謀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八

殺。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死。忠與余瑄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歿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間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絀職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未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將軍都督寧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廢人禍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櫛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棹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相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棹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昭代典則

卷十二

九

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谷兩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璘平安等率師並進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眾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為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陣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薊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寧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涿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二十

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眾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寧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建文帝聞炳文敗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

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

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

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

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

炳文。

命高親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

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

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囚封湘王

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

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檢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棖還京師○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荆

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吳高耿璈楊文帥兵圍永

平靖難兵趣援高等退保山海關高尋以問徙廣西

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璈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

文皇遂還眾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

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二

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問

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璈耿

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榮兵潰於真定傑遁還京謫為南寧

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子巡塞上見大寧領衆顏諸夷驍勇善戰戍

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

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

處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二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

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為備文皇銳兵出

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

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

兵起執寧王諸胡士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

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

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

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

夜負勅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

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棄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壘兵皆潰○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

後此皇考所賜祖訓管絃修庶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永川擅召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竊思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惡臣頓首頓首○文皇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島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

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鉦鼓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渡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部將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於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竇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璈、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恭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撫曾瑄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瑄爲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徙肅王棖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言：「臣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絕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寔。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冀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末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蚌蟬微命。生死不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壬子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為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

本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維僉降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貴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者有差。以胡靖為翰林脩撰。楊榮楊溥為翰林編脩。金幼孜為戶科給事中。胡濙為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官。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壬子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已未。文皇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擁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
文皇復率眾涉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浪
俱走文皇率眾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諸
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王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眾
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王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
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
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陴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陴而文皇復率眾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犂畜萬萬計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七

景隆璽書斧鉞盡為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
皇復追至月棧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
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
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
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乃舍省省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
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
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巍
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高參軍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朱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
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
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
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
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
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
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
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
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中人即呼千
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
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
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參政
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
○平安卒兵進次單家橋○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
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參政鉉盛統兵庸夜出劫戰晝退城

防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即軍中
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
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
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董書生公
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
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
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
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
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
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
亭犒問辛若述賦賡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
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
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謨
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
從權吾道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眾資羣
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遂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
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
脩○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皇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

應門前門爲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
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
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
讀書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
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
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
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
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
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
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鏹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
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
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倖
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
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
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許胡原李
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

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鐵鉉叅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

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辛丑

自率眾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徐霖營滑口。清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為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為翰林院侍讀。

辛巳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秉正。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乃命玉人琢為大璽。至是工成名。疑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辛巳。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眾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辛丑

盛庸兵至單家橋。已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眾至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匪不能動。文皇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橫。相牽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迫暮各歛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

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靖難兵所獲。」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于藁城，復敗績。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眾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真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令騎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文皇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

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獻陳鵬等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真定。

已酉，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累粟不敢遺，越皆緣茲。臣齊泰、黃子澄懷濟棠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屬，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謬，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真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嗽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自摧軋，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據敬，額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鼠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戮。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昭代典則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誰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儉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遣大理少卿薛昂往報文皇。夏四月。昂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

大軍臨其後。必成擒矣。我國欲緩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昂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昂。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昂見文皇。問帝意云何。昂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募卽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昂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昂。昂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昂南還。夏四月。昂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特遣大理少卿薛昂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昂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彼必欲求覺。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耶。薛昂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昂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約約不敢不聞伏惟明睿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亦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諭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清沛焚燒餉都督宋宇率兵禦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五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

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樂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通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彼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諄於父內臣黃鰲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間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遠援保定○限僧道田人五畝

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超世離俗為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侮辱而教亦墮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十一

始今天下寺庵官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泚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道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殺眉山下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肥河敗績

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驍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肥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昭代典則 卷十一 聖

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為安樂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欽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

皇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今傳語中朝性善奉朝服躍入河死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耶代典則

卷十一

聖

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荅文皇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諜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楊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楊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楊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第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

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文皇至楊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不致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文

耶代典則

卷十二

聖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董俊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侯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檄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為靖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為遂自城上投下死。泰軍斷事高巍亦自縊於驛舍。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鄭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歐之幾死其日以兵亂報朝鄭瑾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官火發。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為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為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懞召太孫曰此懞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遠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啟視其懞見一刀一度牒有上勅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為僮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

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為建文帝落髮須宮中火發僧言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為建文帝發喪治葬遂謁孝陵即皇帝位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寒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半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璘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璘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璘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緊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練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御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文皇入城先一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為歸附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河來晚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良亦與良子訣服毒死○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逐齊太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足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太閭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耶代典則

卷十二

聖

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端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以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無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當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嶺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遺難繼繼爾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於二女赴井歿○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勞碎其體至歿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成河池○吏部尚書張純文皇登極召純諭曰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及舊制者直告朕無隱朕稱厚望老成之意純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歿○禮部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迪吐唾益指斥俱凌遲歿既歿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耶代典則

卷十二

聖

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刑部尚書侯太總餉淮安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茅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卒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被執見文皇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文皇卽位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避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御史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九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詎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卽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劔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

里爲墟○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對慟哭以歿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卽日營壘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卽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目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歎服已得有鉞復體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

按察使 奮入水死○監察御史曾鳳詔靖難後召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于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編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于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欬歔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刻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其舍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二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谷府長史劉瑒奉勅提調肅遠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難兵起瑒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瑒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瑒與疾赴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瑒還家待用及建文帝遜位瑒稱疾不起法官論瑒逆叛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絳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鑣葉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

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潘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文皇奇之○鄭賜黃福皆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二

文皇命復其官○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為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難欲求為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為北平按察知事○得建文時羣臣封事一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

宜皆有之。衆未對。賈獨頓首曰。臣賈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賈坐累繫獄十年死。○召戶部尚書王純諭之曰。爾向輔建文。朕骨肉。今何顏耶。純頓首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傾軋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暗拙行詐。殆同兒戲。高麗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明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不辟。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銳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衷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爲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爲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智勇闐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溥流。姪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敗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與兵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攸曾不反躬自責。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垣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薊城。蹙之于夾河。蹙之于靈璧。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圖宮自焚。以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卽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

悉復太祖之舊。惟大理寺仍設不復革。五軍斷事仍革不復設。

降封允熲為廣澤王。允熲為懷恩王。允熲為敷惠王。○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奎。○八月

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黃

福為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為侍講。編脩楊榮為脩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為編脩。

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並直文淵閣。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昭代典則。卷十二 五十五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

曰詔。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

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

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

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雖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

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

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

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考。皆

總領之。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詔命冊表寶文。玉牒。諸

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諸

勅房。書辦文官。詔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勅令。

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

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

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

昭代典則。卷十二 五十六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

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

督僉事張信為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為安平侯都督
僉事郭亮為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都督
徐祥為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都督同知
李濟為襄城伯都督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都督僉事
唐雲為新昌伯都督同知譚溥為新寧伯都督孫
巖為應成伯都督房勝為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為
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為廣恩侯都指揮張玉為榮國
公都指揮譚淵為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為順昌伯都
督僉事陳瑄為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為永春侯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熲懷恩王允熹為庶
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
蘇州圻內不許入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為
吳王皇考以為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熲
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
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
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
昌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
徐氏為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保定知
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
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遠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
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時值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
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
豈果不食耶勿賀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昭代典則卷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爲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爲北京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北京行部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爲六曹清吏司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主事各一人戶刑曹各二人

改戶刑二部北平清吏司爲北京清吏司以北平府爲順天府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書諭鬼力亦可汗通好不報

○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爲地界三衛

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初爲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卽山戎地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後魏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朵顏福餘大寧三衛

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刼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癱腫則上谷孤孑後背偃僕則盧龍卑薄哽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胸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二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爲戶部尚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州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溇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淤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以壅障葦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灤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太白出昂北。○五月上。皇考妣號謚。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潘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

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漏泄獄情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

乞免於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

對曰。此黃信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子孟烷奏乞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不許。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

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大怒。秦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戢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即陞指揮同

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庸爵暴卒

各十月遣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長興侯耿炳文暴卒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丹程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長子璿駙馬都尉建文帝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獻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至是論死

以金忠為兵部尚書○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練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總兵官

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為刑科給事中○賜鎮遠侯鎮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

致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敵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

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革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李芳遠為朝鮮國王○通政使趙彝引奏獻陣圖者斥之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勅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徙居順天府實京師籍名富戶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榮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

身有差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改封敷惠王。允熲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日本屢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縛致甌中。丞丞。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上喜厚賜。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廢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領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爲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

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左中允。○立世子高。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八

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墩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

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上顧解縉等曰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九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

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許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飢寒方可爲朕賀也今且止之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老撾軍民宣尉使刁緣反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

也日燧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撒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晚之子顯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顯雖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顯而立顯子矣蒙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弑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爲大虞皇帝紀元天聖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遺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飢餓困

厄萬歲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樞。然時老樞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尚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親天顏。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願見恩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菹醢。臣聞變遁逃。轉入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

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接送。幸觀天日。臣切惟奸臣黎季犛。乃故經略使黎國老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千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擒滅此賊。剪除奸兇。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效申包胥所爲。敢以夙請伏望陛下哀矜。上憫之。命有司給衣食。

九月暹邏番船漂泊海岸。命導之去。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邏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邏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周王橐來朝。獻駒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急者國之安危繫焉。駒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

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
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初晟曰前者御史
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
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
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
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不許

戶部尚書郁新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
賜代典則 卷十三 十四

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
勿聽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
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其論如律

山西民請采五色石斥之

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覩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火荒百姓困苦未得

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
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急斥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
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鬼赤力馬哈木雖殺遣人貢馬

是月鬼力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
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而阿魯台冠灰溝村黃甫川如
故

十二月中官私役工匠命錦衣衛執治之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
賜代典則 卷十三 十四

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汝何
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
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私
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令臨邊衛所軍犯徒流者仍留原衛戍守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
漠軍衛寬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
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
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
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安南遣使賀正旦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激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婿得國。今奎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

禁錮李景隆

周王言李景隆建文時嘗至邸。即訊索賂。群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收匿亡命。命革職沒其家下獄。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五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敕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勅問安南胡奎篡奪陳氏之故。二月行部尚書雒僉伏誅。

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雒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死。

改黃福爲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左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行部。禮爲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文皇下勅嘉其勞績。

三月哈密阿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阿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即朝議哈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詔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六

保定侯孟善市馬開原。○夏四月。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日本國王。賜印誥。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六月詔革楚府鐵牌。

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齋勅諭胡奎俱行。○改江西道監察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尋改爲刑科給事中。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命夏原吉還掌部事。○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七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安。各置驛丞一員。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陞真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先是左都御史陳瑛劾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詛說。幾得罪。至是殷入朝。離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於笄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

北文皇與公主書。言興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踪踪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文皇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還陳天平。○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護行。○命兵部榜諭北邊官民。西番馬至。必與好茶。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豐城侯李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八

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思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李
聲伏兵片站弑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查遣陪臣黃
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
平皆拜舞踴躍中間胡查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
中遣晦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
壺漿相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難陵二關將
至片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淅
忽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行人所聽亦遇害
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
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
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
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
決意興師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九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
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

勅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
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
都司選卒七萬再勅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
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
期賜白金五百兩

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齊王樽

爲庶人安置廬州

齊王樽之國上面諭曰無忘患難樽至國復驕縱陰
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詭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
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圍築牆垣截往來守吏不得
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樽匿其人滅口上
賜書索珙及諭樽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樞
書示樽樽來朝面謝廷臣劾樽罪請論如法樽厲聲曰
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上問
之益怒留樽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又以教授
葉垣等不正教請罪之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二十

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
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况垣等皆先自
歸發其事可勿論樽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
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爲
翰林侍講學士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
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

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大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王商鳳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等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膺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儒恭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一

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

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也

以朱濬爲行部尚書○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

九月設陝西甘肅死馬寺○冬十月征夷大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川以張輔爲征夷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坡壘開傳檄徵黎賊二十罪遂入鷓陵

開沐晟兵至白鶴江能卒以輔代之晟兵遂奪宜江進

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

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九江

十二月甌寧王允熾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籌江柵○二月出解縉爲廣西右叅議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二

上初寵縉信用賞賚與六卿等時儲位未定上密問

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縉本宗自古致亂上

不應又頃首曰好聖孫上曰已逾年冊世子爲太

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

郡縣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議

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剽爲僧者千八百人爲軍發戍

遼東甘肅○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五月張輔沐晟

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李摩檻送京師

輔晟敗賊於富良江賊走又定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

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入海輔成乘勝追之并引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李瑋又李保等十人擒其子澄又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偽大虞皇帝蒼太子芮偽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犛等俱檻送京師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炫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惓頒賜鴻恩封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蒼父蓄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國宗單被陪臣盡罹慘酷倍尅殺戮荼毒生民鷄犬弗寧怨聲載道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爲胡一元子胡奎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奸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爲聖優於三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爲不足法以周孔爲不足師毀孟子爲盜儒謗程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稱爲兩宮皇帝冒用朝廷禮儀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上國作奉正朔受頒曆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卯育存有大之心鋒鋦斧鑿益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陵遠州之七寨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令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僭主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已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聞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很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卽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殷使臣而奪之朝臣始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氏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侯蘇之旅茲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紆孰爲懲戒朕以五兵戡黎之日正萬國又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祖率與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焰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騎以討之特勅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出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卽

披靡我師輜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趨東都遂
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時常
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
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皆
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
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千茲有年今幸遇汎掃機擒
剽掠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觀華夏之淳風
復見禮樂之盛治俯仰輿情從其所詣置交趾都指揮
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
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邦之陋俗廣施一視之仁
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

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陳洽凡當授
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儒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勅張輔沐晟劉儒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
城

九月李聲蒼及其僞將相下獄赦澄蒞等令有司衣食之
陸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撫送黎季犛黎
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李

聲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李
聲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蒞
等命有司給永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初設按察司屯田僉事

十一月令內閣輔臣考滿勿改外任○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上諭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
繁不易檢閱朕欲采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

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觀廣韻玉篇二書事
雖有統而米擇不廣記載大略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

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曆卜僧
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至是書成凡二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
製序文

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撒馬兒罕漢屬賓也俗尚回回教洪武二十年國主帖

木兒遣回回滿刺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十
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

至是頭目哈里令虎牙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
改安等禮科賜衣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軍罪同宜
論獄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

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定巡狩禮○三月勅諭福建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官

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有趨事之勞朕雖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徇徼苟容下民疾苦恬不經意互相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吏假公營私剝民肥已恣其狠暴流毒無厭督責連及累歲鞭笞繫繫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歟有餘辜今且寬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十七

但有追徵未完稅糧諸色課程鹽草賊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勅奉行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比行故再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為可汗統率其眾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為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假顧亦惟爾所欲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肯切貢之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上賜勅切責之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六月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十八

軍人賜鈔五錠已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一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即會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為英國公沐晟為黔國公柳升為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呂震為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寬為刑部尚書○楊榮丁母憂○翰林院學士王景辛

景在洪武中歷敘諭知州陞山西叅政生事謫雲南建文中吏部尚書張統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侍講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諭廷臣水旱修省擇賢守令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而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諭兵部東北諸胡留居快活自在二城欲去勿阻

上謂兵部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儒參贊軍務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

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下知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聞

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浣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來朝卒○十二月沐晟及簡定戰于生厥江收績尚書劉儒都督呂毅交趾叅政劉昱歿之○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瓦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已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帝去者文皇益疑大猷建文諸臣遣胡濙等巡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傳建文帝在滇南胡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後又傳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刺加國主西利入兒速刺爲滿刺加王

楊榮陸釐留北巡扈行○勅蹇義黃淮楊士奇輔皇子監國○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

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茹瑞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卽位賜穗七奏衛士

昨代典則

卷十三

三十一

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伯茹瑞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左都御史陳瑛遂劾瑞違祖訓谷王又開門有功上重違王意乃下瑞錦衣獄卒獄中穗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陳亨王直皆驍將並爲安所殺靈壁戰敗安就執靖難諸將皆喜或請殺安文皇惜其才勇釋縛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文皇

見安忽問曰尚無恙安懼遂自經

誅趙王長史顧晟

趙王高燾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祝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亨道並子

莊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歿之○閏四月以方賓爲兵部尚書○五月作壽陵於昌平封其山爲天壽山置邊城調兵勸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勸合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

昨代典則

卷十三

三十一

○封瓦剌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賜之誥印○秋七月以洪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甘肅受降○八月征虜兵至臚胸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丘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虜遊兵與戰虜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逆精騎

四偵徐議進擊。否則墜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言為鄉導。率眾直薄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伴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李遠力言。虜示弱。給我。退則決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多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困虜使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聽此。王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許求和。解而率精騎切虜。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下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上聞敗大怒。諭東官。明春朕且親征雪耻。

楊榮還復命。仍遣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為寧遠侯。冬十二月。張輔復簡定。檻送京師。伏誅。

八月。張輔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于太平海口。十一月。李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于清化。十一月。獲簡定。檻送至京師。伏誅。

庚寅八年春正月。召張輔還。命沐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旭副之。討李擴。二月。帝親征本雅失里。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兼理行在部院事。三月。大閱於鳴鑾。成。永昌韓官叛。總兵都督費祿參贊軍務刑部尚書劉觀討平之。夏五月。帝追虜至于幹難河。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六月。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帝追擊大破之。遂班師。秋七月。帝至北京。八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略曲赦之。已而有怨言。左都御史陳瑛又劾福懼。自經。死。追奪侯。

長沙妖賊李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周王請祀太祖於國中。不許。

上聞周王構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帝發北京。十一月。帝至京師。十二月。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

上諭寒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縱今風憲

更不得用吏。

交趾李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復反。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李擴。

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初戒秦王尚炳。

勅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情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服於社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書

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情壽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

是年命禮與都督周長修復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又浚黃河故道自祥符漁王口至中潞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又疏衛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於是漕州始達通州禮功最大。

設監兒干都司置開原馬市○三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天下舉人取陳燧等八十四人以上巡北京未廷試至是臨軒親策賜蕭時中等各及第出身有差

陳瑛有罪下獄死

初瑛受金錢爲異謀僉事湯宗上變告安置廣西及文皇即位名爲副都御史首恨湯宗即置之死尋陞左都御史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書

命兵部定軍士屯操之制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恩紹遣使貢馬及方物

琉球國中山王恩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

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

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倭寇浙江盤石○六月太監鄭和襲執錫蘭國王亞

烈若奈兒獻俘釋之○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錦衣獄

縉出叅議廣西李至剛奏縉怨望故改交趾八年入奏

事會○上北征見東官遂辭去高煦密疏言縉職上出

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并至剛下

獄

秋七月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通政司請治

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語者令勿聽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葬古所

昭代典則卷十三

壬午

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凡

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毀之

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

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

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

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請

治千戶擅發兵捕盜者令勿問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

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

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

張民受害多矣聞堅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

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字

羅帖木兒爲忠順王○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

孫冠于華蓋殿○十二月遣使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

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齊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

目昔兀良哈之衆爲韃靼掠掠不安乃相率歸附普

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

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昭代典則卷十三

壬午

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

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

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

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

過卽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姑贖前罪不然發兵

誅叛悔將難追

今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

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擢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

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

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滿刺加國嗣王拜里迷蘇刺來朝。

壬辰十年春正月。諭吏部禁諸司造作雜務。不許擅差守

令正官。○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六月。勅戶部。今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艱者。逮下獄。

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壬午

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封錫蘭山國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

○兵部選驍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

今驍官閑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

遣中官往詢在外諸司行事。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令選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充皇太孫隨從。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昭代典則 卷十三

甲午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蘇州嘉定縣寶山成。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清浦築土爲山。立埃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賜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甘肅守臣宋琬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族彬議進兵方略
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
又沅寨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
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尚書宋禮始造淺船

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
楊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不宜外夷異類之人不用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
人不宜實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聖一

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
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
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
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
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
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
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
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
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
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

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
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
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
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
新專擅上命官校逮至陞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
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
矣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聖二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訪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日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屬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有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
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
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帥兵擒誅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帝秋東則 卷十三 聖主

夏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嘉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欽帛有差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騶虞虞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群臣表賀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矣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慈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

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

帝代典則 卷十三 聖主

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

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一月瓦剌馬哈

木太平把禿孛羅叛寇邊○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

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二月以

安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

彬遼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

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三月設隆慶州永

安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戊○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十五

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克等率衆逆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朵兒只答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賞勞之○已巳車駕次黑山峪頒詔天下

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華夷惟欲永安咸得其所是刺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離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群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主執殺使臣侵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覷覷圖大朕不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答里巴

馬哈木太平把克等率衆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繼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算餘悉宵遁遂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諸軍門來朝惟戎待納以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膻於絕域綏寧附順重惠惠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境無烽燧之警

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李擴等伏誅○九月楊葛刺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十六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還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井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下獄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士止溥曰性命巨測無徒勞苦爲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冬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爲民○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降晉王濟熿爲庶人

十一月降晉王濟熿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今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慎之哉。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承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簡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卒于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縉結髮讀

歷代典則

卷十三

四七

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

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

是年陳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

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洩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歷代典則

卷十三

四八

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人行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皇帝勅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祗奉天命統承皇考

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庶謹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關茸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賍物各分入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賍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九月昌平壽陵成○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冬十月吏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九

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爲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及物產悉備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兵部尚書陳洽上言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陰懷二心請兵征討上令遣使賞勅諭之○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諭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燾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照辭不許○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錦衣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勅諭文武羣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

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初令監察御史巡鹽○冬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是月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輿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祈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畜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

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為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李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是年十二月書成進覽刊布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二月廢谷王穗為庶人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匪亡命習兵法戰陣

略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一

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為師尚父智信為國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偽識書以為識有十八云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眾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欲乘隙為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目疾上聞上顧不信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為識致書蜀王為隱語曰德倉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倉之施欲結蜀王為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

燁因詭象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君復辟軍將發會蜀王上發

告上見蜀王跪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

命中官持勅諭穗令穗遣悅燁還蜀穗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

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曾蔡漢戮安長皆大義城親陛下縱念穗奈天憲何上曰穗朕

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

奉大義國法固爾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

略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二

燁為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偕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

京城內外劫掠逆謀益著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視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

東官頻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刑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從封樂安促即日行上顧謂東官及太孫曰樂安

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官數書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

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瓦剌馬哈木死封王子祝

歡為順寧王○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

成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

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

以答刺來朝卒○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遣禮部員

外郎呂淵使日本○十一月以趙犴為兵部尚書巡督塞

上屯戍○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

禮官請賀不許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李擴為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為土巡檢張

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

督聚賊眾范柳范易等肆出劫掠李彬遣都督朱廣往

勦之斬首六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徇黎利遁去

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禮官請賀不許○三月賜進士李騏

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初令民運○夏四月禮

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

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太學士胡廣卒

○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遣

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淡陸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官所行之不當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至瀕大晚至我即欲觀

也淡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官所行善退即記之佳稍

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承行淡權詞謝之

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

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秋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金線島墩堡從之

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壩

上其地特高聳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

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

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為濱海噤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老人星三見勅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

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申嚴食禁

是月申嚴官吏犯賍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

吏貪濁有犯賍者必實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陪尅

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

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賍

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

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

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李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

已亥十七年春三月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為善陰陽尋復輯錄占今孝順之事可以

昭代典

卷十三

五十五

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命

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

寒義父喪起復○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

於海場封江為廣寧伯○秋九月神仙傳成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

神仙傳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朝鮮國王芳遠

請老命其子禔嗣王○十二月初武臣修職務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

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

剷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隳廢偕

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成部嚴整甲兵

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卒建

作竟至覆亡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

時將帥效命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

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不緒爾等世有

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

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

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

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

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固何

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士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

昭代典

卷十三

五十六

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

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

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請覈府州縣官黜陟從之

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

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

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

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

弛益多宜令到任三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

嚴核其廉污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柳升失律於鉅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歿○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復破賊於諸城賽兒遁山東平○三月柳升下詔獄尋釋之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關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據益都鉅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

昭代典

卷十三

五七

董彥杲等聚眾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鉅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璠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

昭代典

卷十三

五八

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梓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勸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

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眾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五月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賊黎利戰歿○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于獄中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望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名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李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歿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舖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必道側後有告薊州民匿谷庶人穗財貨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歿獄中人多惜之按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賁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聯代典則

卷十三

五九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賁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事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揚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名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奉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十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京師在應天府者稱南京○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聯代典則

卷十三

六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卽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熙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

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治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勅萬壽聖節勿賀以奉天等殿遇災也○勅禁謗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還都便於是言官劾諸大臣上令言官大臣皆跪午門辨難還都利害有都御史王彭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諄

昭代典

卷十三

十一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分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部侍郎儀智致仕年八十八○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

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阿魯台數年生聚畜牧蕃富遂兇悖桀驁每朝使至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爲寇上嘗諭

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將檄聞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日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掖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

昭代典

卷十三

十一

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愾邪詎罔上命裁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若憐邪未之見也上怒由是稍釋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陸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煥都督張遠吳顯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

事五人驢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
玘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
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
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郎中員
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
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
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
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丁丑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夏五月丁卯帝駐獨石大閱○六月
丙戌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三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
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
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
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大
破之。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
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
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惴其毋
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
事爾歟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以無葬身

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干澗
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曰默窮則走然此
點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
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
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上召文武羣臣論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
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
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
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諸將曰然簡
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
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四

庚午。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輜重
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翼
齊進虜欲突走。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
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上乘高
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
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
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
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上麾騎士
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
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
奔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

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璃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上。

九月乙卯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已震下錦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夏四月，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五月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五

常山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指揮孟賢等伏誅。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譏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六

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降虜來言，阿魯台將犯邊，復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禮部左侍郎胡濙進太嶽太和山祥瑞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而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懷遠，不

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八月帝大閱遂發京師○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土干來降封爲忠勇王遂班師

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之子款所敗掠去人畜無算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上以二人爲正千戶有先鋒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建朝觀官下錦衣獄釋之

阿魯台寇大同○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戊寅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瑛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

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愿身爲前鋒自効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况下人乎忠曰如邊境荼毒何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

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北征上諭諸將

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思爲難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戢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五月大名府濬縣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

蝗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有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鳥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甲申遣中官伯力歌齋勅諭虜中部落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崙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問者以天人之怨非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上主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養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車駕駐蒼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人遁遂班師

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

代典則

卷十三

本

餘孽多外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蒼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間之不實耳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露濕者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歟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脇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

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資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令分兵迎之六月丙午次翠玉峰勅驍騎營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充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癸丑次金沙溝陳懋等得胡馬九匹

代典則

卷十三

本

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戊午次玉沙泉上以蒼蘭納木兒河已近今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已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蒼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則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

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坪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張輔等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穴。破虜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陛下天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地大德寧盡殺之耶。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麋。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命丞班師。

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申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浚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上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丑。次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講哨。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名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合斂畢。載以龍輅。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

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
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賁飾禮文經略徵寒訓
廸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
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
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筭遠慮徙
都北平寔貽孫奕子久大之基也

八月丁巳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出夏原吉黃淮楊溥於獄原吉復戶部尚書淮陞通政
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陞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官
其子積中書舍人

初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寒義等名授縉曰汝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

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
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儒雖有才
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諛而附
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
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
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
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
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情
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卽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
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妻子還鄉官其子

縉爲中書舍人

九月上皇考妣諡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命減析薪司賦棗之半

士奇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灰之用
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寒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
望見士奇謂寒義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
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
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其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
命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
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上曰爲士豈止習吏
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
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
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屬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辦
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
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
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
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
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

也而求用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閱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召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仁廟卽位召福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弗代典則 卷十三

七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加義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俱賜繩愆糾繆圖書○親製楊士奇等五臣誥詞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義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知府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寬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召楊士奇等論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冬十月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重囚○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

弗代典則 卷十三

十六

爲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城侯薛祿並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並兼詹事曾榮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立妃張氏爲皇后皇太孫瞻某爲皇太子○十一月有建文諸臣家族

上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有爲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戚義者爲忠臣云

交趾黎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
先是大理寺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樹前密請旨
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為貴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
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
時習為卿士奇獨進奏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
言今冒居卿位慙惧不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
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
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
楊時習交趾憲使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召內官馬騏還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騏還未幾尋矯旨下內閣書初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
香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
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
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進蹇義火師楊士奇火傳夏原吉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
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
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上選東宮官以郭資兼太子賓客尚書蹇義夏原吉力
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曰先帝初舉義一切
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
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因上奇曰資為人如

何對曰資強毅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勅數下蠲免災傷徂稅資不聽開除
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上曰吾在此
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無幾蹇夏又敷
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上從之命資
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徙封韓
恭王於平涼○罷朝覲方面郡縣官畜馬之令

兵部尚書李慶言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
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
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主

馬俾畜正官給壯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
息有虧罰與民同上令與群臣商略可否楊士奇曰
朝廷以禮徵士上者授方面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
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
抱才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產
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
世誠非佳事會陝西按察使陳智上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謂士奇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曰馬已有領
去者望如何處之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
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
馬給邊軍操用

論戶部今天下衛所不許擅差屯軍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倘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要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昭代典則卷十三

說乎

書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賜勅獎諭大學士楊榮

初文皇班師疾作頻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惶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初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殮或有欲以他事為勅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勅實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之日月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勅獎諭之大理寺少卿戈謙以言事免朝參止令坐司視事○是年師達為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一

昭代典則卷十三

昭代典則卷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仁宗昭皇帝

己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市罪未忍即吉也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

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

為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一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

識以進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總兵

叅將佩印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

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

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

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

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

伯陳智都督方正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

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

印稱將軍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

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

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二

勅平江伯陳瑄許運糧官船附載已物無得阻當○遣布

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榮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

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三月哈密遣人進硫磺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

既有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

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張輔從兄也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贈劉偶太

子少傅賜諡節愍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偶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

爲國可無豪恤其贈僞爲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勅求直言

勅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與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責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自是以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

來言者益少豈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簡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戈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忘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憐

倦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今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立法

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成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傳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官刑絕人嗣續有自言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

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警戒今兇險之徒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吏深刻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命征夷將軍榮昌伯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梗於武岡○夏四

月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憮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諛譖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之曰王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遣侯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吳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

昭代典則卷十四

五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定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諡

國初諡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諡厲洪熙元年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

人諡內有通政使賀銀諡不美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言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諡若加銀惡諡又不若無諡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諡正為定論美惡示公正也銀竟不諡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

郡縣之官略不留意而又有科派之擾豈稱爲民之父母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桑穰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乏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
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為總裁官

改翰林侍讀李時勉為監察御史

時勉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
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試

諭吏部慎選御史及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諭少師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為之權
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
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
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
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
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
任都御史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

京○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
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日寒其衛士方
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

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曰太祖喜曰兒生長

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

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

又喜稱善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

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

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文皇

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

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

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

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

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已裕民恒如不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八

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
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
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
將陞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
母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
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
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
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
見褒答間有拂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
通於書尤熟下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象
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言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罷

浙江布政司叅議王和遠呈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

時和等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

昭代典則 卷十 坤

九

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諭戶部賑濟饑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

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

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

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

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

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歎陶鎔先給後聞能稱

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南京地震○諭兵部陝西河南等處官軍交調操備宜從

兩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謚號曰敬

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頒

示天下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

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

昭代典則 卷十 坤

十

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

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

永爲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

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

監修官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武英殿大學士黃淮金

幼孜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仁宗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奇對曰科舉清漢取南

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

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其與塞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官車晏駕宣宗皇帝遂奏行之。

八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

昭代典則

卷十

十一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進思州府通判檀凱正五品俸還任

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撫字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諭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朝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諭工部製造御用器物毋買於民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戩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皆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

昭代典則

卷十

十一

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害而無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震○瓦剌馬哈立故元孽脫脫不花

為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眾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為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尾刺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上御左順門尚書奏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以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

昭代典則

卷十

十三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勅瓦剌捏烈忽嗣父太平為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為順寧王○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炭雖山谷所有

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得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歛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四

諭工部軍器熟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潘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濙往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獻陵崩景陵即位以為禮部尚書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付量來授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為郡縣叛服不常養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

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期舊臣所聞知者朕

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蔡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問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七

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監局文卷簿籍○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壬戌漢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校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閭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

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空瞻域瞻坪瞻堦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藩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跪太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八

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惧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跪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

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據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苗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墻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火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明代典則

卷十四

十九

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賈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

明代典則

卷十四

二十

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棄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三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官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群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勝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

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繁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誦口比爲民誅榮榮子義天津衛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

昭代典則

卷十四

王

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九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歾

九月帝還京○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燧

帝誅漢庶人班師至單橋行在戶部侍郎陳山迎駕遂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擒趙王否者趙亦反側不目安異日復勞聖慮上不聽楊士奇亦以爲不可山又請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高煦

至京又言嘗遣路指揮阮內臣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羣臣章遣廣平侯等持示王王大懼卽獻璽衛且上表謝恩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顛觸仁考怒令於獄縛時勉來而鞠必殺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卽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勉已得上面縛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擊交趾賊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昭代典則

卷十四

王

王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死之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

謚節愍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叅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總兵官與安伯徐育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泰督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太和山伯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召爲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進張瑄禮部尚書。○諭兵部清理軍伍，凡一戶有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先是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春正月，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上曰：「朕昔聞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

帝代興廟

卷十四

壬午

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南京地屢震。○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祇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爲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

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勛之哉。爾克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汝績，用永嘉譽。其勛之哉。」○時有進幽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惡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杜絕，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爲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

帝代興廟

卷十四

壬午

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

聯世典

卷十四

五

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廣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赴交趾給軍

尋免湖廣運糧以去年旱百姓貧窘也又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聯代典

卷十四

五

夏四月廢晉王濟煥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綱卒世子濟煥嗣王濟煥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煥之弟濟煥狼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煥不爲解因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煥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煥罪竟奪濟煥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煥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煥爲逆逮京師濟煥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煥父子恭王有老姐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馳驛召濟煥父子時濟煥囚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解濟煥縲絏相抱大慟濟煥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煥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煥病瘵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煥遂封美

主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隸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熾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熾不從。仁宗書諭濟熾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細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熾得書。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卽位。憐濟熾父子時時問勞。濟熾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擒高煦。又得濟熾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熾擅取屯糧十萬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主

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熾毒弑其母。濟熾始懼。上以勅符召濟熾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熾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熾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交趾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利。令指揮關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鬪。不支。皆自刎。城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一府劉子輔等俱自

縊。城中華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交趾總兵官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欲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主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簡用罷黜庶官

行在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譏詞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爲民。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朝貢。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守廣西。

廣西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平安廣源蠻繼計柳濤賊斬首二千四百復斬平樂蠻四百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罕者老隸也性鯁直言雲呼罕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罕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渝雲嘆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罕曰居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罕曰教我教我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

曉伏典則

卷十四

壬午

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尋卒

諭禮部榜諭天下禁止自官之人○諭禁有司沮格詔令上御便殿問侍臣曰間朝廷下寬恤之令或謂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

受書不啓封遣人奏問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恭贊尚書李慶皆歿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歿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省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曉伏典則

卷十四

壬午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吝護碩於裴裴亦懼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迂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遷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壇爲盟退師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獎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國缺自黎季犛作孽覆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與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高者竄身老揭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高於羈寓之次欲得高繼宗祀是以利等輒布狂言冒聞制誥伏乞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高蒙天地大

帝代典則

卷十四

三

恩實一國之人蒙載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煚三世嫡孫臣陳高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高奔竄老揭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問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山黎利之謫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從示辱於天下二人退

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爲榮何爲示弱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明早朝罷出高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利篡弑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

帝代典則

卷十四

三

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嗣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高爲王勅諸將即班師

十一月上命群臣舉奉使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上曰蹇不允爾否對曰蹇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乃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

永達爲副使。諡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祠高。尚在老撾。國人乞封高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卽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是年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

遠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時代典則

卷十四

三

王通馳奉僞王陳嵩遺黎少頴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指僱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援絕。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

二月立皇長子和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勅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益加倦切。已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

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陳表奏。今允所請。冊貴妃孫氏爲皇后。兩禮部其具儀擇日以聞。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邦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統。祇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對。免有罪者倖免。朕爲惻然。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愴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

時代典則

卷十四

三

稽情僞不辯。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筆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懼。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爾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民。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鮮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

奉代典則

卷十四

五

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厭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為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

奉代典則

卷十四

五

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主大戒。

戒諭吏戶禮工四曹

勅吏曹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員。厥有成憲。朕嗣大

歷服率由舊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招徠善類以安兆民庶幾輔政之效比隆前古咨爾更典銓衡夫官不必備實在得人諸司官員舊有定額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紛紛俸位苟祿偷安其可不革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往時選用嚴慎受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者歲以千計不分淑慝一槩收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共治理而各司所舉不論才德或以親故或以貨利徇私濫保假公濟欲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貪污無恥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辯清濁職之大小必量才稱任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故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公惟明用人之公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爾其懋哉○勅戶曹曰朕惟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民衣食實本乎農業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庶家給人足禮教可興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爾當明夫休養生息之道財賦資國之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致於空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境充實足以禦外侮比年遠近困於轉運而京師不足爾當審夫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爲奸盜竊常數萬計豈無關防之術爾宜審之遣官催糧往往在外貪濁豈無

廉公可使爾宜審之商賈之徒阻滯鈔法累累禁約或通或塞而欽散之方何者爲宜爾宜審之朕嗣大統重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爲切要書曰政在養民得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爾當謹率其屬以倡民牧俾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耻以弼余雍熙之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勅禮曹曰朕惟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故致治之道於斯爲盛朕以非德承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人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爲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至敬可以格天地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德致君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隆興萬世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敦勸明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瘵官以負朕委任之意欽哉○勅工曹曰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過用人力則不堪命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爲國惟以身體國用民之財如已斯財不竭焉凡所

興作。審度緩急。爲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斯爲良哉。古者役民於農隙。當思之以時。古者山林川澤厲禁。當思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死亡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思舉興作養之方。爾其懋哉。夫侈用傷財。培尅之端。厲民循欲。歛怨之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財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治國。大臣之職。以道事君。尚率爾屬。惟公惟清。輔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爾惟欽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尚書。

忠貞堂集則

卷十四

初。內官馬驥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宣宗勅曰。卿遣愛在交人。交人思卿。卿強爲朕且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還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有與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驥下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愛贈安南死事諸臣。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牟英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黎少穎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羣臣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

又劾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犄角進兵。顧運通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王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上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侯還京論罪。○交趾。欽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周安千戶蔡順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皆贈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昌病卒。利自守國侯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問。○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還駢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五月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榘奏。增浙江布政司官一員。總杭嘉湖三府縣治農官不許。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榘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置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代典則。卷十四。上。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官。必備唯其人。胡榘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

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

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此事已微九重。但未奉發。榮曰。是時賊貪。方有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嘗爲京尹。剛稜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家歛

職代典則

卷十四

上

戰。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陸顧佐右都御史。與重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下同。國何賴焉。爾佐公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繆。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遠東。不達政體。李孟宣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榮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選任之。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三

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塞。帝率諸將出喜峰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奏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

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涼之後。秋田無

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

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遺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

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制獲之後。頗

有遺秉遺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

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

廉取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

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四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

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

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

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

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

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

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

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

口。夜。軍士皆卸鞍。飲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

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

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營。虜人馬
必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
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
酋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上曰。
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
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
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
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養食之恩。況人乎。彼
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五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
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
勞之。總兵官覃顏。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
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
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
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
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
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
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
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

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
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榮等。率
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塞。夏。原。吉。輟。部。事。

塞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勅
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
保。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部務。朝夕在朕
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
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六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
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
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臨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
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城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
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
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慶國。蓋三百里云。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
遣人貢方物。○二月。襲城伯李隆。獻駒。虞二。

襲城伯李隆。獻駒。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
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群臣觀之。胡濙等。請上表。上曰。

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進行人張璵勸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鉅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夏四月。以郭璉爲行在吏部尚書。

郭璉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昭代典則

卷十

聖

官舉保。尋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簿郭璉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

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之。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卽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昭代典則

卷十

聖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卽位以來。密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客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僣造大罪。及予嗣位。特

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胸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城田上復與王書曰所論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況庶子郡王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開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五月初設鈔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勅曰朕惟爲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至於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院爲國大臣常秉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輒差官數員於州縣坐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幫虎十數爲之鷹犬漁獵以一科百以十科千筆楚煩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剝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爲風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忍爲之哉自今爾等尚務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再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六月以郭登掌行在戶部事○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上大怒連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

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祠登賢位。常加賜資。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顏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賊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密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虞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庶代典則。卷十申 十一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貧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上嘗坐齋宮。名溥論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爲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也。召溥復入弘文閣。冬十月改張瑄南京禮部尚書。授小內使。皆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繁。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涓內閣也。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瑄。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調瑄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禁差正官

勅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庶代典則

卷十申

十一

紀綱不紊。而事畢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欲差內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衆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別委千百戶。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讓印署事。吏肆其奸。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糧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難

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勅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即令回任。官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欽差爲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害軍民及關茸誤事者。爾等即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上覽歐陽致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況一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訓

代君位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富政易以從宜者。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上曰。然亦

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口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諭戶部申明裁種桑棗之令。○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榮奏。修嘉興陸贊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塑了翁各書院祠。從

奉天典則

卷十四

聖訓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爲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

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光祿寺厨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昭代典則

卷十

聖主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請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

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

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數佑卿

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

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

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拜。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

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管人賜鈔六十錠，已而

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

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又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

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名

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

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主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

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

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

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

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

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

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

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初無水旱之虞，歲入

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

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

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常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昭代典則

卷十

七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以能舉為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為兌運。○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雖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需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昭代典則

卷十

八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朱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

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杭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杭稻矣奈何經畫墾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累疊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

足稍南至山坡坡石壁紫如玉夷人言此群文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火云甘露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晨輟斬之例

勅諭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惕慮弗克勝忽遇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日官員朝參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緒統之治忌日悉輟朝參歲為定例用伸朕永慕之誠其敬承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鍾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恐越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

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歎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恨。謂太守神明。鍾乃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諸儒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既發預備糧賑。賑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餉車船費。盡為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通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接連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防運夫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為守。專厲豪狡。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贖。諸儒生喜為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昶遣使獻海青

使還賜王磁器。諭昶王國中多。異哉。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虧。

令追奪賊官誥勅

朝廷誥勅。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等都要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賊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之後。犯賊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為定制。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為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昭代典則

卷十四

李

糧。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塩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塩。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勅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為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田安遠聞清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恐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禮義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負上宴閑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長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昭代典則

卷十四

李

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漢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因勅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欺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上罷朝謂吏書郭璉等曰東漢初實誠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富饒奮以廉潔自守衆

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今天下未嘗無士爾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紳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燦兼理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紳侍郎余士吉曠職療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歿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

昭代典則

卷十四

李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歿於獄皆由紳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紳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紳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令都御史熊燦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改爲禮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趙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陸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既而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先是胡榮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東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折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李士

李士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先旣顧佐劾御史嚴璫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璫潛入京師造詞賜人佐又劾璫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璫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据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遺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未事不足于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從繁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有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有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

昭代典則

卷十

李士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着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伸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已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已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未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啻帝王之鑒戒

昭代典則

卷十四

李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次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姚閻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昭代典則

卷十四

李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脇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脩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

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昭代典則

卷十

七

欽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藩○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令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

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過洽幽隱萬一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復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寒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癸亥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帝

昭代典則

卷十

七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海鹽縣丞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卽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勅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歷代典則

卷十

主

惟以安民爲心。近者犯人袁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官。監太監。輒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爲由。朦朧差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暴狼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滅。已勅法司。榜示天下。勅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爾等勉之。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

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鑿蜚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歷代典則

卷十四

主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群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灾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今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取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暵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澆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

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幽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名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京行部命之緩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勸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官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勅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五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倚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不許徇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倦倦求賢圖治之意欽哉○陞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

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恆爲右諭德福建安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珣爲翰林編修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勅羣臣勿賀

勅諭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產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曷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自白修省歎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昭代典則

卷十

十六

先是上問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囊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捍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有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日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汝湖曰尚湖縣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為本衛指揮使不許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肅代典則

卷十

十七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頃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西山東早飢詔中外寬恤○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

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菲德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獎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不負祖宗之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結作之臣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循私情不率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議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肅代典則

卷十

十八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八月癸亥犯南斗○勅三法司遣官恤刑皇帝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異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

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疾謚恭襄爲人闇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壘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邦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落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恭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昇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塩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塩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寬恕○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構相警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眾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

下陳州上勅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嵩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嵩利遂奏嵩死嵩之戚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

皇帝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勅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

差貧賈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常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名色尅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端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營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其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通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爲已勅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復前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爲甚茲特勅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

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

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

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

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

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

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

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掖廷將萬

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致戎羯

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

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

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

幸矣上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

况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

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

世由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

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

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諭周之王業及

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

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

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

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

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

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

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

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

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

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

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

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前元玉璽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三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侯璉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埈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

便回京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去處堆垛苦蓋畢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不恕又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味藥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虫魚花木等物悉皆停止其起集營造軍夫即時放回

革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四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諡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皇弟和鈺爲郕王○釋御史陳祚因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官中左右朝夕侍
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叅贊機
務

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
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
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
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犯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
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肅代集則 卷十四 全

○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鑑為右副都御史
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睢為行在兵部右侍郎
巡撫甘肅聯帝用江陰/由吏
巡撫甘肅出身官至兵部尚書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
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
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
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
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
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

國事也

以黃宗載為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為僉都
御史練兵平涼

肅代集則

卷十四

全

昭代典則卷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紳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

昭代典則卷十五

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接遇虜而還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徵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陞應天府尹鄭瑄爲兵部左侍郎夏四月河北旱蝗遣

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五月初設提學憲臣

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劾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瑄爲山東提學僉事○勅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

勅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綱紀之任凡政

事得失軍民休戚之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冤枉亦宜

所當爲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

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人以

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

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

監察御史有濫職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

舉黜退按察司官有濫職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使及

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銓除風憲

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

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昭代典則卷十五

賊濫及不稱職者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六月陞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行在右都御史○秋七月

徙封毅獻王於襄陽淮靖王於饒州○九月內閣張瑛卒

○冬十月瓦剌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讎殺○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峴

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

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

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上

乃勅王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宣行事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

廟庭○夏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擗之去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濫懲貪墨柳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烟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廉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

胎代典則 卷十五

三

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許从兄子言孝子非許子也遂去盡奪其資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穆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沒不能斂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朵兒只伯入

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時朵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命驥總諸軍與便互勅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

誰最甚諸將伏地仰面齊應曰都指揮安敬驥立縛敬

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輪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虜至莊浪即授方略遣出戰稍捷虜引去未幾虜復至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驥曰虜未大斂不畏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朵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以上勞驥金幣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為行在刑部右侍郎○今三品以上

胎代典則 卷十五

四

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皆令吏部選除至宣德時以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故令大臣舉保行之既久公道者少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乃請復洪武永樂故事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請仍從保舉之例故有是令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為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

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今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

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已沒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之

楊士奇楊溥楊榮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歿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瑄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答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

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鄭瑄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可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懽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六

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糾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每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覆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賜白金文綺仍進尚書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十一月以陳敬宗爲南京國

子祭酒

已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恩任發不聽○二月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三月賜進士楊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絕天理潰亂人倫數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曰覺廢為庶人乃有祚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

夏四月倭奴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

贈代典則

卷十五

七

東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滋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聞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

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滅之晟還至楚雄卒○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六月京師大水令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勅曰朕承祖宗大統奉順天道以父母斯民為心用圖安集夙夜匪怠今年五月以來天雨連綿潦水泛濫京城內外官員軍民房屋有多坍塌低窪者盡行泮沒被水軍民老幼徬徨無存身之地應有為水所溺為牆屋所壓而死者困迫已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事靜思厥咎深切于懷爾戶部委侍郎吳璽順天府委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八

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及有人口壓溺者具奏量加賑恤工部委侍郎邵旻都察院委僉都御史曹翼六科共推舉廉正給事中二員一同踏勘京城內外高爽之地及比先營造廠房今可歸併者斟酌歸併以其地分給軍民居住工匠有見係在官今房屋為水坍塌者免役兩箇月使之修葺重等受朕職任空體朕仁民恤患之心毋徇請託毋肆欺蔽必公必正使民生得所天意協和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戒諭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皇帝勅諭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泰贊機務兼戶部尚書黃福及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朕承大統夙夜

祇勤惟天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斂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兼以各處水旱相仍軍民困苦洪範咎徵皆由人事此蓋朕不德所致也修省兢惕勉圖善道爾等皆與同休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爲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至公絕私者善政之要欽哉勗哉無懈朝夕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生民之福爾等尚有利哉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恤患除奸去弊之事許諸人指實直言無隱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九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

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

卓冠一 〇僉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叅贊軍務〇秋八月

丙子朔日有食之〇冬十月廢遼王貴烺爲庶人

先是府臣爲貴烺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朝廷太祖時

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至是坐絕滅天理潰亂人倫廢爲庶人

命戶部遣官平糴倉儲修復水利

楊士奇等上言堯舜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

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

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一月造渾天璣璣玉衡簡儀〇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

同知

福建僉事廖謨杖笏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歿互爭不決請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公親

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慈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觀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肩。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故智也。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

朝廷建風憲之任。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爲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悉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

嘉慶典則

卷十五

十一

出臣下所自增者。已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寬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爲重。初有司嚴選。務在得人。今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見行事。宜爾禮部卽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必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諛。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

賜分贈族姻屬。○頃之日。室無百緡。後贈太保。謚忠宣。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歟。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卽薦曹鼎。而哀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嘉慶典則

卷十五

十一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禮部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贈賂窮阨。賁賤賢愚。皆歸心焉。以展墓還至武林。卒。贈太師。謚文敏。○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三閣老楊榮。楊士奇等。處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

已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府為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璉主事楊寧隨軍督畫計思任發○二月命會都御史王勣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墓還朝○夏六月陳智免以王文為右都御史○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奉天華蓋護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字

十一月定都北京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

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定制

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為定西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廷伯諡忠毅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驥統兵十五萬轉餉

半天下至雲南大暑眾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置至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寨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龍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遁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指揮同知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

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為享爵祿之器但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敢犯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惠強笑容而已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

璉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其理空引罪乞

改過雖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既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璉奉鈴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詔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爲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内外文武群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爲愛人之道爾群臣咸佐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

嘉慶集則

卷十五

十五

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官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沒之後喪服悉遵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皇帝宏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其慰勉毋得過哀成服三日後即聽政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停宗室諸王藩屏爲重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在外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悉遵行之毋違尊諭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太皇太后○初宣廟崩張太后即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

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有詔凡事皆必白于太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名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矣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思任發自緬甸復反仍以驥督軍務發卒轉餉三十萬人討思任發貴等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

嘉慶集則

卷十五

十六

詐黨惡匪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思任發遁去乃革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于隴把遂班師加貴驥各歲祿三百石驥復議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令蔣貴總之以俟麓川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與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

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聘忿於一快必應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蹙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弩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蝗蟲之災其爲患如此况可輕動以管之手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而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逞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囚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爲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勅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備爲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道內。堅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耶。吳誠在無。眾以白上。命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嚮。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還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及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云建文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

歷代典則 卷十五

九

顧偏頗。高皇知其不終。嘗風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又曰。帝性聰敏。能為詩。高皇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用。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賦金陵詩。曰。閒日乘輿看晚晴。葱蔥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聲。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過。北望天門萬里遙。欽段久忘飛鳳翼。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

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以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為刑部右侍郎。調吏部侍郎魏驥於禮部。○夏四月。雷震奉天殿。

勅勉群臣曰。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國家事重。負荷惟難。顧之誠不遑夙夜。茲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鳴吻上天。垂戒朕有所由。朕省躬思過。內懷懼切。於心以勉。圖自新。夫朝政得失。亦惟爾文武群臣是賴。豈朕一人所能獨理。顧茲災咎之由。豈祀典之官。誠有弗至。歟。養民之職。政有失當。歟。軍旅之臣。令有過苛。歟。銓選之任。進退有乖。歟。賞罰之行。明公不足。歟。至於刑罰之過。尤干陰陽之和。訴冤有司。抑而不理。指告有禁。違例故行。或操已不潔。受人賄囑。或昏懦不明。為人脅制。枉誣平人。傳致其罪。冤苦之聲。充於囹圄。上天降譴。寧不由斯。爾群臣皆同國休戚。卽革心改慮。勉効自新。掌祀禮者。務隆誠敬。職養民者。務惇仁厚。治軍旅者。務存寬恤。任銓衡者。務須正直。持風憲者。必秉至公。存大體。保善去邪。毋苟徇私。進退賞罰之官。猶須持廉秉公。心存忠厚。見繫之囚。但曾經訴冤者。悉與辯理。有議擬過重者。亦與清減。務歸至當。必使服心。乃可回天意。自今刑罰務存平恕。庶幾以輔朕于治。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爾等勉之。如不遵朕言。不遵前過。不有陽責。必

歷代典則 卷十五

卷十五

十

有陰誅。天道顯明。其可忽乎。其可遠乎。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論死。

瑄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乎。振聞憾。瑄曾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冤。三駭。臺官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以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附代典則

卷十五

主

從楊士奇之議也。孔門之教。以倫爲重。國家祀典。取其有益於風教者。吳澄忘宋事。元無君臣之倫。而爲風教之玷者也。楊士奇以鄉里之私。敢於欺君罔上。如此。立皇后錢氏。○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昔且進聘禮。

召右都御史陳鑑還掌院事。命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五月。陞王翱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畿內旱蝗。○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殿。鳴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

附代典則

卷十五

主

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官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

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賢而親之不肖即逮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道繙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是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

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罪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管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管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闕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從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琛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水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矣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灰曰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勅請速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思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倚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五

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名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第四事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梓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谷鎖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

是廷臣微譴輒見斥請兵部尚書徐燦工部侍郎王佐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極盡諂媚之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問巷間之傳笑禧宣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賸無不進有輒致千餘金者遂以爲常矣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爲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六

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秋七月太監王振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于監門尋釋之時勉爲國子祭酒做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其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

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冬十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德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若潘泉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卽改之子稷於是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毀譽子之善者卽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

聯代典則 卷十五 七

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文貞爲本朝相臣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昔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五月命刑部右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秋七月兀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加朱勇太保進徐亨伯爵爲侯封馬諒爲招遠伯陳懷爲平鄉伯○閏七月勅天下修葺應祀壇廟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以苗衷爲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命刑

聯代典則 卷十六 廿八

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等十二郡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矣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餽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間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七

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以子稷堅臥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極悉為主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為西楊榮為東楊溥為南楊是年溥卒贈太師諡文定

八月作學影堂○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九月以鄭瑩為兵部尚書○冬十月開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十二月召楊寧還命禮部侍郎侯璉參贊雲南軍務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為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為

兵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功累陞都指揮使姪處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處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夏五月陞王翱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內閣馬愉卒○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七

會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譖於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筆幾死謫戍邊城

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

銓先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御史范霖楊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

銓亦許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誅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霖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時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挈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衆所推因殺人官捕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之逃入福建寧化縣陳正景家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管所費驗戶斂之貧乏不堪者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省刷卷御史張海在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還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賊事宜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塞二關之人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齋牌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六月命侍郎楊寧巡撫江西○秋七月以都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討浙江賊葉宗留○八月以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輅為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官張凱田禮為副總兵帥師討之

時麓川思任發餘孽思機發復據孟養叛仍命驥督軍務官聚總兵張田禮副之調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抵金沙江賊堅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詔增驥祿百石

封都督楊洪為昌平伯克總兵官鎮守宣府

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於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虜畏之呼為楊王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福建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歿之○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惧欲走英不可郎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遁去

已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頒已巳大統曆于百官

岳正論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還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

昭代典則

卷十

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母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珣平江伯陳豫爲

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參政張瑛戰敗歿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歿張瑛還兵仍討浙賊金濂陳懋留鎮福建逮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虜也先寇大同

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也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寇大同

昭代典則

卷十

貴州苗及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通將士多歿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歿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殍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

道升降之機毋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
擢時年纔二十八

夏四月平閩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匪富檻送京師伏誅
詩名驥還○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
反以保定伯梁瑄為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
率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璘
耿定王晟皆歿○六月丙辰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
○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條
出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為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
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
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殺使者引餘黨
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癸亥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
還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諭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
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端意王振怒也先詐報人數減

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媿忿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
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汁源等
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
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
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瑄學士曹鼎張益等扈行吏
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
監金瑛輔鄭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
遂偕王振及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
卽度驚衆以為不祥明日日出居庸關鄭瑄請回營王振
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管至懷安瑄墜馬幾殆及雲中王
佐竟日晚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
士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
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
復有黑雲如織單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
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
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
兵郭登告學士曹鼎等車駕入宣從紫荊關庶保無虞
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
之勇無謀進軍鵠兒嶺虜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哺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
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鄭瑄再上

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望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俱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有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八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洪急以兵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斷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營長刀以斫我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皆蹈藉灰者蔽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鄭璽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着彬寫書差人回京奏討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破體血汚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足等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不報○上之蒙塵也王振滔天之罪也鄭璽職司戎政曹鼐平章有密不能力沮必諍於朝徒自捐軀草野豈所謂以死勤事者耶

八月己巳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癸酉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勅諭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特勅郕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悉啟郕王聽令毋致怠違衆疑行且卽眞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皇太后乃復詔天下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

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家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是詔也國儲已定神民已有主矣詔命郕王爲輔而已當時文武群臣惟與郕王同心協力夾輔圖維爲討虜迎駕之計可也乃不逾月遂違詔命勸進於郕王而廢皇太子爲沂王何其忘君父之難而急於富貴之圖如此也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臨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啟章言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爲虜所用罪

當滅族。郅王諭以自有處置。衆心憤鬱。叫號不已。郅府長史儀銘造膝免冠言之。衆皆免冠長號。已而令旨籍振等家。馬順猶回護之。當闕楊言。衆怒曰。此正奸臣黨也。給事中王竑。摔順頭請誅。郅王起入內使。闔門。衆爭殿順。蹴踏。搗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鞵。擊出眼血流。閤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譚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校尉摔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蓋王毛二人。本王振黨。適嚴門禁。日事鞭笞。官軍怨之。故及。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執振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姪錦衣衛指揮王山。鬻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駕歿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并籍振黨。彭得清。內使陳宦等家。○言官職司諫諍。于謙協掌兵戎。方六師將出之時。畏振威嚴。無能力沮。歿諍。今事敗勢阻。而後彈劾。雖罪惡不容不正。然於大事已無及矣。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太后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辭以本部置用

○帝出塞

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爲布囊。欲盛朝廷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逃護御帳外。

輿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那顏猶華言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夾傷之中。錄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帝至。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卽歸聖駕。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校尉表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老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帝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帝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割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帝酢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猶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一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管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帝酒。歌舞以爲娛。遂奉帝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管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數。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

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嘆効順蓋焉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所獲野馬黃牛之數來獻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歿

黃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牀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賊肝銘起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乃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明代典則 卷十五

聖

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降清罵賊遇害而久蕭養遂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為行官授偽官者百餘人

以金濂為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邸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時邸王輔國政于謙與戎政未嘗一語籌畫為討虜迎駕之圖惟即真之議日急乃為皇太后旨以太監金英口傳之謂皇太子幼冲未能遽理萬機邸王年長宏嗣大統又為英宗旨謂有使自虜庭還口傳之曰宗社之禮不可久曠邸王長且賢其令繼統奉宗祀於是于謙

等率眾勸進有司擇日行禮遂以九月六日邸王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景泰遙上英宗尊號曰太上皇帝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修撰彭時入直文淵閣○以邸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卿審理副俞鑑為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並授僉都御史○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冬十月上皇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歿

明代典則

卷十五

聖

是月遣都指揮李鐔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上皇也先亦遣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上皇時王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幣且索土地憂方大耳眾相顧不敢言于謙知景帝意不欲議和迎駕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而旅退惟賜也先金銀綵幣使去數日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給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歿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亨孫鏗等禦却之

虜近京故交趾敗績論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

將何如通以挑策京師外城濠爲對與安鄙之侍講徐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理問計理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拂然不悅宣言於衆曰成則君臣同一處成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干謙亦上疏請斬議遷都之人衆心稍定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干謙石亨分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尚寶司丞夏瑄陳策請召邊兵入捍京城內外夾攻乃召宣府遼東各邊精兵赴援虜連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干謙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干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面剽掠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干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挺刃單馬追殺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惟呼躍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捷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城門求入時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急疏言鏜小失利卽開門納鏜虜益振人心益危宏趣鏜戰必効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礮佐鏜虜退鏜與楊洪范廣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石亨干謙移營關廟外禦虜陳循又請下榜數道諭回達者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兵擊塞虜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係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宋軍務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上疏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軍務堵塞關口修理牆柵剿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

勢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乃陞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于謙不喜。亦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五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疑。於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上命通往。先是都給事中葉盛。亦嘗言德勝之捷。虛張功次。與羅通言同。

昭代典則

卷十五

聖五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命兵部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討貴州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十一月上。皇在遼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清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亦與羅通言同。○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帥。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

昭代典則

卷十五

聖六

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歿。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闖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

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為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廣賊黃蕭養○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也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十二月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翔禦却之○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喜寧誘虜奉車駕至甘州欲入陝西直趨南京而脫脫不花方寇遼東不樂出寧夏入陝西故不果南行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為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官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之母也○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歿而楷但以撫賊班師賊陷代興則卷十五聖

復為亂故罷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為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曾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食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

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為故事年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惟二重免糧差而陪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昭代典則卷十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狷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在通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遂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

昭代典則卷十六

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不然必蹈覆轍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內閣彭時發去○命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虜犯京既退登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

已可守則守其深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

京兵分據倚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是年正月賊

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

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

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逗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

起曰敢言逗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

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

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昭代典則卷十六

土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

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

今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山

西行都司天城衛吏賈斌上疏進忠義集發回原衛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

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

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立法高皇

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閣人專備灑掃不許

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

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

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

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先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
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
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
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二月進苗東兵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以兵部右
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以孫原貞爲兵部右
侍郎叅贊浙江軍務○吏部辦事吏徐鍾請禁大臣潛遣
家歸不報○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薈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

全入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
寇宣府諸城時獲虜謀言田達千道也先與賽罕王大
同王荅兒不花王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
分道入寇虜意欲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議和迎駕
也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
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
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爺爺有旨要
差總旗高鑑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
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鑒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

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鑑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於進
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發達衆走散鑒抱喜寧滾下濠
中遂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
動干戈害人如今拏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
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俊上言也先
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酋未附今既脫脫不花并其
衆東自女直元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
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罕輜重在哈刺莽來
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
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肅莊浪等處宿
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
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附
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甲令股肱大臣統率至
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
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
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
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
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
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
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
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
悔今若間以群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于

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恥偷生。縱此虜騎悍乎。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尸固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營中諸將校議。于少保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警恥空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大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董興為海寧伯。

初楊信民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黨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鷄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眾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

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摧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寧海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六

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理。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是時上皇蒙塵在虜。宜察虜和果實。且與之和。迎還車駕。徐圖復讐可也。夫和固為背違君父。而虜虜有無厭之求。不和則兵終不可罷。而君父終不可回。豈臣子忠義之道乎。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鴈門關。

時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定保定易州涿州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為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問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諱虜使情偽彬等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上皇誓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上曰善勅阿剌曰我朝與爾瓦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誦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

庫倫集則

卷十六

七

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歿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得二先已招降旣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清成策馬突陣歿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而不相統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兵將素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備警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卽以兵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城固原○六月丙戌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都督楊俊論歿尋釋降督府僉事

庫倫集則

卷十六

八

時遣俊護瓦刺使人出塞俊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諸裨校力解得什比還廷臣劾俊論歿會俊嫡弟嗣侯傑卒毋請什俊葬傑得降督府僉事遂得嗣父洪侯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奉勅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奉迎上皇景帝不允次日景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爲朕疑今奈

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祇荅使舒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呼曰：執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王直面，亦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弗行乎？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入內復命，遂陞李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馬顯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去脫脫不花也，先那裡須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上遣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

聯代典則

卷十六

九

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減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勅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幣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啖

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剌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直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奉承上意，只言罷兵講和，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實等遂借虜使完者脫歡等行，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并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

聯代典則

卷十六

十

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厚恩。近因奸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剌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和，同差叅政完者脫歡賁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賁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

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爲使臣却使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爲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仇兄被虜者弟爲報仇人皆樂爲從軍今南朝沿邊開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亦三五萬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卽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裡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處四五十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一

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叅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爲心腹今實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爲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

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實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人馬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人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爲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貴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稞炒燒酒器皿等物實泣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餘劉浦兒僧人夏繡三人侍左右上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一

匹以爲移營之具上曰比先我來非爲遊獵私已之事乃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問聖母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陛下蒙塵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

難知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爲百姓也好若不然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援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實詢知也先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上爲供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觀今衣服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龍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我亦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上賜酒飯畢上令至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回見上復命次議大事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上嘉從之曰幕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乃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率馬脩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曰你每來時心裡可怕麼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爲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然而之且曰有理的不怕無理怕也先曰你每認的上皇可想他麼曰爲臣盡忠爲子效孝君父之恩豈可

忘乎我每之恩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實答曰朝廷數次差人賁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宥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十四日實與也先作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來遲着差去兩箇達子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來軍馬援邊莫說我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圖成六事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朝廷給賞慰勞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今實實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今皇帝也先非要土地非要歲幣非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實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相把禿偕行晉化可汗即脫脫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普化可汗遣使請和文武大臣懼虜謫詐莫敢往報右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爲臣者効命之秋也中書

舍人趙榮亦毅然請往。工部尚書高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遣善及以榮爲工部右侍郎與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胤勳偕虜使皮兒馬黑麻使虜禮部尚書胡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卽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

李實羅綺以虜使把禿朝見。

李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實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實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前旨，皆無遺。上曰：也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五

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孔駱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歿，又因離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望陛下處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虜情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卽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罷。丙寅懋直等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六

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末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超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我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修復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繼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元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鳳門副都
御史朱鑑禦却之。○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癸酉
上皇發還北。

楊善等入虜境也先密遣人點譯者田氏來迎且探其
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
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
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
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
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七

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
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
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
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濶着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
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
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死今從其計已取的來天
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
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
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樣兩頭銃
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未齊發俱打

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

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
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
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荅
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
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
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荅曰彼先汝父差使
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計物
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
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
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八

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
的小厮到中國爲好爲盜俱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
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
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
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懼朝
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
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友
說是吳良說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
計也先荅曰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
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一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
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

朝人問使人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二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挈住便剗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曰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

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然後就館。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上皇之發迤邐也。庚辰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太薄。上不喜。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已而衆出危言。遂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遂榮恐累高穀。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縛下錦衣衛獄。上亦

不能深罪也。尋釋之。

丙戌上皇入居南宮。勅免群臣朝見。

禮部尚書胡濙等又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近輟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愿居開。卿為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為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

帝代典則

卷十六

世一

拘我信使。率眾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癸巳上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侯璉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便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

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隆里甕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瑄。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帝代典則

卷十六

世一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還白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而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瑄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謙以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峰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禦輒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亦遣人貢馬所遣使人逾三千之數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勅也先曰爾瓦剌都總兵谷刺罕太師准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安分順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疋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致仕

嘉慶集則 卷十六

廿三

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具嘉其勤如此者亦不煩數問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官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矚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愿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遂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私事安得善終○正統間敬宗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敬宗人品高欲置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周詣敬宗以其意達之敬宗曰余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絲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以沐麟爲都督同知征南將軍總兵鎮守雲南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嘉慶集則

卷十六

廿四

○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反文清抗章辯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清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還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立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也先謀爲可汗劫掠普化○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

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干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訓曜於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偉遜伺謙過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手授偉問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子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翰林學士周叙請面見說事不行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卽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盡所欲言人懷畏懼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空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於外時不能行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擒湖廣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空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擬地今官人及宦侍爭拾爲閑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謡未及上京師傳之師傳之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豆聖良工類類句圖聖良工類類句圖取亂金取亂金下萬類珠瑛下萬類珠瑛玉盤一天雨地款駕馬中玉盤一天雨地款駕馬中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金作豆金作豆穀拾得羊車不至愁網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金作豆穀拾得羊車不至愁網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刀剪碎盤丹匣也隨銀豆盤丹匣也隨銀豆金塔滿地春風飛有米盤丹匣也隨銀豆金塔滿地春風飛有米不見民餐木皮和草不見民餐木皮和草銀豆三千斛活取拾散百萬人銀豆三千斛活取拾散百萬人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拾散百萬人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拾散百萬人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冬十月浙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原貞於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建立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屆指無遺筭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恍為巡撫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間報餽遺。往往不吝。客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歡心。釋子道人皆往見之。所獲必過望。又令其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時有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

路代典則

卷十六

七

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

目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秉樞督邊。諸叅贊宣府軍務。○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鏊。並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改禮部尚書楊寧為南京刑部尚書。○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立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

路代典則

卷十六

八

看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塞。妄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族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覘望云。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遣使貽瓦剌。可汗書。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

構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谷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結於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鑑以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司副使副都御史鎮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各各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尤

久旱鑑至卽雨雨久鑑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鑑更出鎮陝西至是文當出陝代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言已風采乞留內臺乃以耿九疇出鎮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亦不肖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先時訓導陳冕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

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旣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楠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利病甚於此者孰有復言冕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上從之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

也先言故父脫歡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

昭代典則

卷十六

手

化普化正堂也先娣也有子得爲太子乃以他妻子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紗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鑑戶部右侍郎○召左都御史王翱掌院事

先是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翔以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以出塞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尋陞左是時虜分寇廣寧州清野困之虜退去召還臺

三月彭時復爲翰林侍讀○有星孛於畢○夏四月命都

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叅政協贊軍務程信爲山東叅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爲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太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購僕典則

卷十六

圭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期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効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按王整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歲省錢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整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增東官官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肅鑑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思明土知府瑯

購僕典則

卷十六

圭

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殺均襲知府與其子婿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璽中瘞後圖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玠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警方玠子殺瑯時瑯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玠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玠父子殺瑯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玠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玠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庭寇至都門幾

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
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
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巨測反覆靡常語曰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
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
轉移委愛子于他人空寄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
讐肘腋之間自相殘廢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
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
玆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
集文武群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

影永典則

卷十六

十五

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
署名無得首尾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
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
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
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楊善等六科都
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震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
史王震朱英余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
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大明命中原邦家統緒之傳宜
歸聖子黃琬素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
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
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官官

亨懋漢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毅謙四人太子太傅乾
文淵廉儀銘士悅石璞鑑文翱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
鑑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祺俞綱羅通四
人太子少保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
見濟母杭妃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
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
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
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
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
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
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先是帝

影代典則

卷十六

十五

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
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默然蓋帝所言
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
似英之賢若陳循輩亦可以愧矣
大赦黃必爲都督○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時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肖戰巡
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
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左都御史王翱乞用一人上命翱往覈尋平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致仕○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

以副總兵翁信陳旺鎮守廣東廣西○罷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總兵都督徐海整飭四川邊務○內閣王一寧卒○殺御用監左少監阮浪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帝既

懷代集則

卷十六

圭

殺阮浪猶欲窮治不已盧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然不足贖忠懼乃伴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乃已○寅山西安邑人少警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有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千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齡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乃與于謙從朝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八月癸亥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懷代集則

卷十六

圭

王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旣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王文奏上果用文

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遷京○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碍難於行事故改爲巡撫都御史國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

而要更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備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也先遣人來貢馬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捕獐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爲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星見輿鬼○宴瓦剌使臣於禮部

是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携囊携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贖

第代典則

卷十六

壬子

絲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井也先今携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贖纔十二三

十二月命僉都御史李秉提督宣府軍務兼巡撫○命僉都御史王玢巡撫江北仍總督漕運清理鹽法○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不許

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刺下兵部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違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苜蓿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祖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

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王翱爲吏部尚書

御史練綱等上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顯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耳夫所舉縱皆得人亦宜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賍私且吏部推選

第代典則

卷十六

壬子

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効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欺罔臣等如復不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

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乎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奸邪羣臣共知此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至於覺舉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賊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壬午

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至是文淵罷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却金館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起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擢用人才詭跡始露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爲之

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改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爲上供盤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是月復宴羣臣使臣於禮部

春正月復宴羣臣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禮部勅羣臣刺太師准王也先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

昭代典則

卷十六

甲子

正副使三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銀犀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緡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

三月以軒輊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夏五月歲星晝見○王文慶去尋起復○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數

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十五名浙江福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秋七月也先弑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爲可汗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以八月入西番寇我甘涼

停輸豆武職管事世襲之例

刑科給事中曹凱上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滋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雖甚微弊流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

歷代集則

卷十六

聖

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凱言○又給事中徐廷章上言七事一重官爵言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入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素無學問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三嚴科貢四却珍奇五固封守六禁誚責七誅阿附言何文淵奸邪免官許資等依附文淵並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以聞

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擾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賍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乃召陳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至是以病名還

歷代集則

卷十六

聖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橋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圖

聖代典則

卷十六

聖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失，刻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便焉。

九月召薛瑄於南京爲大理卿。○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鑑致仕。○陞蕭維禎爲左都御史，羅通爲右都御史。○冬十月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宏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

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辨，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達、阿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卽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

聖代典則

卷十六

聖

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稱爲瓦剌王，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爲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

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施行。事并勅沿邊城守戒嚴。時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思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學正。

先是廷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為刑科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易儲。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肖署名。雖竟不能沮。而人諫其忠。改右司直郎。商輅薦為吏科都給

歷代典則

卷十六

聖

事中。凡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眾忌。遂嗾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大臣當連名署奏。臚禮部尚書胡濙。不肖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上立解聰。左遷國子學正。

徐程更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程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禮也。臣幼誤犯祖諱。禮當避。乃更有貞字元武。是冬河決張秋石。環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有貞

歷代典則

卷十六

聖

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漢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博陽。濬。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橫灣。又三里。至李埠。由李埠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渚潭。乃踰范既。漢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漣淵。以至河心。有貞曰。河心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野東。曹南鄆北。出沮如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下捍以長堤。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櫛木絡竹。實之。而

鑄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而導汝泗之源出諸山漚澶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益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金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葉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千石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微有是役也白渠既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動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

命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詔元良哈貢使限二三人入京

守臣上言元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瓦剌間諜故有是詔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陞王竑爲副都御史仍

巡撫督漕理鹽

竑在淮上有巡河御史王珉貪淫疏劾之請珉戍開平連歲災傷竑復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泮沒老稚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貞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飢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瞻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

人勸諭富有方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鵲鵲之棲輯。未寧。更藉休養。庶底康寧。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春分已過。暖氣尚遙。乃下詔修省。令内外文武大小群僚直言無隱。

帝代典則

卷十六

史九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

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内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鑒與未復虜誓。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

帝代典則

卷十六

平

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

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黃霧四塞。

監察御史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爲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从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灰仍。

肅代典則

卷十六

壬

禁獄中，章綸發憤亦卽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高祖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還農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

肅代典則

卷十六

壬

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太和之盛。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備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矣。故

大舜父頑母嚚，克諸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名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帝、皇太后、皇太妃，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

聖訓

卷十六

聖訓

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立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

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而胡虜有不足平者矣。尚有辨異端等事，語皆激切，上大怒，下給詔獄，炮烙煨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聖訓

卷十六

聖訓

徐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應，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官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謫成鐵嶺衛。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爲安州知州。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賞進，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灰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

州

齊庶人賢燭谷庶人斌歟移置南京勅守備大監參贊尚書防察之

賢燭傳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絕齊庶人因請得谷庶人第歲給食米二十石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儀銘卒○改李賢為吏部侍郎

賢為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

禮儀典則

卷十六

五

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為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為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十二月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卒

已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內閣江淵為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

時龍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

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徭寨斬獲甚眾○

按龍水徭徭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龍水徭徭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

府不百里為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為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

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徭綠水之賊為害深矣而有司不甯議征非不能征不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為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龍

禮儀典則

卷十六

五

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扼之且縱火盡楮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徭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為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

無所吝承屈邊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陸閣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為南雄知府南雄當嶺

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廩推其餘餉過客得其權心且為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

大庾嶺松不冝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領外至南雄意

得重賄。不得。輒許辱實。郡人擁實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挺爲翰林院世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

時廖莊以毋喪赴京。關領勘合。於八月十七早朝見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三人。

帝代典則

卷十六

壬

至午門前杖一百。莊謫定羌驛丞。同綸固禁獄中。同卒於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孫祿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穀進少保。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源左右春坊大學士。○以宋周惇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干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玄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

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還。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卿謙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嚴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白真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

帝代典則

卷十六

壬

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劄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爲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費聰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酸。乃進京。而還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

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臣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倖免。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讀書。不報。

昭代典則

卷十六

李九

九月湖南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二月。削寧王護衛。

時僉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官僚。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昭代典則

卷十六

李

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玉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還。不可再。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擲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今辦事官報各衙門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今來報知僉名。遂會議於禮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哺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蓋圖之。徐元玉。亨軌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還石亨家。人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見言南城已密報矣。計將安施。有員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軌遽佯言。聞虜騎且薄都城。奈何。有員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驚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卽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吉祥。卽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軌輓亨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至

有員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員起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員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員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員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員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歟。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鳴。

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至

昭代典則卷十六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

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一

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賢妃皇后汪氏爲郕王妃

皇太后勅諭宗室親王及中外文武羣臣仰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開創國業統御華夷仁宗昭皇帝繼述鴻猷大敷治理承傳至我宣宗章皇帝克寬克仁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

邦允懷不幸早棄臣民遺命于吾立嫡長子祁鎮爲皇帝已立十有五年敬天勤民無怠無荒比因虜寇犯邊生民荼毒爲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親率六師以禦之此實安天下之大計也不意兵將失律乘輿被遮時爾文武羣臣以社稷爲重恪遵宣宗章皇帝遺詔表請于吾立皇帝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因其幼冲吾仍令庶次子祁王祁鈺輔之豈期本性梟雄遽據天位已而虜酋悔罪天知帝德固愆曆數有在奉帝回京而祁鈺既貪天位曾無復辟之心乃用邪謀反爲幽閉之計廢出皇儲私立已子致敗綱常變亂彝典縱肆淫醜信任奸回毀奉先旁殿連宮以居妖妓污緝熙便殿受戒以禮胡僧監賞妄費而無經橫征暴斂而無藝府藏空虛海內用窮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人神共怒上天震威屢垂明象祁鈺恬不知省拒諫飾非造罪愈甚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深朝政遂廢中外危疑人思正統乃於今年正月十七日先期內臣暨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六軍萬姓同誠表請已命皇帝祁鎮復正大位以慰羣情以安宗社惟夫天道福善以禍淫吾當體天以行罰人心好善而惡惡吾當順天以正名雖母子之至親於大義之難宥其廢景泰僭子祁鈺仍爲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已令羣臣送歸西內俾子安養於戲天下乃祖宗之所開創天位乃列聖之所相傳天位既復人

心乃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帆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俯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或謂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昭衆勳

卷之十七

三

上爲重質豈有廢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 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于是也迺卒不免悲夫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錦衣衛獄○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以李賓爲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軹爲太平侯張軹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

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情妄爲亨姪虎性尤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兇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久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俱籍爲民○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逐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賜可致仕

卷之十七

四

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鈐軸留意人才于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爲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薄興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憫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濙爲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於西宮○湖廣諸苗平

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贈
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賈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
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山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
矣血清腎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
儒臣撰文立碑

召廖莊於定羌驛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於獄爲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
除服改南大理綸在獄上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
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以軒輓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
疇爲右都御史

軒輓耿九疇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錦衣衛
指揮盧忠太監高平鐵嶺衛軍徐正伏誅○移邸王妃汪
氏居舊府

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
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
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
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在不
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

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
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
得其所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
覈無濫先爲襄垣王遜輝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
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
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
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
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
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

總兵上以軍令出朝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雖
寢富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置獄
訊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
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
已足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得致
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石亨之○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
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振殺於
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竑坐除竑詔復振官命于

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三月賜進士蔡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薊州運河○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襄憲王來朝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堪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襄王疏語實爲當時正論惜于謙陳循輩見不及此也

卷之二十一

七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稱其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言溢聲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首訴上奴輩萬分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詣諸御史於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

卷之十七

八

悉逐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外掌道者譴戍餘貶斥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叅政李賢福建叅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未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朝野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李賢留爲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翱曰李賢不可放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問賢。賢愕然。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然。接殷勤。或有宣召全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加呂原通政叅議。兼侍講。岳正左贊善。兼修撰。並直文淵閣。○陞程信爲太僕寺卿。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九

信先爲山東叅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叅政。松番理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督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降山西副使。尋致仕。○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勅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祚。于今半月。圖治雖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振警。固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成憲不遵歟。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征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者。鬪茸酷暴。貪曲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氣。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耳目股肱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於戲。應天者當以實致。弭災者不事虛文。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

與爾等尚懋敬之。故諭。○又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中罹多難。復登宸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此誠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天意。必以施惠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難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馬。及有貞赴廣東。叅政行至德州。復逮。至詔下獄。拷治酷烈。竟

無驗馬曰今欲吾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汝與同謀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有貞取原封武功伯誥券示三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衡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輅致仕

輅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輅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輅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陞辭上復問輅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

臨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一

竹籠是汝乎輅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輅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降內閣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上皇復位改脩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郡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輅愕然問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為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暨吉祥表裡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

臨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二

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為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飲二人者謂正許我短顧以上意切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為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實直諫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駭還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督遂奪正廬

得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少子文圭靖難後號為建庶人幽之中即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庶人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於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水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謫戍甘肅○以彭時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以御史林鶴為鎮江知府

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鵬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為大郡知府以林鶴出知鎮江鶴至郡汲汲

曉代典則

卷之十

士

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鵝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鵝言

今左順門閣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今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官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

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毅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厭疑又知眾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倣張翥令蔡京

曉代典則

卷之十

古

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徵與弼收士望石亨誦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為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入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稟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趣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咨咨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

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賢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太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前上曰入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薦薦膺聖明過聽龍書來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宰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

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賢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難留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果終其身

十一月陳汝言以賊下錦衣衛獄歟○也先爲其下所殺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

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伏衆伺也先初獵襲也先也先猖狂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獨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孛來弑其主小王子入寇

哈刺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又弑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泰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賚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賚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

送使臣而回

始立易州殿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然昔以此州林木翳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也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置先師像于文淵閣

始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七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相對爾至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常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至賢語塞而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餼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二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曰朕惟為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尊親自古帝王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朕以眇躬繼承丕緒仰惟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能云報余嗣位之初屬在幼冲罔知攸濟惟我聖母勞心訓育俾克繼述用底乂寧迨居南宮危疑之間亦惟我聖母憂勤保護賴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予復位奠安宗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過超載籍用是博采公議表著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冊寶奏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修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卿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

戲推之而準永惟正始於家邦動之斯和尚冀風行於天下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墜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又聞此求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郭代典則

卷之七

九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誌。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祿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立非時勢之一厄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

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宣德附阿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二月初日。有食之。○字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士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

席休果則

卷之七

二十

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宣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卽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卽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直晨詣闕上書不報。

陳直。字晦德。又字刺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局。

登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帝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居家讀提學憲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教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

一人行戒之曰我久即塵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陳布衣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張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元禎此言蓋深不足與弼也嘗考與弼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為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黃極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直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

帝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人也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被冠囚首跪訴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禹張瓚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於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秋七月南京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陞林聰為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冬十月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會事張欽禦敗之
張欽連戰字來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

所殺哈剌復爲字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讎敵久之始定於是字來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帝獵南苑

死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開四門繚以週垣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藉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每獵則海戶縱騎士馳射于中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

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賜封石亨生兒爲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其人其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佛然見於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今後欲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瀕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上下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幸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干天象而羣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九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昇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收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爲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

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
而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
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
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
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
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
夢衣稟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
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
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
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卿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李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
宗統兵屯紫荆倒馬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
來勅顏馮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冬十月南內離官成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
十人衣服指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昞為禮部尚書賈
銓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

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
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上曰黜陟之典亦
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
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
下賈銓等十人上聞賜以衣服指幣宴之禮部命太監
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昞為禮部
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

召年富為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
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

卿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
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富之
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召用
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
二月召定遠侯石彪於大同誅之○逮忠國公石亨下錦
衣衛獄獄獄中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
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
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故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
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眾不知所謂咸曰我等

賴機察各衙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督目指揮童先於袖出帑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虎鎮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虎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虎有異志上因疑虎欲召虎還虎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虎結外黨必欲留虎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虎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上疑促虎疾馳入京虎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虎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虎即日縛虎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謫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獄中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朕惟正天下莫先於正朝廷正朝廷莫先於正百官百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爲鐵榜省諭功臣是以當時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以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中間多有不遵禮法公然私交習以爲常全無忌諱甚至阿附勢要漏泄事情因而結構弄出百端且如定遠侯石虎圖謀鎮守私令跟隨指揮等官虛捏奏詞及至事發被劾輒有情熟近侍等官潛報消息官之不正莫甚于此此而不禁何以爲治今後爾文武大臣並不許互相往來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大臣之家違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勢要漏泄事情者輕則發邊遠充軍重則處死錦衣衛指揮乃親軍近侍關係尤重亦不許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各衛指揮以下非出征之時不許輒於公侯之門侍立聽候違者照鐵榜事例處治爾文武百官其各遵朕言敦行正道庶幾永保祿位欽哉故諭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召

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輓致仕去上復思之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輓嚴

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

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殿出行禮禮畢

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

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

信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

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

郭欽典則卷之十七

三九

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

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

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

下詔徵調南太僕少卿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

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清正

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

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

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

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讀

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

與眾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

大同

雍陞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

雍稍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

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不近塞○雍

起僉都在都察院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

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

際代舉則卷之十七

三九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

何以處之眾以為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

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

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

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訟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

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

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

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何妨申理恭為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秉不爲禮。恭繼至。諸生復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擢山東布政劉孜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謂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夏四月。召程信爲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李

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李來寇河西。京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乃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被虜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

秋七月。大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鏜尚書馬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兄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濟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兄都督鏞。從兄都督鏞弟都督鉉。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是日夜漏二鼓。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上令登

石塞諸禁門石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時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果宅前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欽率騎於東長安門擊李賢於東朝房傷其首鐸率騎於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前傷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鏗先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鏘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

昭代叢則

卷之十七

三

自相枕藉鏘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鏘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絕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明曰下詔暴欽罪詔曰我國家受天明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列聖繼統傳序在予致治保民蓋有年矣暨予中遭險艱賴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時內官吉祥武臣石亨者偕衆迎復掩爲已功朕信之不疑厚以爵賞官其子弟各數十人而敢肆欲無厭顯干貨利結爲表裏竊弄威權少疎抑之輒懷異志然石

亨事敗已正典刑優寵吉祥無異平昔不期吉祥稔惡蓄姦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外士謀爲不軌乃於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戕害朝臣焚毀禁門罪惡滔天人神共憤朕即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授首同惡悉除指日之間都城清肅此實天地眷佑之靈宗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宜民期益臻於至治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八月進孫鏗伯爵爲侯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茲出河西分道禦虜

昭代叢則

卷之十七

三

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茲分道禦虜虜已得大利去矣遂班師茲仍督漕巡撫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冠深歿上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翔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以弋陽王事虛戒飭有司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以此

觀之其餘所緝任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在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畱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矣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復位召見文華殿卽日擢驗封主事緊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久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悅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朵顏諸戎時竊邊郡○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卽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卽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

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為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內閣學士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察使項忠為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戶部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畱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賓亦可。

卷之十七

李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還。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

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

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瑄即上疏乞致仕。上見瑄疏。意却不忍。曰。瑄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琚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畱之。張睿可不動也。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瑄之求退。而美睿之當陞。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琚致仕。以姚夔為禮部尚書。尹旻為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勅代典則

卷之十七

李

勅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為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賴為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為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藩。楊璉。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藩楊璉等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恭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罕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

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選卒搆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汝從罕問只嬰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雷虜庭獨彬以一枝尉保護聖躬備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九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今達逮問達遁暗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離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廣西潯梧懷賀山則流劫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

勅與兵官奉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歛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玉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開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左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

卷之十七

四

乙亥皇太子卽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卽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顧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官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

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盛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官同尊為宜永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命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官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俱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官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為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布政司叅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舊微露詩

昭休典則

卷之十七

聖一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漸大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宮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叅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

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通行郡縣緝訪動即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以謫所彬名復職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楊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巡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修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禮不報○五月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戶部尚書年富

昭休典則

卷之十七

聖二

卒改馬昂為戶部尚書陞王竑為兵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尋召提督團營○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脩英宗睿皇帝實錄○九月令會審勿會內閣○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奉宗祀表正六官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為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

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敕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喜都饒久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久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期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三

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王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弗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耶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四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久謫南京給事中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宣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

而下制置閭閻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舊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官中莊田皇莊始此○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丘濬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誨盛勞績劾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悉地四千餘頃收倉細糧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聖五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墜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譴訴乞復官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墜者自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以定西侯蔣

璘爲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仇加思蘭字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擢東鹿知縣盛願爲邵武知府

願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願至變擗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願再任從之願至不復用前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願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地遂聚以成市人皆曰清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聖六

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于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先是兵書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起秉為兵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疏稿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某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疏以進翌日御批以竑為兵部尚書秉為左都御史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給事中張寧上疏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飲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愆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為徒以辦香尺

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廣東山賊流劫贛州龍南地方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賁布政使翁世資按察使林鶚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勅三省三司并總兵官見任任俸降為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怨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八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

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
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
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十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
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
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
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
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
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虧損官馬
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陸
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
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甲九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叅政韓雍爲僉
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鎮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
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
務勅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
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
圍困勿與關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
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
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
高廉雷東可應南部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
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故放云寧我薄人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
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
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使其積聚
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
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內閣陳文禮部尚
書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
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逮
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
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
不平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季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
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
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
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麒驛丞
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歿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

寢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於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歿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睜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始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一

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求歲允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

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虜寇榆林塞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會學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得溫吞。盡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二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為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投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歿。興亦以疾歿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得隆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錢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昇為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改

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於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賊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季三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魏翰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半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虧缺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開隘踈略虜

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開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機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二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卽叅奏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季四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

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道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引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羣五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礮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曠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燮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眾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哉宜別為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羣六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真洞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十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為之所也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

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典史喬昂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令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橋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五月李賢起復降脩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七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于夏間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八

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有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放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書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敵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眾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

聊代奏則

卷之十七

李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眾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

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海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

聊代奏則

卷之十七

李

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詞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

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學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貤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帝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一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

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視頌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淳遠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一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鄖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詣上官云不捕且入寨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

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曰。楊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楊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冠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為侯。封李震為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李西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等宜撫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沅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

套。安遠侯牧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

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為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李西

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兄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為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千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十五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自北虜也。先倡倭。建州女直海西朵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歿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

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眾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十六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管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間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僻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

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檢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貼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進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十七

舊例述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資費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書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說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

來道路有常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刺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朵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刺罕朵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為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十八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諡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總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竊攘之流也此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開原守備右監丞韋朗失機召還鎮守太監李良保雷仍令守備開原○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

蔡沉為崇安伯直德秀為浦城伯

江左陸神之綜核

照代典則卷之十七
中代典則卷之十七

六五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門外永為遵守從之○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罷兩廣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以兵火之餘人物凋弊也○定在京官廕子例

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乙

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以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

山都掌蠻即今都蠻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鷺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

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以幾盡九姓土僚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科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誠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上嘉納之

復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景泰初于謙選三大營精銳立十二團營操練天順初罷之至是復立始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勁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一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

十二團營蓋以比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罷南京守備叅贊官○召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致仕時年八十四○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英宗寤皇帝實錄成○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九月陞巡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外之徙縣於固原○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

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潞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平兵萬人遇其東走我兵擒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也然邊境亦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

翱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

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諡忠肅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然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望孝養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於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詩讀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

帝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

之物鄙棄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

帝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五

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舉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實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章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莊景桂陽判官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或封長寧伯諸子皆

昭代典則

卷之廿八

六

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計爲莊田周或又欲冒奪真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卽按頃畝韶至真定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

昭代典則

卷之廿八

七

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硠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離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

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使非郕王繼統則禍亂何由而平先帝復辟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典禮欲勒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事下禮部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命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卽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王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殊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叛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卽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卽位內承國於何君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茲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陽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卻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還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昭代典則

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罰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卽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輩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是年。仇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仇加思蘭爲太師。

李孜省爲上林苑監丞。

李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迨至京師。以符水黃緣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右副都御史林聰。陞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林鶚。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仲昭

爲本寺右評事。莊景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比虜窺伺。兩廣瘟疫。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旣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改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

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廢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內閣陳文卒

文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繼子與僕隸大通賄略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通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者繼子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二

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之經邦濟世之不生既逝于重罰外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許奏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恬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

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固原參將劉清指揮馬傑以求索激土胡滿四反復與戰敗績逮寧遠伯任禕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下錦承獄○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起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四伏羌伯毛王進攻滿四敗於項忠馬文升計擒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三

少食飲衆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卽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見有衆二萬廷議請勦鎮守問激變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軍遠伯任禕廣義伯吳琮巡撫陳介皆敗都指揮費良虎兵部請令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王違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

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六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知之十一月忠圖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有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備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則則遣軍去乎時曰亦不去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四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大學士商輅等議合塋祔廟禮上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官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塋地臣等實切恐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廟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塋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五

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禮部尚書姚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塋於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

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夫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六

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略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志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於皇太后並合于裕陵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于皇太后而益于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薄於此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官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即同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七

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
不合葬則非附廟則是不附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
之論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
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
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
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
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
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
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
賢令之德英皇歡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
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上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八

孝肅太后故未允薨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
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
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

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啟在位逐
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
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許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旁西
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
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
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
以謝言路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
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
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
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
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
降用若更奏擾害不宥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九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敵爲江西按察使

巡按江西御史趙敵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
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
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
不順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
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平衆
不復顧惜人才一繫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
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
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敵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
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
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繫淡
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陞御史趙敵

為江西按察使。故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
敵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諳習善媚。至是。冊為貴妃。
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官事。妃父貴。授都督同
知。兄通為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
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希進者。趨其門。是
年秋。彗星見。掃三台。時儲位久虛。內閣彭時上修省疏。
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官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均
愛。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

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
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陽武等縣。皆有
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實關人事。昔
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脩其職也。今蝗蝻為患。
於河南者。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
致上天以此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
歲刑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今又勅合買辦
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其數益多。乃復遭此蝗蝻之災。軍
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歷諸管。建而飛蝗盡絕。

此真宗能修德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
下以天災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
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
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
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
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六科
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
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
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
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一

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
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
不增官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官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
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
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
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刑襄流民。所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為憂慮。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

蒙省體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
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
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
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
之齋醮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
出乘轎輦專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
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言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
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
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三

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
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
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
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食
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
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
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旻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會官
廷鞫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
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

黜用答天意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復具
疏於御前而進姚夔程信商輅皆乞休不允馬昂准其
致仕黃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
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
旻等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
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固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耳涼
等處種種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
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
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
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
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
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巨
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
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
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
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
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
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
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
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飾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銳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其於恬退者少本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四

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磨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命考察兩京官員

以京師地震妖星示警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吏科給事中毛志上言各堂官朋姦欺蔽虛應故事乞明

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上謂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嚴加考覈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輅力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有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

以薛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左副都

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以星變論劾南京守備朱儀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五

尚書李賓等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非進君子退小人不足

以盡應天之實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

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

少卿金紳皆當嚴加黜責庶足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

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葉盛往按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亂加恩蘭入榆林

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陞南京大常少卿

陳俊爲戶部右侍郎○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

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珩傳奉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吏科給事中沈瑤等題稱兩京四品以上官陞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上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

定中書舍人陞進之格

中書舍人黃琯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調御史邵有良為四川蒲江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民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己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任瑤吳琮陳介俱謫成劉清馬傑伏誅○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奏罷九十六員命葉盛毛弘體勸來聞時盛弘往南京○已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為吏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

秉入吏部崔尹為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

察京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觀黜退者眾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事中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負任使華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着彥莊指實回奏彥莊以劉壁吳遠馮徽管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以壁等三人對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時劾山西布政丘陵陵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誣枉陵亦懇許彥莊而諸御史又詆言大理卿王堅謀入吏部彭時為之內主彥莊槩姻家彥莊劾秉之疏槩

所授也乃命會官廷鞠彥莊坐奏事不實陝西永寧驛丞彭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轉左代崔葉陸右代尹彥莊至允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科罰過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

二月設固原衛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耶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八

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部議

陸○復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調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有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等罪命繫之○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興化知府岳正致仕○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葉盛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問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

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念猜疑再三許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敬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

耶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九

吉過惡條陳敵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鞠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華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千今子孫爭襲致成讎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華其所設管勾都目諸

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

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傑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已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瑩陞刑部右侍郎○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令待勘區處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承衛帶俸指揮周或珏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地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裕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南京翰林脩撰羅倫致仕○冬十月以丘濬為翰林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一

院學士○十一月調吏部文選郎中陳雲等為南京部屬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為吏計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承衛鞠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調雲等于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道為民

十二月無雪

內閣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變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倍尅太甚而獻琛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分台州黃巖地方設太平縣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為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是年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

聖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三

一巡按御史龔晨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貴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空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乃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丁亥河南地震○兵科給事中郭鏜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

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

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視二事不敢不言

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

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

桑穀生庭雉鳴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

變災為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

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

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

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

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

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

聖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三

甘露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為瑞以民安為祥以賢才為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修德其為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鏜安得為此言姑置之

二月晉王嫡長子奇渾奏留私自淨身二人命卽以其人送京○命刑部侍郎曾輩等巡視浙江等省地方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敵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為巡撫者奏入上命曾輩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敵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篋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三月翰林編修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佛子法王真入位號不報

翰林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頌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明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四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為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雹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勅四川鎮守三司官節制進貢諸夷

勅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

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今後烏思藏地方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聞教闡化輔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長河西董卜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十六人或一百人來貢松茂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十六人來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面照烏思藏例每三年許三十人來朝勅至爾等除成化六年已起送赴京外以後若遇烏思藏進貢之期務要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的當官員一員親詣本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果有番王印信

明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五

番字文書是實方與辯驗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論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定舊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辯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卜韓胡等處每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辯驗申送三司會同審實每處量為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審出詐冒之人即將該官吏提問發落今特降勅差通事齎捧前來至日即令督都司差委的當官舍同齎至入番邊境土官衙門轉令選差慣曉烏思藏路徑之人齎與贊善等王令遵依勅旨而行爾等其欽承無忽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

獻告許起科從之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漸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難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聚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合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鹺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征歛日重民迫于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令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資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

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

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拆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閒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征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嘗聞備兵延綏者云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魚緣通顯邊敝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年乃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踵前敝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觀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

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兵。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曰。荒歲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卯。

孝宗皇帝生於西宮。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患之。百方苦楚。上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九

令紀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瘡報。示非胎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虜將軍禦却之。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鐸星。○

浙江布政張清罷。

巡撫浙江刑部侍郎曾輩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萊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晚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晚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緡錦衣弭盜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庚子。晚刻金星犯左執法。○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九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陝西虜酋孛羅忽兒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廣西斷藤峽。殘賊夜入。廣東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三覆奏凌遲罪人張元吉詔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
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
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
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冬十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令國
子監監生歸籍聽取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聚京師米價騰踊吏部
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戶科
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借
用無度酒食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
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官職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

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
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
書陸瑜上議以為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宗順等數人
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
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
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秋成不贍焉
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為減
省以節民力從之○先是彭時等請糴太倉粟時權貴
乘機多糴倉粟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禁之凡糴惟許
升斗滿一石者開不與饑者獲濟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
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
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
與官軍轉運是為兌運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
赴江甯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點兌
運變為長運為一代良法

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
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
師以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

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
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
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
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
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京營
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
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
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
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難仍令隄備官軍
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

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襄陽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計平之

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以右都御史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薶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屍江浒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八

四十一

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三月有星孛於天廟○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設汀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屬官於直隸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迫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

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討典簿王允祭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修撰耿裕爲國子司業

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僊可任祭酒裕與修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八

四十二

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遵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復裕而驛召紹干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彈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

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聖旨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係之德懿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官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勦勞不宜濫與官爵此

昭儀典則

卷之十八

四

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

夏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六月程信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杯聰巡撫大同○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著在令典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修舉預備之政勅至爾布政司按察司掌印官即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應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贖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廩不敷收貯亦須量爲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斗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

昭儀典則

卷之十八

四

大户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殷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揀和標批沙土實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拿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原設有預備倉爾都布二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衛所正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爾三司并府州縣衛所該管官員務要通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行糾舉應拿問者就便拿問應奏請者奏奏究治爾等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勒

閏九月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命工部右侍郎

李願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滬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為淹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願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歿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傑奏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六

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為民聰不服守禦千戶所將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牟傑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比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以被倖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計辯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命即如所擬處決刑部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為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諧以聰嘗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倖得召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

所貴妃○慧出軒轅

詔曰朕以涼德祇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與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晝見天東光芒西指仰觀玄象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七

祇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煩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有一於此悉朕之過方圖齋沐告天改過修德以消變異而爾文武羣臣皆居官食祿以輔朕者何不痛自修省與其有背公徇私怠廢政事宜速改勵修庶政以匡朕之不逮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有可張弛與華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停當以聞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勉之懼之○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

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管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治尅之禁時廷臣陳言皆謂君臣懸隔不通請常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時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讚拒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宏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京城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外沿河築城堡派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剴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諡曰恭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並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

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給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已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微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陳五事一曰正宮闕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庶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江左陸贄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時年九十八○癸酉晚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晚刻金星犯辰壘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卽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駉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畱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匹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上曰邊境旣稍寧其卽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些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峯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墩臺若連北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洋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剗削設險

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
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
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
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
梁璟上言荆襄計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
總軍務諭令因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
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
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
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
彗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
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
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
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
生存者幾何樂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
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
思院副使爲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千茲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

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
彬謀反事下達鞠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
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
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
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
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
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

曰我卽成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干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五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初外議每擬王傑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衡尹旻訪姚屬意於王旻聞之惧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覃勤勿俟商出覃遂引東廠刺事肅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命梓宋儒朱喜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喜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畱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六

麥稿民不聊生廼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汚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管求起用乞俾溥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

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鎮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性甘肅計復哈密城

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七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奉神峻整言動護餉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今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壘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速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八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計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計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畱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懋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為南京戶部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羽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從汪諸羅璟程敏政陸簡林幹分為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為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故死不暇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聖代集

卷之十九

九

刑部主事張開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開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為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為欺罔遇虜入

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為將者每以供

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者萬計墻亦旋傾廣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管之

聖代集

卷之十九

十

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為改運

是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陸錢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助于茲乎秦將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即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速而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州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一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淤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撲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察院事

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私市恩鈞舉臣堅以聖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寔慚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二

駙馬都尉馬誠請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貪祿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樂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八月以周洪謨爲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亂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鞏昌平涼滿魯都寇宣府○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孫原貞卒○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為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
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
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
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
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雍
上為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贈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三

李孜省為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
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
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

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
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
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
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
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
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退
未嘗二三姓以政事卒諡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
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進
士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
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四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
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
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
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
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
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
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從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俱交弁張敏今人論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奏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榮集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廢名曰祐楹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衛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五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秋七月朵顏等三衛吏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潘哲通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養身科貢近有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六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額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嘆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楹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邸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邸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今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齋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七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兩廣尤近交趾依道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遍歷千崖南甸蠻莫孟密龍川芒市潞江各處外夷地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混整第三妾許為討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設衙門遂與兵殺木邦宣慰多不問及其男罕糯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告急恕至聞之創行僉事方進設

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款承伏恕具疏奏泰太監錢能以惟懼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鐵總百戶劉安及義勇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州景拙法病故男未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遷移別地田土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為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八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侮慢自賢圖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擾害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所警懼思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亂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鄭陽○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為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

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僮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眾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眾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僮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僮一千七百九十八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九

朔等縣徭僮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夏四月御史薛為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御史薛為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翰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日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

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上命所司詳議以聞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廣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以翰林修撰劉健為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鎮守太監錢能銜怨叅奏誣稱御用大監錢義傳盲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鸝哥一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歿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鸝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思錢能故為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為其所惑然下情戰慄豈能自己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在雲南通年假以地方為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為率錢能與盧安等先赴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歿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

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奉者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鼠集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容進此物豈止而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實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卽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願陛下畱心聖學專意政事永爲華夷之主天下幸甚○時王恕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彝錦衣百戶宋鑑領齋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齋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蓋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駕帖內有賜赦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歿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撻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擾擾夷不之事本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殲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荆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眾為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懇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達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還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亂加恩簡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置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倖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主四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燾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妾男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引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五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爲所誑乃夤緣潛住太監韋令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敬之引雜宮堅入內眷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伴禮爲佛叩頭俯坐頗有非分之冀含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嗾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物舍被逮至錦衣獄遽殞絕或疑黨類煽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必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污礙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于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爭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比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有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六

大學士商輅奏傳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王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子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

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蘇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往申。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為可慮。蘇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滿戌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七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滿戌因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已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乞命所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為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為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桑然。侯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輜遂造大漠。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成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為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八

成。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為備。沈括以為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既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

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中城安管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使其已之士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即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飭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歿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在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

聖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

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不

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護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聖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鶚卒○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為土○陞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為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為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為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循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郎津之地置郎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名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郎縣城置郎陽府以統郎及竹山竹溪郎西房上滑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郎陽衛于郎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

鄒代集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也曩賜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郎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郎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郎陽接壤四十餘處地土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版

籍者已令爾提督與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赴食嘯聚為盜勢所必有雖有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動經月餘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同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郎陽府住劄專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捏造妖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韋貴會議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候事倘遇革寇生發即便公同韋貴量議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鄒代集則

卷之十九

三十二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為爾能不許輕率處事垂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邊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邊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

敬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遵豆脩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脩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邊豆脩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輕重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披以袞冕樂用官懸當時袞冕雖通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三

置西廡

此制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殿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舉以毆眾人命蒙刑部錦衣官勘提舉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舉東楊少師之曾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酒發官校掩捕舉等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四

當道土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與備嘗刑具如所謂毆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毆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欲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處令數校徑往兵部掣縛而來拷掠如畢又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厥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榜笞掠書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畢死於獄中汪名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問時勘提官已

杭畢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輟其本通奏勸提
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
往還所過鴟張虎嘯有司賄賂狼籍送迎苟午又搜得
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
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
之泰至歎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赴歸外所
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歲寧王莫培樂安王
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駢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五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
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始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
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
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
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珪
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爲
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
擬侍郎滕忠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
荆襄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客通內閣學士劉

珪沮之珪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今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
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勦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
今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
汪直今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
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
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
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
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六

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
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闢毆罵詈爭雜縱犬及一
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責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
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
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
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勦事郎中武清自通
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耿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
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
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賊者
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
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牆

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刺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割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其四曰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日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

影宋集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七

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賁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曰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資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其十曰臣等訐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

影宋集則

卷之十九

主人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與謝過汪不為禮既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斲項日拾掇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珝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為亦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九

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今郎中姚璧持諸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黃賜以他事遂攔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調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輒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察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

綬於鎮撫司問刑直嚙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璫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眾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為民姚璧降調璧為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緒請復西廠

御史戴緒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十

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善等之姦高宗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客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眾奈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緒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覲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緒

陞御史戴緒為尚寶司少卿

緒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璘為楊畢送金幣一腰於輅輅即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太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為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已者嗾御史馮璉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遠不繼而去馮璉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為鷹犬也

昭代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山東左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至罰馬俾復蒞戎政各官輪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質世為戶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京師雨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是年

今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札加思蘭遣使貢馬滿魯都札加思蘭遣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

滿魯都為可汗恐眾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札加思蘭匿不與遂相難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今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為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州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為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十二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翽之全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敵以不謹聞住

鍾清劉鈺趙敵時以清慎正直爲中外所聞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故特書云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爲東宮官時有東宮內官單吉

卿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一

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單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承張端不以爲然單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賜進士曾彥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珣劉吉並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上杭盜發詔起終養食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

疾歸○四川按察副使彭韶陞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南

京翰林修撰羅倫卒○夏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草產于鳳凰山潯陽等處距遼東四五百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

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

卿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一

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等處蠻賊不許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有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菁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繫散赤哈，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

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恐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給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畱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猖獗，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眾，徒張虛勢。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四

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畱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獨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眾皆曰諾。」及宣至大內，懷恩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眾，使知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團書，由是眾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

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文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刺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贖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五

鉞以為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及側情狀及今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環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鉞由是隙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授官重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

人給令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同等衛野人女直皆里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訪馬欽差來議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聽文升言俱摘之既又以騰黃壘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已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六

江西人楊福以偽為汪直伏罪

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注訴亦為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援害如此云
八月召王恕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參贊機務戊戌

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陞錦衣衛副千戶吳綬為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徽銳為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八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七

納官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徽銳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為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凌害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鞠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

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景隆尋歿于獄初知府許聰之必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歿或謂有陰報云

已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傑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實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竊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八

三月陞吳道宏為會都御史仍撫治郎襄諸郡○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逮逐除道歸厨供帳鮮備賄託僮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証文升鉞乘間譏毀文升於直文升既與直還京直復証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由文升禁不與

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詔遼東直改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官

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於遼鉞以諂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校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備受慘酷行狀

府代舉則

卷之二十

九

指揮吳綬諷令被逮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俸竟充鎮遠衛軍而朝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貳實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誠恐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諫不以罪俸賊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辯辯明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緒為右都御史屠淵為右僉都御史王濬為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薦御史王濬屠淵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加工部尚書萬拱太子少保

時特加工部尚書萬拱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棋時理易州山厥不與竟寅緣得之拱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蠻報捷賜勅獎勵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

府代舉則

卷之二十

十

參政姚景家屈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為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遷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賦穢狼籍巡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司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謂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

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覓其獄併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叅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齊革職為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似調邊衛帶俸

秋九月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戶部尚書楊鼎致仕○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塞捕虜○諭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為保國公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彞食都御史巡撫遼東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女直屯懋海等衛各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一

授指揮等官所以與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撫寧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圍擾攘困乃就縛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擄旋飢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達迓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

千餘石未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食都鎮遼餘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從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運糧艱阻則寧夏高橋兒河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二

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寔未嘗棄乎詔可

閏十月命毀會定見行律條

南院右都御史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屬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

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滿魯都殺亂加恩蘭保其眾○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不耻效尤亦進言汪直所行不惟可為今日法可為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昭儀典則

卷之三十

十三

建州女直以復仇為辭擁眾深入遼陽清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八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察或兩部中詳看體放得出奏來必重治之○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去終不可罷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聘致仕今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前此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聘始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聘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趙部管事○二月滿魯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

昭儀典則

卷之三十

十四

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為威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開邊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鎗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汪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勤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奉天朔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軍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校不報

孫博上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今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今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通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薛遠罷改南京戶部尚書陳俊為南京兵部尚書蔡贊機務○秋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珍劾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

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議請旨詔從輕罰俸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為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六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為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為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彝審勘虜情宗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黨於韃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貢使苦爲建州女直遮道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欲自爲地事下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鴨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許

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

紘以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承薦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調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時秦府旗校驕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凌親王上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紘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乃釋直

八月丘濬陞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岷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越爲兵部尚書○湖廣江西等處巡撫官以所部災傷奏免各官明年朝覲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既罷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官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則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任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狗情敗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

烏得而服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官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瀾為雲南廣西府經歷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九

瀾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為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民情寔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財用又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毒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

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必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

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饑饉已空機杆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查勘剗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至乃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乃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永順保靖二夷世相為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武岡諸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二十

故皆稽顙曰累歲苦押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輩願為服役尚敢耶因請為信舉肩輿以示敬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海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沈滌肺肝少盡區區耳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粥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廢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亦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漕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王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六月。陞湖廣左布政使何喬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事。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一

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禁點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是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胡進獅子道中官迎入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禮部覆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爲飾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有中國不

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誠。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髯耳。

南京科道陳金周紘等以地震論劾侍郎劉俊祭酒王僊等俱留治事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蜋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二

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僊。皆有干瀆。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卿李

踏。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

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已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三

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皆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按俞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周洪謨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果如是耶

九月兵部請嚴安南之備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

國欲犯雲南以其毋諛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為偽御史為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為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侵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述其所為益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冬十月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四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或專建同事下禮部知之

申嚴遼東馬市禁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采頒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為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蓋以結采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爲市今恭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今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劉吉憂去尋起復

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而托外戚萬喜言于上因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令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之

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

二十五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召爲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灾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該撫屬府州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剝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不起因而逃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糧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

臣不可缺者也綵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賜臣下以酬其勞使之感恩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必以爲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爲罕且又傷財古之明主一嘆一笑猶且愛惜敝袴猶且藏之以待有功況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數年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重贖之後料必置之他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元必不以此爲意然嘗有罷進貢之旨矣而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闕庭以爲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不可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玉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爲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灾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廢罷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

二十六

此下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如蒙乞
轉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地方災傷
除豁夏稅仍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官中所用
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南京內織
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
行發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
取回倉鳥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
息肩感戴聖德實為社稷之福臣叨為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災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聖明裁之宥其罪
而賜之歸田幸甚○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
江西等處為害怨又上疏曰臣始以為朝廷軫念淮揚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

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
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速來救濟
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
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現今
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
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臣
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
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
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
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
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

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愛民之心致
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
際朝廷正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
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
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風競起倖進之
門大開遂使罰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
貧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
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
今益州織半臂帶子琵琶捍撥銀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
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

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
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
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
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
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
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
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又令司
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
前去常州府着洛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小取要截江
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

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閒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貫乎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凡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為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乂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堯禹亦不可不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樽節之若能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樽節之即今日之堯禹也不過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適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即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即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矣諸葛武侯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益於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菲才備位

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嚙昔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陛下爲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爲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爲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思慕陛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言爲迂濶神深思專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法行而不爲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效於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臣則甘受妄言之罪

妖人王臣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淮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八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上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弄勢張聲騷擾軍民恐爲國生事是以昧死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不知緣

何不回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蘆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籍免致科擾下人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跟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撥置王敬自離京師直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住泊數日上新河又住泊數日凡城裡城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金銀寶石等物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鹽夾帶私塩強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陽安慶九江三衛并廣德州共塩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塩斤殊多不足價銀反要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

加耗又有私塩數十船發與江北廬州等府衛及江西南昌等府不知又逼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塩却將指揮責打亦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五百塊與杭州府一百一十塊與嘉興府俵散糧長每塊要銀五兩杭州得二千五百兩嘉興得五百五十兩其在二府無物不取城市鋪店爲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今蘇州府縣遍逮大戶索要玩器并金銀等物大戶有者出獻無者買獻又威逼蘇州長吳二縣着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機戶陪銀四千三百餘兩及其交納反要機

戶每足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苦不可言。且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於大紅紗兩肩胸背通袖膝欄之上。其爲淫巧奇怪。古所未聞。此物只用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況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千衣。非至尊所宜服。亦非官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許多天物。害害無數。丞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金銀。鄒賢躲避。就在家住坐。二日拘令常州府官帶領畫匠將本家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朝廷定。將他家抄了。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與王臣等分用。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五

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頃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懼怕。姑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物。被常州知府孫仁勸阻免去。只今各家湊銀萬兩。送王敬等分收。遂有無藉小人乘機妄言。人家有物。王敬等輒便差人四散捕捉。驚嚇人戶。逃竄轉與四隣追要。至起隣婦陸氏等。下河身死。地方爲之騷然。王臣欺瞞王敬。私詐軍民銀兩。又不可以筆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來收買藥餌書畫地方。亦皆毒擾。徧盡人民。委是受苦。不得安生。臣惟陛下自嗣大歷。

服以來。敬慎厥德。賢能效職。庶政成和。一十年間。邊方少警。海內晏然。不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虧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器金銀等物。盡數進獻。以充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非聖明所宜受。况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廩皆粟。豈少此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朝廷虛擔其名。各人實享其利。豈不尤大。可太息。無且朝廷所用錢糧。多仰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彼處百姓不得安生。國用何所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而不可使之困苦流竄也。昔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禾之歲可得數百萬。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六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視我耶。乃出萬紀今王敬等所爲。害理尤甚。決不可以待萬紀者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即王瘤子。俱是奸詐無賴小人。素無勲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非惟虛糜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才抱藝之士。爲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能爲。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爲名。騙人財物。累犯刑憲。何以今日撥置內官。用強要人金銀。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既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復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也。且陛下爲萬乘之君。百神之主。而敢爲之欺罔。如此。

百姓乃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暴虐如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西等處收買美色婦人數人盛粧在船言頗矯誣人多不信百戶姚敬娶娼爲妾被王敬搜出送蘇州衛鎮撫收監於本官名下追銀一千兩恐後計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陛下聖德寬仁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六卿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親茲弊事若循默不言依阿取容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伏望陛下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王法之無私行取王

昭伏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五

敬王臣等到京明正典刑使天下知聚斂之擾人非朝廷本意乃王敬等矯制王敬擾亂地方非其獨爲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無所歸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方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頭目多不許過三二名則事自減省否則實官需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削椎髓不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爲國家之心激切不自知其

言之狂且瞽也罪該萬死倘蒙聖恩優容不加譴責亦乞將臣放歸田里耕以待盡爲幸無涯上乃詔差官校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夏四月許琉球陪臣于蔡賓等南監讀書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于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今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六

命晉王戒飭儀賓劉欽

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卽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今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五月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得乞爲國子監生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母容一緊濫擾。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洪武中祿節雲南

○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郎裏○閏八月命兵部究治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

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官軍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

三十七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稱首後與汪直鞠遼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君子有遺議云○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為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為忠蓋聰後尊顯諛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惻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歿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咸贖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

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庚戌金星晝見○遣少監孫端成諭晉王

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灰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授孟氏例奏請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

三十八

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訾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醺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醺罵如故又曰駕至醺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路而行成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階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敵愾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同各官參擬覆奏遂直并其黨輩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陳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職居家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上官曰金銀寔有之俱當時分送其幾千其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其幾人其幾人同時同事其收幾人其收幾人而我所收皆眾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

之皆膽顫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為民○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臥公館孤燭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珝太子太保諡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江左陸卿之全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
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
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何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喬新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

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贖得便宜行事喬新
請內帑准鹽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
賑恤又饒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千萬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

嶼

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榮贈都給事中

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
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

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
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宜德間嘗遣王
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

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

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

尚書咎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

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

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咲曰三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

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

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

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

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

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

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與詞謝之卒不往

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

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

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
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參
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
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參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
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仰僥倖重名器
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
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
收錄異書爲名黃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
者輒加起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曰除太
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
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越既敗文升得雪其免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爲
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
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
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
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祭上曰

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
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
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
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
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
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
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
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
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春

肅代典則

四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船之需韶又疏其
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
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
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
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
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
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上旨廣東韶州府
巡檢劉璋陸錦永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陸鴻臚寺序班著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陸
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
農皆是任無缺今又陸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
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
依例只該陸正八品今陸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
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
爲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
傳奉聖旨陸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
奉聖旨或陸一司務或陸一序班或陸一匠官或陸
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
止但未有爲陸下言之者是以陸下傳奉之官一

陸下傳奉之官

五

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
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早
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聖
旨陸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
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
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纂
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
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
哉陸下儻以臣言爲是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資
格陸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選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旨選用其在
京堂上與在外方面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
相應二員請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戶百戶鎮撫
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
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爲然伏乞聖恩容送骸骨
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
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
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
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違客異鄉臣母之憂
臣日甚愈病愈憂憂憂愈病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
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
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
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
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
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
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
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
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陸下傳奉之官

六

述不答。○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禦開導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爲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虜驟入宜府大同烽火至于圻內○東垣王見湏有罪賜勅切責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

昭本典則

卷之二十一

至。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錄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

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實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謂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帖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院部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院部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八

十二月罷傳奉官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貧賤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觀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鹽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廣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實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芳之門者為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份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是無糧方好天頗為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大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

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眾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為為陣止則橫以為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馭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情踴前項車管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管圖其二檣兵車管圖其三檣鹿角柵管圖其四下檣繩管圖其五檣椿城管圖其說甚詳上可之○時子俊為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殊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陞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歲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余子俊疏築宣大邊牆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上疏曰切照東南財賦國

輿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旣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連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

輿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卽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實爲便益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祇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開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章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缺行山陝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着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閣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廉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俟次選用。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軍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眾。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收。合無請勅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定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關領度牒照缺選用。入監讀書。及爲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勅官南直隸湖廣銀送陝西。浙江銀送山西。江西銀送河南。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鎮守等官既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勅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即便加意調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大速發去。山陝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新下詔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鞠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輶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

門外毀拆民居。初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閭閻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道。惡氣熏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十五

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己。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賚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彭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莫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隘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貪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曉小人倡爲謬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爾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一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頃覆陰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七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為是被。陛下通賜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爾大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為身危之斷為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然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間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為。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安知官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謫知州。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慎為忠順王入哈密。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沒齒於太平之日。為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骸為林俊陳情。亦蒙宰問。臣恕當以林俊等為戒。稽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其游說也。實為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為佛氏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為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為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

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皆私議以為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骸言之者是。張骸亦能盡忠於陛下。欲陛下納諫。諫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以知之。又造宮殿。為梁為柱。大楠木。南京各殿已無一根。近年脩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尋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搜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為難得。不知在京各殿。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殺幾座官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陛下仁如帝堯。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畋獵。不游幸。未嘗宴興一旅一師。亦未嘗宴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明主。大有為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爾。此臣之所以日夜懷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聖慈。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舉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汙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等疏濬運河

太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為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舉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陞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為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鰲為南京左府經歷○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諷官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敕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政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判官。毓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閣堅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檢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紬其絳。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許之。詔命母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輩與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瑩。田景賜。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為。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荅曰。梁芳輩與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奎

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鎮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進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管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迫。今奉明

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欽賜之數。百姓

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加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覲謁。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辨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徽。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彼放逐。道歸田里。此足以彰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客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徽。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蕪莽。又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
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
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
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
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
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

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
久僱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
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
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
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
鄱陽湖迤邐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
盡何以爲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
急罷也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
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爲晚
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
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間
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
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
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
煎銷實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
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款凡朝廷政事缺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聖
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
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
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
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
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
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
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
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
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
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
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襲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
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
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懼。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三十九

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三十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陛下大聖人事也。臣竊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陸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遠。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為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領貲上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

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侯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方興，忍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羽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

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璟言。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今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襲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於科道計功算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禮

身殿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於位珣尤鄙萬為人時時對客置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與劉吉構誣以飛語假借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令求退珣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珣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官好珍奇營建中外有結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費實亂三人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然三人之中惟珣猶賢珣多談論不知者目為狂躁耳至於國本之謬與李孜省為仇自非安吉儔也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為湖廣按察使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為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驚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華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解救追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腹心以故肆譏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楊滁和四處馬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踴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 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弁而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去歲正月 皇上因天變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實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間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多咎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爲國者日有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休故啓宸衷而爲之此臣民聞之所以懽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不悅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

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瘡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哀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三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關眞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

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珝善珝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嫌隙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珝既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譖旻於上復族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璵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璵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又

番人馬力麻質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刺加而後倪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倪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眷未敢結問眷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建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故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韋眷橫行冒臆穢清節焚惑聖明勅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罷黜是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又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詬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潘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

結梓梓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羅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
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嚙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
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
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
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
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
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
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
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
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
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華去太子少
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
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
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
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
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致省○以南京禮部
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
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
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
請以宅獻而託芳請冀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既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進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
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竝太子少保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
矣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三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
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
復比尹龍而竄綠陞官尹旻父子旻已明正其罪劉昭
父子亦合致之於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
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紳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
事竄綠典司鑾輿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
貪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
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紳發原籍爲民

內官能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能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笞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寶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檢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於青官上卽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官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官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暮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倖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章與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嚙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服無缺添註管事奏入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郎陽府

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韓潘泉比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諂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聖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鄭陽先是清阿附蔣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于安問囑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上杭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秋七月進內閣萬安少師○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已丑上崩於乾清宮○九月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勅。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鑄衣玉食糜費錢糧。前擁後擁。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為祝聖。實為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皇上獨斷乾剛。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聖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陞陞賞。盡耗錢糧。年久昭代典則。卷之三十一 四五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且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驚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遣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昭代典則。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首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節。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噍。白台間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八

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堯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郭象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楊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爲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欸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木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爲政。特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陛下

郭象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譏謗。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彰國憲。擇謹厚諫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頹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偕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取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竑等

力陳規諭字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强支持匪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主懸鼓設木自求謫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言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伏願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欺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於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看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堊茂陵詔議升附禮制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典禮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疑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傳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庶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爲始祖文武爲世室蓋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禘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禘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禘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禹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 懿祖皇帝神王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 太祖之廟於義亦安 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亦上疏曰往者欽蒙 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 三祖之廟而 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 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 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而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嫌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禘祭，而太廟主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禘祭所虛東向之位。還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是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嫌。故高宗以來，如重榮、王晉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祭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德祖擬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禘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禘之儀也。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義，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五十七

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廟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是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意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祔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于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一

五十八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為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為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先是司禮監太監懷恩奉公守正絀居鳳陽至是召還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為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竝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官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手情
文庶幾咸合乎典禮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
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
頊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
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
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
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其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
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人獄休連蔓引豆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間
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萬安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盡力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
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為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
之術憲宗崩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
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
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
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
去意思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
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各曰安惟一死報
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殘耻如此

憲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
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昇
為左都御史耿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二月
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江濟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涼蘭鞏○陞南京刑部員外郎
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陞通政
司右通政黃孔昭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六十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
才為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稟積于豐年
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
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
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察之與
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
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
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八則卷之二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訂正

書林周曰枝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滂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新爲刑部尚書○陞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議

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

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

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邊功欲

樂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

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素臚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禍亦官無疆之禍也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

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

噴亂宸聽耶即斥去時論偉之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南京吏部歷九載請

老至○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

是辛○
昭代典則卷二十一

純中書舍人丁幾進士教範元李文祥張吉等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巘上言

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疾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

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第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欲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欲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欲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帝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前殿，或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慙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

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今有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正當歸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譏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癡狂直者則容恕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

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款門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祈免彈劾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六

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直言而群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誅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回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以勢重入左布政使黃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逸賊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得出入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秋七月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貓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定封贈繼母之例

吏部尚書王恕疏驗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授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只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誥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誥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 日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八

人已加厚了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王恕又疏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科給事中已關勅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孺人訖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勅命所封非本官所給勅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唯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爲子者寧能自安爲婦者亦何忍爲似非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

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事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唐錦舟准封見在繼母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吏部尚書王恕疏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

唐代典則

卷二十二

九

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于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朝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

唐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

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噴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名爲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名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焚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干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

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置又多遽瑗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莖藤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張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聞以為申張申黨位號互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昭代典則

卷七十一

七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實名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昭代典則

卷七十一

十四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慷慨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評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

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于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妥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神主以杞國

贈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五

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章舜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

辭楊雄皆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取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八月陞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工部侍郎張悅爲禮部侍郎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踰舊額歲至三四十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

贈代典則

卷二十一

六

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片去成化未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陸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

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宵察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愜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除中之出為浙江叅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序齊稿菽園雜記等書○按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失矣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

聖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為不肖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為一經考察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為柄臣所制矣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為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調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

卿

時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連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薦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激切及王恕起為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任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實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

聖代典則

卷二十一

六

調南京光祿署丞王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也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

初在房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朵顏三衛間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送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已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先是阿黑麻雖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卽遣使入

肅代典則

卷二十一

九

貢言罕慎病歿。國亂。乞遣太通事和峯立我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

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絃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中書舍人吉人削籍。兵部主事李文祥降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李文祥出爲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并逮詣獄。降邊衛經歷。吉人

爲民。

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榮茂。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從罷退。卽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御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榮考滿來京。鼐壽州人。與榮往返論時政。榮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

肅代典則

卷二十一

十

附內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榮妄言朝政。嫉妬智者。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奏青。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罪。榮妖言惑眾。罪次刑部侍郎彭韶。解不判。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榮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使囚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苦票旨。

云劉槩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後解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政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勲主事

清上時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逮詔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執不宥署刑部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以喬新典邦禁卽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踰救智得不灰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主

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旣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盡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逆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敗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一機也可不慎歟况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精惟一允執厥

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主

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炎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徐啟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內外奔競無耻之徒貪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百員費耗錢糧濫占皂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

不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兢稍息今劉岌等却要將徐啟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嶽鎮海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眞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啟端夬免劉岌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詔旨所據徐啟端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章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等亦合有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王

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臣等照得肅府見在陝西蘭州藩府見在山西潞州荊府見在湖廣蘄州岷府見在湖廣武昌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爲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爲府治又要將汝州郊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鄆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啟前四府皆爲之端况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與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爲善也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不必改陞還

寫書與王知道

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阻壞卽勅韶理鹽法韶上塩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繁海塩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失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之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王

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塩之苦也病疾殍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甲出身豈進士無疎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外郎之士

顧擇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為得宜。合無准其所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夫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其不諳曉刑名。不堪為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題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賢。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係乎新進久任也。人固有出身未久而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槩以久任新進而論其賢否也。云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為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為副都御史。撫治郎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為禮部侍郎。以孔鏞為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進已調發。眾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眾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眾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眾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絙而已。門隨後閉。賊進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彌望見鏞。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錯愕爭曰。試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眾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眾殺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

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羅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人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卽解縛。還其中褐。諸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外叛而降。遂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十一月築高

郵代典則

卷二十二

壬

郵湖堤○撒馬兒罕道南海貢柳却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疏言鎮巡等官。太監韋泰。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刺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十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論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察究。弘治二年十一月日題奉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

由正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太學士劉翊卒。○二月封后父張繼爲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康濟河堤。○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浸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

郵代典則

卷二十二

壬

其害。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龔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興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鐸上修明教化六事。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其言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濟晦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羽翼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取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教有補矣。

八月以呂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

天津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沿襲，更相做做，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輪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舊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十

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盡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上嘉納之。

十二月陞林瀚爲國子監祭酒。○陞湖廣布政使張敷華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

○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時御史鄒魯凶橫，欲躡得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鄒魯爲恨，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喬新。

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而內閣劉吉素銜喬新。又從中主之。喬新杜門。引咎辭位。遂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鞫景。姦賊鉅萬。抵景法。褫其爵。景圖報復。尋撫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賊方入八百兩。乃援于戚畹壽寧侯忽內降蠲旨。尚書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昭代典則 卷三十二 三

有。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人爵位亦可管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管求出領矢。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繼為南京國子祭酒。○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从守職。司馬遷班固皆在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在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

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后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褻貶。又未必出於公後。豈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皇長子厚照生。○禮部右侍郎周經改吏部右侍郎。○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齊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陞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濬上時政疏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二

三

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睿宗皇帝徙封安陸。○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綬為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為要緊當則入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秦紘看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為勸戒陛下宜從而末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贖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專事未必無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手三

如此則賞罰攸宜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紘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秦紘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以于謙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逐捕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者偽書惑眾為通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遽減戍邊有衛

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觀賞亟以告驥

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其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捷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且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選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楊氏守陞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上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隱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徵巡京師禦非常戢姦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慘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一二年輒債事以買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手四

惟朱驥監前車務為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以白昂為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瓚為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實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剌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攝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

刺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需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邵愈玄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太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傳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疏已之

有司禮監太監單目說稱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張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累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陛下之本心且

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遇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朕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擢舉本官反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后世得以窺其淺深非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太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尉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果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初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

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贖乃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也上惡其事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懷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瀕行京師之人攔街指曰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始開鹽商納銀運司之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壬子

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粟每石止易銀二錢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漣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冬十一月停止吏典生員上納事例

吏部尚書王恕奏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銀聽察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算法既以納財

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恤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祖宗教養生員察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壬子

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問能否一槩入選也近年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辨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只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

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難進者多以致
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七八
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用心
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
仕又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恥
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等項事
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
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糧等
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庸巡撫南

略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直隸左副都御史侶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再不許奏
開吏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進王庸既開端于前侶
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准是使後來雜
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皓首不得出
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且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
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
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足遂
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任其咎也況其
所得銀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為聖政之累大豈小哉合無通行
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

置再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
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朕嚴覆奏准行亦聽科道糾劾如
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曹免壅滯之患矣

荆王見肅以不法廢為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時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內閣丘
濬以為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上請
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蹤跡
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三月陞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
決○以衢州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

略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

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侶鍾為戶部右侍
郎總督京儲○閏五月張敷華服闋復以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肖狗人內閣丘濬忌之有太醫院判
劉文太素出入濬家文太授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
行文太因憾恕濬為草疏指斥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
劾上留恕下文太子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於是
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
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
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
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爲東岳在今山東太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一

聖

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

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

因循未嘗整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一

聖

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輕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

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

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

略代典則

卷二十二

聖

吳寬爲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

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覲覲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略代典則

卷二十二

聖

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戊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塩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命與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計。謨以祛河患。曰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蒙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十一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通河長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噓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蒙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

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俱合用椿草鐵石船塢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滙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聖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偕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道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盡巧思。並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聖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勅在廷群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願得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張海侯謀于錦衣獄。海謫山西叅政。謙閑住。○夏四月開加

絕西域貢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黜之馬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遣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隗靺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大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今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李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聖光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迄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鎮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

本隗靺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謀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加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謀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峪關絕不與通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壬午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擾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中適然不月姦媚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匆匆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嚙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謚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讀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田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於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州分爲二派一出宿遷縣小河口一出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冊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是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比遇渰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

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議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近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謀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往皆駢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

日汝諸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
出翁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苗兵三千爲前鋒
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翁曰善
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
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苗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詞知道
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
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墩上師還糧乏
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閩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
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
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
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
遜裕劾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
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調
斷絕卽內降糾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
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
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
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
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杭盜復起○秋七月西北
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

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
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

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
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

遠征勞苦空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閭歲祿二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
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
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

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輒輩左道
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

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
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

責陰盛陽微災異屢出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
慝消矣疏入人皆爲懼危之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舊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名臣集

卷二十二

五

原缺第五十五後半葉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身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殍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身而爲之尤爲謬矣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況莊生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逾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飲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但各傳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月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大鞭恠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代乞罷免。○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廟在劍州。卽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人。因報毋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太五年間闕而新之。勅賜文昌官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爲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安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官者亦令拆毀。○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天祚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纓玄旗。繞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良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感聖聽。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官。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大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物。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紬布三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大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倚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廟。封薛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官加顯靈二字。遽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恩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稍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編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恠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官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左

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舛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冠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冠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述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舊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左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齋送。道路播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為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官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官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瑣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惠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三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未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瑣無據，俱各罷免。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四

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改右都御史屠瀟爲吏部尚書。時吏部尚書缺，會推兵部尚書馬文升及瀟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與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瀟。瀟既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既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議以瀟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違制紊序也。三月，賜進士莊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改侶鍾爲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
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
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歟尚書曰疏名首吏部
裕寔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
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
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鹽價銀二萬
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
馬經曰種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
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
昂言國用不足請盡話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帑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浚於民織造賞賚齎土木費
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
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宥發內臺
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政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
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
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氓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
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
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卽上疏申救之太僕
少卿儲璫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
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

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
民莫不思愛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卽
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
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
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
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
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
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
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
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
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
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
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
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
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
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
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
所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
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
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被害者
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
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卷二十二

李

洋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贖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安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親瞻所及燕聞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不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實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聖代典則

移之間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上乃釋之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聞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營取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遇

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糧費不得食用自累疲弊率多逃亡兄在者強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足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充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買與人况六箇月止關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灰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以二萬之上雖有朋合磨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盛甲厥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盛甲問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袖長不緊全不合式盛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速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管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竊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無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官教場操練軍士共前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疋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是以馬多生疔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作矧鞭響御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

明代典則

卷二十一

主

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着為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廢儀典則

卷二十一

主

該司禮監太監章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為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揀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為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衛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正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碍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戕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豆下倉闕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勅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其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

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裏絲綿寸剖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去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騎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

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具名奏聞按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以用心察訪務在得實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勅開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必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便。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拘鞍轡之數。俱要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良。軍器堅固。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奎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昭代典則

卷土十

七

七

刑部侍郎戴珊陞南京刑部尚書。陝西巡撫張敷華陞刑部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取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歿事。廕廣東新會縣丞。通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寨。相聯絡。誓以死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為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名陝西巡撫許進為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各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奎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以孔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久之，爲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刺，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爲渠魁。觀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誦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導，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卷二十一

七

就令訪處，不復開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益負恃，爲惡滋甚。每交託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鏞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取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抱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詎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抱帥等，皆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具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抱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校參揖，時號于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

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譁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貴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抱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履願。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必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聞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河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速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卽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卽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蓋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

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鏞又夙遣二艦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卽囚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鞫之論必鏞臨問無一語第申頭請必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伏溪有二子窺都勻鏞又勅都勻官司徑擒之悉磔焉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

自係天厯其禍亦已明甚昔李終有言憂先于事明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勸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官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

昭代典則卷二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滂為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白昂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為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眾醫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瑋于詔獄尋釋之是月監生江瑋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

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還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瑋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瑋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空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空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王越卒○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寧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寧刺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

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李。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千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蒼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論。○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變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上千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太監李廣有罪。从。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外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郎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因懼盜賊如此。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簪。事雖得瀧。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覲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媿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壽寧侯張龜齡請加畝稅。不許。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還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祀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逗難地獻爲東官庄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肖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某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景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劾敏政受賂鬻

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

政並下獄會官廷鞠點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

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為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

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

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狂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

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

者則眾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奸名使必無

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

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

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凌氏瀚

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

而登之於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嘗讀誦而依違於眾

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

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職任之炎冷為憂喜或

以陞遷之遲速為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所競傳以為美談者必曰國某金華酒杜詩左傳文悉

相尚以為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鮮或

繁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

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

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敦世勵俗無說焉群

聚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眾共及唇而

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之嗚呼士風如此

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諸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廢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為東官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東官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

席代典則

卷十三

七

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

陸國子祭酒林瀚為吏部右侍郎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

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觀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觀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責亂無禮養死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口

芳矣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專時詢中朝事聞諷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謫衛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寇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剛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鏊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皆准辭還以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為京營總兵英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溥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滸戶部

席代典則

卷十三

八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陸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廉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千民徒費顧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鎮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輩。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篩寇

卷三十三

九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進提督軍務。帥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庸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蒞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秋七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宇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諸路。輅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落荒涼。殫場掇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能者以無謀。而絀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

卷三十三

十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輦帛與金。以充牣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民而勿聞。撥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成功哉。况京管之兵素爲輕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靳敵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際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資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緩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陞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東擊西虜。人之常批。尤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空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特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溢。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有經履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肯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道。兵力敵而無養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倖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驅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還，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助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微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捷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十三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簒籙，爲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疆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揀。此實察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

大計，以囊中之小見，驕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指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開講，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効，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戍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十四

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寇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肅代奏則

卷三十三

十五

數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閭闔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懼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詭譎幸進之徒也。宋用王德用，足以視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有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

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諸，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火，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寥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況有

肅代奏則

卷三十三

十六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迤南朔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盲徧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徒以附屬，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壘，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

能親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倚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略代典則

卷三十三

十七

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疊疊日供芻糧歲費實稱腐塵未睹於一清軍庫每至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病則罷遣而復於畝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

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實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沾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

略代典則

卷三十三

十八

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溢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僉募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請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

帝本典則

卷三十三

七

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故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微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

帝本典則

卷三十三

三

實卒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規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切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驕而不知費聚千驕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用景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濕而可紆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行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耽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空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三

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三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某處加導漕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廢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書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師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師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衝要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大帥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齎餼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閥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

肅代集

卷三十五

十三

碍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敗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峯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諸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據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永東則西入河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

肅代集

卷三十五

十四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嚙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翱俾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徭獍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敏爲總制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欺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入期通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遑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怨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廟馬昂主成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巡防賞罰俱以便空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卽所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云云合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取官或老

唐代典則

卷五十三

七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已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爲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間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實用不可苟安下品○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

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賊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肖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糧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妄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一照得順天及直

唐代典則

卷五十三

七

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備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輓等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輪船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營草糧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備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通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所有
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一京師
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
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
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卽
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况官軍又
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
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

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
之時如蒙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
官軍文冊照冊查算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
名就在本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
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一將
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
慮僉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
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
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
患云云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惧人心

惧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
於効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
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
知管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
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爲尋常伏望皇上自
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
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空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
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
撫恤軍士振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
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
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叅將等官

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八

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叅奏以憑罷黜
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人心知惧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
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督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闔以
內寡人治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
命而還縮者徑目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
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命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
制勅所開止日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
士雖有還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
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聽征總兵官朱暉

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惑亂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

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尤

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橫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瀾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節如鸞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虎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蓋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幾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况今虜賊謫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有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境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

席代典則

卷二十三

羊

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隊。可分六隊。每一家兵亦可分三隊。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謫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從東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出探賊知其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姦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爲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次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肅休典則

卷二十三

五

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絕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開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冝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果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

肅休典則

卷二十三

五

循致誤邊事國典具存大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看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以商人聞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冝報中鹽法阻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撫御史及管河官關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

就聽各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碍內外官員指實奏
奏置之於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一
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
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
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
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
易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日題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為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邸
貽代典則 卷三十三

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
備遂渡河北遁乃開邊耕耘架梁採牧時同事者諷壽
注子弟姓名于戰籍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時論多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詔斥遣之○以戶部郎中邵寶為江西
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檢而後詞藝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牛
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
員塞捷徑四事

謝鐸上言四事一日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當如先

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
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忘宋事元
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皆御史
方面之所辟名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外簾之官而專
去取之權關節交通僥倖祿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
主考庶幾私弊可杜而真才可得也歲貢一途雖亦得
人但近來提學之官類徇姑息之習必資其果兼文行
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定
為京府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縣皆為附郭學校之設
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今天下附郭縣分似各
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並加庠

帝代典則

卷三十三

書

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矣四曰塞捷徑以
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
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入監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
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鬻爵賣官前
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
之徒必有以此獻策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
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嚴塞其途國
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疏入命所
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而極稱前人
之請為有見謂澄之從祀決不可易且引禮所謂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

說澄遂仍舊從祀鐸奏四事皆寢。不思君臣大倫。正道統攸繫。而先王舊章成憲之最大者。澄忘宋事元叛。倫背道士奇私庇鄉人。請以從祀。是為欺君罔聖之見。何不可易之有。

六月起章。楚為南京國子祭酒。○詔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賒借負累。時都御史劉大夏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為奏。曰光祿日辦卓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惻然。即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秋八月大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武安侯鄭安代之。

是月大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瑾罷還京。武安侯英代瑾侍郎李燧督餉關中。空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入室。寢而生。因以岳為名。岳為吏部。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其母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命右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冬十一月改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王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辛未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陞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命秦紘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

陞撫治郎陽都御史樊瑩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暇。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逆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

賤代典則

卷三十三

手本

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副都御史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十一月雲南晝晦。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為南京刑部尚書。雲南晝晦五日。勅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

凡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為尚書。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夫即擬旨來詰責之。

賤代典則

卷三十三

手本

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取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還。不允。令開陳兵

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苟且公行。上嘉納之。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馬。○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五十九

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敢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名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卽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荐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刑部尚書閱珪讞大獄忤旨批卷久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

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

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允珪奏先是大夏陳

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

士內臣恨之上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

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

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

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

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

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

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

督兵討平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四

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龔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
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因斃虜地本以求福反
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
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
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棋誥命及封
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
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
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諡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聯代典則

卷三十三

聖

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
後世其謂何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
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陝巴嗜酒拊卮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
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
孫也年十三不月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
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
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
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亨刺住哈密撫夷衆諭

迎陝巴還頭目阿亨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
克亨刺與傑等擒殺阿亨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
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土魯
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真帖木兒俱不肯還曰奄克
亨利我外祖願依之瑄處陝巴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
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戎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年喪父
繼戎役勵志遇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
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自省豈非學

聯代典則

卷三十三

聖

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
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
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
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
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
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
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
瑞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哀邁夕
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
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
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塵埃之報於將來再效大馬之勞於未死豈敢肆然而常往者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自治畦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

賜傳典則

卷三十三

四三

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勸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卒林見素俊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隱裏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官寧之流也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祔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

賜傳典則

卷三十三

四四

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

謝遷奏曰：波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蕩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儲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遣群臣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問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執筆。王言曾頌美，頗閱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卽抽出。

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池，監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窖一萬四千，所創山崖三千里，是年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許二千，人入貢，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大學士劉健等及兵部尚書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聞虜中有議欲搶黃菓裏者，京城也。又三人云：朵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知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兵部奏差廷臣整理邊關糧，劉健等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閻。

仲宇居庸諸關差通政使司叅議能偉七月初四日大同鎮巡官上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綏奇兵累調不至乞爲增兵補馬詞甚急切上曰我邊墩臺賊敢於墩臺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虐者苦何可言正當與倣主京軍已選聽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太監苗達力請出師劉健對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空輕動李東陽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猶未釋東陽復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湖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勢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

肅代典則

卷三十三

四

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劉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湖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可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少軍馬罷弊將官解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爲都御史時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肅代典則

卷三十三

四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勅曰三年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我祖宗法古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群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揭帖多不得實而爾爾訪詢考察亦欠周詳勤勉有爲廉直自持者或被黜抑貪黷無狀寅緣結納者或得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矣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卽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群職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該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

衙門官員或制行端方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儒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參詳明日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公指實參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托俱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要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虜寇環慶平鳳○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

輕易啟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若一是一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

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召輔臣入見令日講毋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上微咲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因歷數應禁花樣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皆須禁之黑綠常服不禁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閑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路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廣西恩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

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猗次子曰猛猗以失愛弑溥為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為慮李蠻拒命乃檄恩

肅代典則

卷二十三

辛丑

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納驥復以猛奔恩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構隙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族誅改流官知府岑猛降福建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為刑部尚書○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為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累乞

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執

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補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

肅代典則

卷二十三

壬子

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官殿蟻蠹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軍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谷數少問其故謂罰贖改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計節縮歲支尚少四萬一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顏垣朽柱東柱西樑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趾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割

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堦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歿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

耶代典則

卷五十三

五十三

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蟻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愔吾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鑒聽斷大義垂善處使寧王德如純璧名若完騏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

俊尋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禮部欽奉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耶代典則

卷五十三

五十四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度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倦倦焉若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王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若如祛其害欲令

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可
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
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
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
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
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禱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
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
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
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
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
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

帝休集則

卷三十三

李

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
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
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
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
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
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
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
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
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倭人進。乏廉恥
則國無防。倭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
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
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
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
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明比難翦。臣
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
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
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
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
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金
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
莫不遷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

帝休集則

卷三十三

李

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爲乎。
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
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
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
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
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
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
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
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
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按廉直。獎忠鯁。斥
無恥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厥禍以爲福。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適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末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

曉諭奏則

卷三十三

壬七

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

聯休奏則

卷三十三

壬八

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邇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

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帝伏奏則

卷二十三

壬

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廩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

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公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安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曰匱乏之漸夫匱乏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廢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俛首供給

帝代奏則

卷三十三

本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運乞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威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號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僂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

宜起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賞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陞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愆此一官則所謂蔽誇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

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

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還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天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謂其誣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掌詔獄牟斌參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辭。寧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聞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懼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我。大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李五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革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言崔

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三日。卽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李六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七

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肖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還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譚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卒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

帝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八

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五月帝不豫庚寅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盃進水，以漬綰拭舌，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之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徒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徒等出至後左門，謂旨傳。

歷代典則

卷三十三

五

禮部行之。戴儀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爲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願國家創造之難，眇躬荷負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與民更始。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號。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屬于宗廟，播之天下，以傳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明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矣。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謐寧。治理之盛，超軼聖代。於前烈有光焉者，具穹隆剖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攀號莫逮。願予冲人，肇贊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首稱股肱，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儀文，議屬謚號。博參衆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

歷代典則

卷三十三

七

復奉冊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戲！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禮。布告遐邇，並空知悉。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汪循疏曰：近日伏閣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

軍容較舊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陛下欲裁減內官既以形諸明詔必以前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即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況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詔旨頒示天下宜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

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與聞先帝官車晏駕之時親執傳臣之手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瑄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可以立朝廷定天下

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尼於近暱之人成一代有為之名垂萬世無疆之緒

遣承運太監王瓚崔通南京浙江織造時寶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名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買全與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賣豈

不兩便便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白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使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生

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使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遂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使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建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設然不

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然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今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

事紀纂綱

卷二十三

生

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陞儲璫為太僕寺卿○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翰林編修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奉之餘還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創基條答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丞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者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置稿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

昨伏奏則

米二十三

圭

遠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間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